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禅修指南、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开启智慧，增长福德，成就菩提！

汉译巴利三藏

长部

（一）

戒蕴品

台湾・庄春江译

目录

1、梵网经..... 1

2、沙门果经..... 42

3、安玻德经..... 77

4、犬杖经..... 100

5、古得旦得经..... 116

6、摩诃里经..... 138

7、若里亚经..... 146

8、狮子吼大经..... 148

9、玻得播达经..... 162

10、苏玻经..... 183

11、给哇得经..... 199

12、罗希者经..... 208

13、三明经..... 217

礼敬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

1、梵网经

游行者之说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与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在王舍城与那烂陀中间的旅途中。游行者善爱与徒弟梵施学生婆罗门一起也在王舍城与那烂陀中间的旅途中。在那里，游行者善爱以种种法门不称赞佛陀、不称赞法、不称赞僧团，但，游行者善爱的徒弟梵施学生婆罗门以种种法门称赞佛陀、称赞法、称赞僧团，像这样，那师徒两人相互以直接反对之语紧随在世尊与比丘僧团后面。

那时，世尊与比丘僧团一起走进芒果树苗圃中的皇家休憩小屋过夜，游行者善爱与徒弟梵施学生婆罗门也走进芒果树苗圃中的皇家休憩小屋过夜，在那里，游行者善爱以种种法门不称赞佛陀、不称赞法、

不称赞僧团，但，游行者善爱的徒弟梵施学生婆罗门以种种法门称赞佛陀、称赞法、称赞僧团，像这样，那师徒两人相互以直接反对之语而住。

那时，众多比丘在夜破晓时起来，在圆形帐蓬集会共坐，出现这样的话题：

“不可思议啊，贤友们！未曾有啊，贤友们！到此，众生的种种倾向状态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善知，这位游行者善爱以种种法门不称赞佛陀、不称赞法、不称赞僧团，但，游行者善爱的徒弟梵施学生婆罗门以种种法门称赞佛陀、称赞法、称赞僧团，像这样，这师徒两人相互以直接反对之语紧随在世尊与比丘僧团后面。”

那时，世尊知道那些比丘的这个话题后，去圆形帐蓬。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坐好后，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现在，在这里共坐谈论的是什么呢？谈论中被中断的是什么呢？”

当这么说时，那些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我们在夜破晓时起来，在圆形帐蓬集会共坐，出现这样的话题：‘不可思议啊，贤友们！未曾有啊，贤友们！到此，众生的种种倾向性被那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善知，这位游行者善爱以种种法门不称赞佛陀、不称赞法、不称赞僧团，但，游行者善爱的徒弟梵施学生婆罗门以种种法门称赞佛陀、称赞法、称赞僧团，像这样，这师徒两人相互以直接反对之语紧随在世尊与比丘

僧团后面。’这是我们谈论中被中断的，这时世尊抵达。”

“比丘们！如果他人不称赞我、不称赞法、不称赞僧团，在那里，你们应该不作嫌恨、不满、心的愤怒。比丘们！如果他人不称赞我、不称赞法、不称赞僧团，在那里，如果你们被激怒或不满，你们因此会有障碍。比丘们！如果他人不称赞我、不称赞法、不称赞僧团，在那里，如果你们被激怒或不满，你们是否了知其他人的善说、恶说呢？”

“不，大德！”

“比丘们！如果他人不称赞我、不称赞法、不称赞僧团，在那里，你们应该从不实处解开不实者（而说）：‘像这样，这是不实的，像这样，这是非事实，在我们之中没有这个，又，在我们之中不存在这个。’

比丘们！如果他人称赞我、称赞法、称赞僧团，在那里，你们应该不作欢喜、喜悦、心的浮扬。比丘们！如果他人称赞我、称赞法、称赞僧团，在那里，如果你们有欢喜、高兴、浮扬，你们因此会有障碍。比丘们！如果他人称赞我、称赞法、称赞僧团，在那里，你们应该从真实处解开真实者（而说）：‘像这样，这是真实的，像这样，这是事实，在我们之中有这个，又，在我们之中存在这个。’

小戒

比丘们！这是那小量、低量的戒量状态，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比丘们！什么是小量、低量的戒量状态，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呢？

‘舍断杀生后，沙门乔达摩是离杀生者，他住于已舍离棍棒、已舍离刀剑、有羞耻的、同情的、对一切活的生物怜悯的。’比丘们！像

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舍断未给予而取后，沙门乔达摩是离未给予而取者、给予而取者、只期待给予物者，以不盗取而自我住于清净。’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舍断非梵行后，沙门乔达摩是梵行者，远离俗法而住，已离淫欲。’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舍断妄语后，沙门乔达摩是离妄语者、真实语者、紧随真实者、能信赖者、应该信赖者、对世间无诈欺者。’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舍断离间语后，沙门乔达摩是离离间语者：他从这里听到后，不为了对这些人离间而在那里说，或者，他从那里听到后，不为了对那些人离间而在这里说，像这样，他是分裂的调解者、和谐的散播者、乐于和合者、爱好和合者、喜欢和合者、作和合之言说者。’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舍断粗恶语后，沙门乔达摩是离粗恶语者，他以柔和的言语：悦耳的、可爱的、动心的、优雅的、众人所爱的、众人可意的，像那样的言语与人说话。’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舍断杂秽语后，沙门乔达摩是离杂秽语者：他是适当时机之说者、事实之说者、有益处之说者，合法之说者、合律之说者；他以适当时机说有价值、有理由、有节制、具有利益的话。’比丘们！像这样，……（中略）。

‘沙门乔达摩是离破坏种子类、草木类者。……沙门乔达摩停止晚上吃食物、非时食的一日一食者。……沙门乔达摩是离跳舞、歌曲、音乐、看戏者。……沙门乔达摩是离花环之配戴、芳香之庄严、涂抹物之打扮状态者。……沙门乔达摩是离高床、大床者。……沙门乔达摩是离领受金银者。……沙门乔达摩是离领受生谷者。……沙门乔达摩是离领受生肉者。……沙门乔达摩是离领受女子、少女者。……沙门乔达摩是离领受男奴仆、女奴仆者。……沙门乔达摩是离领受山羊与羊者。……沙门乔达摩是离领受鸡与猪者。……沙门乔达摩是离领受象、牛、马、骡马者。……沙门乔达摩是离领受田与地者。……沙门乔达摩是离从事差使、遣使者。……沙门乔达摩是离买卖者。……沙门乔达摩是离在秤重上欺瞒、伪造货币、度量欺诈者。……沙门乔达摩是离贿赂、欺瞒、诈欺、不实者。……沙门乔达摩是离割截、杀害、捕缚、抢夺、掠夺、暴力者。’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小戒终了。

中戒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住于从事破坏种子类、草木类，即：根种子、茎种子、节种子、自落种子、种子种子（为）第五，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破坏种子类、草木类者。’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住于从事受用物的贮藏，即：食物的贮藏、饮料的贮藏、衣物的贮藏、

交通工具的贮藏、卧床的贮藏、香料的贮藏、肉的贮藏，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这样或那样受用物的贮藏者。’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住于从事看表演，即：舞蹈、歌唱、音乐、戏剧、讲古、掌声、铙钹、大鼓、魔术、铁球戏、竹棒戏、特技、象打斗、马打斗、水牛打斗、公牛打斗、山羊打斗、公羊打斗、公鸡打斗、鹌鹑打斗、 棒杖打斗、拳头打斗、摔角、演习、兵列、军阵、阅兵，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看这样或那样表演者。’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住于从事赌博放逸处，即：八目棋、十目棋、空中棋、跳房子游戏、石积游戏、骰子板、打木棒游戏、手型游戏、骰子、吹叶笛、玩具锄游戏、翻筋斗游戏、玩具风车游戏、玩具量器游戏、车游戏游戏、玩具弓箭游戏、猜字游戏、猜想法游戏、模仿瑕疵游戏，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这样或那样赌博放逸处者。’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住于从事高床、大床，即：高椅、盘腿坐长椅、羊毛毛毡、彩色的、白色的羊毛布、毛床单、厚布垫、毛织铺垫、缝边的毛坐垫、一边有缝的毛坐垫、缝入宝石刺绣镶边的绢织覆盖物、绢丝垫、毛毡垫、象毯、马毯、车毯、羊皮编织品、迦达利鹿最顶尖的铺垫之物、有顶篷，

两端有红色枕垫 ，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这样或那样高床、大床者。’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住于从事涂抹物之打扮状态，即：（芳香）涂身、按摩、（芳香）沐浴、揉擦（四肢）、（使用）镜子、眼膏、花环、香料、涂油、涂脸粉、涂脸油、手环、发饰、（装饰用）手杖、（装饰用）水瓶、剑、（装饰用）伞、彩绘鞋、头巾、宝石、拂尘、白色衣服、长缏 ，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这样或那样涂抹物之打扮状态者。’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住于从事畜生论，即：国王论、盗贼论、大臣论、军队论、怖畏论、战争论、食物论、饮料论、衣服论、卧具论、花环论、气味论、亲里论、车乘论、村落论、城镇论、城市论、国土论、女人论、英雄论、街道论、水井论、祖灵论、种种论、世界起源论、海洋起源论、如是有无论 ，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这样或那样畜生论者。’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住于从事诤论，即：‘你不了知这法、律，我了知这法、律；你了知这法、律什么！你是邪行者，我是正行者；我的是一致的，你的是不一致的：应该先说的而后说，应该后说的而先说；一直以来你所熟练的是颠倒的；你的理论已被论破，去救（你的）理论；你已被折伏，请你拆解，如果你能。’ 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这样或那样诤论者。’比

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住于从事当信差来往，即：属于国王、国王的大臣、刹帝利、婆罗门、屋主、青年的（，他们说）：‘你去这里，你去那里；取这个（去），在那里，拿这个来。’ 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这样或那样当信差来往者。’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是设计、攀谈、暗示、讥讽、以利养换取其他利养者、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诡诈说话者。’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大戒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肢体相、天变地异的占相、梦的占相、男女相的占相、被老鼠咬破的占相、火的献供（护摩）、杓子的献供、稻壳的献供、米糠的献供、米粒的献供、熟酥的献供、油的献供、口的献供、血的献供、手足明、宅地明、政治明、福咒明、鬼神明、土地明、蛇明、毒药明、蝎子明、老鼠明、鸟明、乌鸦明、算命、箭除之法、兽的领域， 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这样或那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宝石占相、衣服占相、棒杖占相、刀占相、剑占相、箭占相、弓占相、武器占相、女子占相、男子占相、童男占

相、童女占相、奴仆占相、象占相、马占相、水牛占相、公牛占相、牛占相、山羊占相、公羊占相、鸡占相、鹌鹑占相、蜥蜴占相、耳环占相、龟占相、鹿占相， 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这样或那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来说时，他会说。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诸王将出发；诸王将不出发、内部诸王将到来；外部诸王将退却、外部诸王将到来；内部诸王将退却、内部诸王将胜利；外部诸王将败北、外部诸王将胜利；内部诸王将败北， 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这样或那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将有月蚀、将有日蚀、将有星蚀、将有日月的（正常）轨道、将有日月的偏离轨道、将有星辰的（正常）轨道、将有星辰的偏离轨道、将有流星的陨落、将有天火、将有地震、将有天鼓（打雷）、将有日月星辰的上升下沉遮蔽明净、月蚀将有这样的果报、日蚀将有这样的果报、星蚀将有这样的果报、日月（正常）轨道将有这样的果报、日月偏离轨道将有这样的果报、星辰（正常）轨道将有这样的果报、星辰偏离轨道将有这样的果报、将有这样的果报、流星陨落将有这样的果报、天火将有这样的果报、地震将有这样的果报、天鼓将有这样的果报、日月星辰的上升下沉遮蔽明净将有这样的果报， 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这样或那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将多雨、将难有雨、将丰收、将饥馑、将安稳、将有恐怖、将有疾病、将无病、查验、会计、计算、诗作、世间论， 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这样或那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来说时，他会说。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嫁娶（时间）、结婚、离婚、揭幕、讨债、贷出、开运、作恶运、堕胎、绑舌（咒术）、使颚被结缚（咒术）、（他人）手控制咒术、颚咒术、耳聋咒术、询问镜子（而得答案）、询问女孩（灵媒）、询问天、太阳崇拜、大（梵天）崇拜、口吐出火、招请幸运女神，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这样或那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透过神而使变得寂静的仪式、誓愿仪式、鬼神仪式、居地仪式、（使）元气旺盛仪式、（使）性无能仪式、房地仪式、房地准备仪式、洗净、（芳香）沐浴、献供、催吐剂、泻药、向上泻药、向下泻药、头的泻药、耳油药、眼药水、灌鼻、药膏、涂油、眼科、外科、儿科、根药、无生（药的解药）、药草、泻剂， 这样，沙门乔达摩是离这样或那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比丘们！像这样，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比丘们！这是小量、低量的戒量状态，据此，当一般人称赞如来时，他会说。

大戒终了。

属于过去时间的

比丘们！有其它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所体验的法，如来以证智自作证后而宣说，当以此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他应该说。比丘们！什么是那些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所体验的法，如来以证智自作证后而宣说，当以此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他应该说呢？

比丘们！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属于过去时间的、过去随见者，他们以十八种根据宣称关于过去种种胜解足迹，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那些沙门、婆罗门尊者是属于过去时间的、过去随见者，他们以十八种根据宣称关于过去种种胜解足迹呢？

恒常论

比丘们！有一些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他们以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恒常的。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那些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尊者，他们以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恒常的呢？

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以热心、勤奋、专修、不放逸、正确作意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当如是心定时，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好几百生、好几千生、好几十万生：‘在那里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

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他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

他这么说：‘真我与世间是恒常的、不孕的、如直立的山顶、如直立不动的石柱，那些众生流转、轮回、死、再生，然而那等同恒常的存在。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以热心、勤奋、专修、不放逸、正确作意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当如是心定时，我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好几百生、好几千生、好几十万生：“在那里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我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依此，我了知这个：“真我与世间是恒常的、不孕的、如直立的山顶、如直立不动的石柱，那些众生流转、轮回、死、再生，然而那等同恒常的存在。”’比丘们！这是第一种情况，由于该情况、关于该情况而一些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恒常的。

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第二类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尊者，他们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恒常的呢？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以热心、勤奋、专修、不放逸、正确作意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当如是心定时，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个坏成、二个坏成、三个坏成、

四个坏成、五个坏成、十个坏成：‘在那里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他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

他这么说：‘真我与世间是恒常的、不孕的、如直立的山顶、如直立不动的石柱，那些众生流转、轮回、死、再生，然而那等同恒常的存在。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以热心、勤奋、专修、不放逸、正确作意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当如是心定时，我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个坏成、二个坏成、三个坏成、四个坏成、五个坏成、十个坏成：“在那里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我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依此，我了知这个：“真我与世间是恒常的、不孕的、如直立的山顶、如直立不动的石柱，那些众生流转、轮回、死、再生，然而那等同恒常的存在。”’比丘们！这是第二种情况，由于该情况、关于该情况而一些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恒常的。

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第三类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尊者，他们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恒常的呢？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以热心、勤奋、专修、不放逸、正确作意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当如是心定

时，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十个坏成、二十个坏成、三十个坏成、四十个坏成：‘在那里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他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

他这么说：‘真我与世间是恒常的、不孕的、如直立的山顶、如直立不动的石柱，那些众生流转、轮回、死、再生，然而那等同恒常的存在。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以热心、勤奋、专修、不放逸、正确作意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当如是心定时，我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十个坏成、二十个坏成、三十个坏成、四十个坏成：“在那里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我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依此，我了知这个：“真我与世间是恒常的、不孕的、如直立的山顶、如直立不动的石柱，那些众生流转、轮回、死、再生，然而那等同恒常的存在。”’比丘们！这是第三种情况，由于该情况、关于该情况而一些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恒常的。

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第四类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尊者，他们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恒常的呢？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是推论者、考察者，他以推论敲定，从考察随行，以自己的辩才而这么说：

‘真我与世间是恒常的、不孕的、如直立的山顶、如直立不动的石柱，那些众生流转、轮回、死、再生，然而那等同恒常的存在。’比丘们！这是第四种情况，由于该情况、关于该情况而一些恒常说的沙门、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恒常的。

比丘们！那些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他们以这四个理由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恒常的。比丘们！凡任何恒常论的沙门或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恒常的者，他们全都依这四种情况，或这些之一，没有在此之外的。

比丘们！对此，如来了知：‘这些这样被把握、这样被执取、这样往趣的见处有这样未来的运命。’如来了知那个，而且了知比那个更优胜的，了知那个而不执取，从不执取而各自的寂灭就被发现，如实知受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后，比丘们！如来以不执取而成为解脱者。

比丘们！这些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所体验的法，如来以证智自作证后而宣说，当以此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他应该说。

初诵品（终了）。

某部分恒常论

比丘们！有一些某部分恒常论、某部分非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他们以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恒常的、某部分非恒常的。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那些某部分恒常论、某部分非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尊者，他们以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恒常的、某部

分非恒常的呢？

比丘们！有时，在某时或其他时候，经过长时间后，这个世界破灭，当世界破灭时，大部分众生往生到光音天，在那里，他们是意所作的、食喜的、自己发光的、于虚空中行走的、处在清净状态的，他们长时间住立。

比丘们！有时，在某时或其他时候，经过长时间后，这个世界转回，当世界转回时，空的梵天宫殿出现，某个众生以寿尽或福尽，从光音天身死后往生到空的梵天宫殿，在那里，他是意所作的、食喜的、自己发光的、于虚空中行走的、处在清净状态的，他长时间住立。

长时间在那里的那个单独者生起不居住的状态、不欢喜、战栗之心而想：‘啊！但愿其他众生来此处。’那时，其他众生以寿尽或福尽，从光音天身死后往生到空的梵天宫殿，成为那个众生的共住者，在那里，他们也是意所作的、食喜的、自己发光的、于虚空中行走的、处在清净状态的，他们长时间住立。

比丘们！在那里，第一个往生的众生这么想：‘我是梵天、大梵天，征服、不被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主宰者、制造者、化作者、最高的神、操纵者、已生者与未来生者之父，这些众生由我所化作，那是什么原因呢？以前，我这么想：“啊！但愿其他众生来此处。”像这样，这是我的心的愿求，而这些众生来到此处。’

而后来往生的那些众生也这么想：‘这位尊师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主宰者、制造者、化作者、最高的神、操纵者、已生者与未来生者之父，我们由这位梵天尊师所化

作，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看见这位第一个往生这里，然后我们往生。’

比丘们！在那里，第一个往生的众生是比较长寿者， 比较美貌者，比较有大力量者，而那些后来往生的众生是比较短寿者， 比较丑者，比较无能者。

比丘们！这是可能的：某位众生从那个身死后来到此处，当来此处时，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当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时，以热心、勤奋、专修、不放逸、正确作意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当如是心定时，他回忆起前世住处，但没回忆起在那之前的。

他这么说：‘那位尊师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主宰者、制造者、化作者、最高的神、操纵者、已生者与未来生者之父，我们由那位梵天尊师所化作，他是常的、坚固的、恒常的、不变易法，将正如等同恒常那样存续，而我们是由梵天尊师所化作，我们是无常的、不坚固的、短寿的、死去法而来到此处。’比丘们！这是第一种情况，由于该情况、关于该情况而一些某部分恒常论、某部分非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恒常的、某部分非恒常的。

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第二类某部分恒常论、某部分非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尊者，他们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恒常的、某部分非恒常论的呢？比丘们！有名叫娱乐罪过的天神们，他们住于长时间进入嘻笑娱乐喜乐法，当他们住于长时间进入嘻笑娱乐喜乐法时，忘失正念，那些天神以正念错乱，从那个身死去。

贤友们！这是可能的：某位众生从那个身死后来到此处，当来此

处时，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当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时，以热心、勤奋、专修、不放逸、正确作意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当如是心定时，他回忆起前世住处，但没回忆起在那之前的。

他这么说：‘那些无娱乐罪过的天神尊师们，他们不住于长时间进入嘻笑娱乐喜乐法，不从那个身死去，当他们不住于长时间进入嘻笑娱乐喜乐法时，不忘失正念，那些天神以正念不错乱，他们是常的、坚固的、恒常的、不变易法，将正如等同恒常那样存续，而我们是娱乐罪过者，我们住于长时间进入嘻笑娱乐喜乐法，当我们住于长时间进入嘻笑娱乐喜乐法时，忘失正念，我们以正念错乱，这样，从那个身死去，我们是无常的、不坚固的、短寿的、死去法而来到此处。’比丘们！这是第二种情况，由于该情况、关于该情况而一些某部分恒常论、某部分非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恒常的、某部分非恒常的。

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第三类某部分恒常论、某部分非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尊者，他们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恒常的、某部分非恒常论的呢？比丘们！有名叫心罪过的天神们，他们长时间互相嫉妒，当他们长时间互相嫉妒时，互相污染心，他们互相以心的污秽而有疲倦的身与疲倦的心，那些天神从那个身死去。

比丘们！这是可能的：某位众生从那个身死后来到此处，当来此处时，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当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时，以热心、勤奋、专修、不放逸、正确作意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当如是心定时，他回忆起前世住处，但没回忆起在那之前的。

他这么说：‘那些无心罪过的天神尊师们，他们不长时间互相嫉妒，当他们不长时间互相嫉妒时，不互相污染心，他们不互相以心的污秽而无疲倦的身与疲倦的心，那些天神不从那个身死去，他们是常的、坚固的、恒常的、不变易法，将正如等同恒常那样存续，而我们是心罪过者，我们长时间互相嫉妒，当我们长时间互相嫉妒时，互相污染心，我们互相以心的污秽而有疲倦的身与疲倦的心，我们从那个身死去，我们是无常的、不坚固的、不坚固的、短寿的、死去法而来到此处。’比丘们！这是第三种情况，由于该情况、关于该情况而一些某部分恒常论、某部分非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恒常的、某部分非恒常的。

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第四类某部分恒常论、某部分非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尊者，他们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恒常的、某部分非恒常论的呢？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是推论者、考察者，他以推论敲定，从考察随行，以自己的辩才而这么说：‘凡这被称为“眼”、“耳”、“鼻”、“舌”、“身”者，这个我是无常的、不坚固的、非恒常的、变易法，但凡这被称为“心”、“意”、“识”者，这个我是常的、坚固的、恒常的、不变易法，将正如等同恒常那样存续。’比丘们！这是第四种情况，由于该情况、关于该情况而一些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恒常的。

比丘们！那些某部分恒常论、某部分非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他们以这四个理由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恒常的、某部分非恒常的。比丘们！凡任何某部分恒常论、某部分非恒常论的沙门或婆罗门安立

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恒常的、某部分非恒常的者，他们全都依这四种情况，或这些之一，没有在此之外的。

比丘们！对此，如来了知：‘这些这样被把握、这样被执取、这样往趣的见处有这样未来的运命。’如来了知那个，而且了知比那个更优胜的，了知那个而不执取，从不执取而各自的寂灭就被发现，如实知受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后，比丘们！如来以不执取而成为解脱者。

比丘们！这些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所体验的法，如来以证智自作证后而宣说，当以此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他应该说。

有边无边论

比丘们！有一些有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他们以四种根据安立世界是有边无边的。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那些有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尊者，他们以四种根据安立世界是有边无边的呢？

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以热心、勤奋、专修、不放逸、正确作意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当如是心定时，他住于对世界有边想。

他这么说：‘这世界是有边的、形成圆周的，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以热心、勤奋、专修、不放逸、正确作意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当如是心定时，我住于对世界有边想。依此，我了知这个：“如是，这世界是有边的、形成圆周的。”’比丘们！这是第一种情况，由于该情况、关于该情况而一些有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世界是有边无边的。

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第二类有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尊者，

他们安立世界是有边无边的呢？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以热心、勤奋、专修、不放逸、正确作意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当如是心定时，他住于对世界无边想。

他这么说：‘这世界是无边的、无周边的，凡那些沙门、婆罗门这么说：“这世界是有边的、形成圆周的。”者，是他们的虚妄，这世界是无边的、无周边的，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以热心、勤奋、专修、不放逸、正确作意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当如是心定时，我住于对世界无边想。依此，我了知这个：“如是，这世界是无边的、无周边的。”’比丘们！这是第二种情况，由于该情况、关于该情况而一些有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世界是有边无边的。

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第三类有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尊者，他们安立世界是有边无边的呢？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以热心、勤奋、专修、不放逸、正确作意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当如是心定时，他住于对世界上下方有边想，对横向四方无边想。

他这么说：‘这世界是有边且无边的，凡那些沙门、婆罗门这么说：“这世界是有边的、形成圆周的。”者，是他们的虚妄，凡那些沙门、婆罗门这么说：“这世界是无边的、无周边的。”者，也是他们的虚妄，这世界是有边且无边的，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以热心、勤奋、专修、不放逸、正确作意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当如是心定时，我住于对世界上下方有边想，对横向四方无边想。依此，我了知这个：“如是，这世界是有边且无边的。”’比丘们！这是第三种情况，由于该情况、关于该情况而一些有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世界是有边无边的。

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第四类有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尊者，他们安立世界是有边无边的呢？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是推论者、考察者，他以推论敲定，从考察随行，以自己的辩才而这么说：‘这世界是既非有边也非无边的，凡那些沙门、婆罗门这么说：“这世界是有边的、形成圆周的。”者，是他们的虚妄，凡那些沙门、婆罗门这么说：“这世界是无边的、无周边的。”者，也是他们的虚妄，凡那些沙门、婆罗门这么说：“这世界是有边且无边的。”者，也是他们的虚妄，这世界是既非有边也非无边的。’比丘们！这是第四种情况，由于该情况、关于该情况而一些有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安立世界是有边无边的。

比丘们！那些有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他们以这四个理由安立世界是有边无边的。比丘们！凡任何有边无边论的沙门或婆罗门安立世界是有边无边的者，他们全都依这四种情况，或这些之一，没有在此之外的。

比丘们！对此，如来了知：‘这些这样被把握、这样被执取、这样往趣的见处有这样未来的运命。’如来了知那个，而且了知比那个更优胜的，了知那个而不执取，从不执取而各自的寂灭就被发现，如实知受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后，比丘们！如来以不执取而成为解脱者。

比丘们！这些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所体验的法，如来以证智自作证后而宣说，当以此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他应该说。

诡辩论

比丘们！有一些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当被问题处处盘问时，他们以四种根据来到言语混乱、诡辩。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那些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当被问题处处盘问时，他们以四种根据来到言语混乱、诡辩呢？

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不如实了知：‘这是善的。’不如实了知：‘这是不善的。’他这么想：‘我不如实了知：“这是善的。”不如实了知：“这是不善的。”当不如实了知：“这是善的。”当不如实了知：“这是不善的。”如果我回答：“这是善的。”或回答：“这是不善的。”那是我的虚妄，我的虚妄则是我的恼害，我的恼害则是我的障碍。’像这样，他以害怕妄语、以厌忌妄语而既不回答：‘这是善的。’也不回答：‘这是不善的。’当被问题处处盘问时，他们来到言语混乱、诡辩：‘我不说：“是这样。”我也不说：“是那样。”我也不说：“是其他的。”我也不说：“不是。”我也不说：“非不是。”’比丘们！这是第一种情况，由于该情况、关于该情况而一些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当被问题处处盘问时，他们来到言语混乱、诡辩。

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第二类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当被问题处处盘问时，他们来到言语混乱、诡辩呢？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不如实了知：‘这是善的。’不如实了知：‘这是不善的。’他这么想：‘我不如实了知：“这是善的。”不如实了知：“这是不善的。”当不如实了知：“这是善的。”当不如实了知：“这是不善的。”如果我回答：“这是善的。”或回答：“这是不善的。”在那里，会有我的欲或贪

或瞋或嫌恶，凡会有我的欲或贪或瞋或嫌恶处，则有我的执取，有我的执取则有我的恼害，我的恼害则是我的障碍。’像这样，他以害怕执取、以厌忌执取而既不回答：‘这是善的。’也不回答：‘这是不善的。’当被问题处处盘问时，他们来到言语混乱、诡辩：‘我不说：“是这样。”我也不说：“是那样。”我也不说：“是其他的。”我也不说：“不是。”我也不说：“非不是。”’比丘们！这是第二种情况，由于该情况、关于该情况而一些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当被问题处处盘问时，他们来到言语混乱、诡辩。

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第三类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当被问题处处盘问时，他们来到言语混乱、诡辩呢？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不如实了知：‘这是善的。’不如实了知：‘这是不善的。’他这么想：‘我不如实了知：“这是善的。”不如实了知：“这是不善的。”当不如实了知：“这是善的。”当不如实了知：“这是不善的。”如果我回答：“这是善的。”或回答：“这是不善的。”则有贤智、聪敏、知异论、犀利的沙门、婆罗门，他们以慧的状态去破坏我认为的恶见，在那里他们会审问、质问、追究我，如果在那里他们审问、质问、追究我，我会不能够回答他们，如果我不能够回答他们，那是我的恼害，我的恼害则是我的障碍。’像这样，他以害怕实行、以厌忌实行而既不回答：‘这是善的。’也不回答：‘这是不善的。’当被问题处处盘问时，他们来到言语混乱、诡辩：‘我不说：“是这样。”我也不说：“是那样。”我也不说：“是其他的。”我也不说：“不是。”我也不说：“非不是。”’比丘们！这是第三种情况，由于该情况、关于该情况而一些诡辩的沙门、

婆罗门当被问题处处盘问时，他们来到言语混乱、诡辩。

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第四类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当被问题处处盘问时，他们来到言语混乱、诡辩呢？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是迟钝者、愚钝者，当被问题处处盘问时，他以迟钝的状态、以愚钝的状态来到言语混乱、诡辩：‘如果像这样问我：“有他世吗？”如果我像这样想：“有他世。”我应该像这样回答你：“有他世。”但我不说：“是这样。”我也不说：“是那样。”我也不说：“是其他的。”我也不说：“不是。”我也不说：“非不是。”没有他世……（中略）有且没有他世……（中略）既非有也非没有他世……（中略）有化生众生……（中略）没有化生众生……（中略）有且没有化生众生……（中略）既非有也非没有化生众生……（中略）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中略）没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中略）有且没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中略）既非有也非没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中略）死后如来存在……（中略）死后如来不存在……（中略）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中略）如果像这样问我：“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吗？”如果我像这样想：“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我应该像这样回答你：“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但我不说：“是这样。”我也不说：“是那样。”我也不说：“是其他的。”我也不说：“不是。”我也不说：“非不是。”’比丘们！这是第四种情况，由于该情况、关于该情况而一些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当被问题处处盘问时，他们来到言语混乱、诡辩。

比丘们！那些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当被问题处处盘问时，他们

以这四种根据来到言语混乱、诡辩。比丘们！凡任何诡辩的沙门或婆罗门，当被问题处处盘问时，来到言语混乱、诡辩者，他们全都依这四种情况，或这些之一，没有在此之外的。……（中略）当以此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他应该说。

自然生论

比丘们！有一些自然生主义的沙门、婆罗门，他们以二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那些自然生主义的沙门、婆罗门，他们以二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呢？

比丘们！有名叫无想众生的天神们，那些天神以想的生起而从那个身死去。比丘们！这是可能的：某位众生从那个身死后来到此处，当来此处时，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当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时，以热心、勤奋、专修、不放逸、正确作意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当如是心定时，他回忆起前世住处，但没回忆起在那之前的。他这么说：‘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那是什么原因呢？以前，我不存在，现在，从不存在被变化成存在。’比丘们！这是第一种情况，由于该情况、关于该情况而一些自然生主义的沙门、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

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第二类自然生主义的沙门、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呢？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是推论者、考察者，他以推论敲定，从考察随行，以自己的辩才而这么说：‘真我与世间是自然生的。’比丘们！这是第二种情况，由于该情况、关于该情况而一些自然生主义的沙门、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

比丘们！那些自然生主义的沙门、婆罗门以这二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比丘们！凡任何自然生主义的沙门或婆罗门安立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者，他们全都依这二种情况，或这些之一，没有在此之外的。……（中略）当以此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他应该说。

比丘们！那些属于过去时间的、过去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这十八种根据宣称关于过去种种胜解足迹。比丘们！凡任何属于过去时间的、过去随见的沙门或婆罗门宣称关于过去种种胜解足迹者，他们全都依这十八种情况，或这些之一，没有在此之外的。

比丘们！对此，如来了知：‘这些这样被把握、这样被执取、这样往趣的见处有这样未来的运命。’如来了知那个，而且了知比那个更优胜的，了知那个而不执取，从不执取而各自的寂灭就被发现，如实知受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后，比丘们！如来以不执取而成为解脱者。

比丘们！这些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所体验的法，如来以证智自作证后而宣说，当以此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他应该说。

第二诵品（终了）。

属于未来时间的

比丘们！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属于未来时间的、未来随见者，他们以四十四种根据宣称关于过去种种胜解足迹，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那些沙门、婆罗门尊者是属于未来时间的、未来随见者，他们以

四十四种根据宣称关于过去种种胜解足迹呢？

有想论

比丘们！有一些死后有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他们以十六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有想。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那些死后有想论的沙门、婆罗门尊者，他们以十六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有想呢？

他们安立：‘真我是有色的，死后无病、有想。’他们安立：‘真我是无色的，死后无病、有想。’他们安立：‘真我是有色且无色的，……（中略）真我是既非有色且非无色的，……真我是有边的，……真我是无边的，……真我是有边且无边的，……真我是既非有边也非无边的，……真我是单一想的，……真我是种种想的，……真我是少想的，……真我是无量想的，……真我是一向乐的，……真我是一向苦的，……真我是乐且苦的，……真我是不苦不乐的，死后无病、有想。’

比丘们！那些死后有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这十六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有想。比丘们！凡任何死后有想论的沙门或婆罗门安立真我死后有想者，他们全都依这十六种情况，或这些之一，没有在此之外的。……（中略）当以此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他应该说。

无想论

比丘们！有一些死后无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他们以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无想。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那些死后无想论的沙门、婆罗门尊者，他们以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无想呢？

他们安立：‘真我是有色的，死后无病、无想。’他们安立：‘真我是无色的，死后无病、无想。’他们安立：‘真我是有色且无色的，……

（中略）真我是既非有色且非无色的，……真我是有边的，……真我是无边的，……真我是有边且无边的，……真我是既非有边也非无边的，死后无病、无想。’

比丘们！那些死后无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这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无想。比丘们！凡任何死后无想论的沙门或婆罗门安立真我死后无想者，他们全都依这八种情况，或这些之一，没有在此之外的。……（中略）当以此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他应该说。

非想非非想论

比丘们！有一些死后非想非非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他们以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非想非非想想。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那些死后非想非非想论的沙门、婆罗门尊者，他们以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非想非非想呢？

他们安立：‘真我是有色的，死后无病、非想非非想。’他们安立：‘真我是无色的，……（中略）真我是有色且无色的，……真我是既非有色且非无色的，……真我是有边的，……真我是无边的，……真我是有边且无边的，……真我是既非有边也非无边的，死后无病、非想非非想。’

比丘们！那些死后非想非非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这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非想非非想。比丘们！凡任何死后非想非非想论的沙门或婆罗门安立真我死后非想非非想者，他们全都依这八种情况，或这些之一，没有在此之外的。……（中略）当以此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他应该说。

断灭论

比丘们！有一些断灭论的沙门、婆罗门，他们以七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那些断灭论的沙门、婆罗门尊者，他们以七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呢？

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是这么论、这么见者：‘先生！由于这个真我是有色的、四大之物、父母生成，以身体的崩解而被断灭、消失；死后就不存在了，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完全地被断绝。’像这样，一些（人）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

其他（人）对他这么说：‘先生！有你说的这样真我，我说：“那并非没有。”但，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非完全地被断绝，先生！有另外的真我是天的、有色的、欲界的、以物质食物为食的，你不知、不见那个，我知道、看见那个，先生！由于那个真我以身体的崩解而被断灭、消失；死后就不存在了，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完全地被断绝。’像这样，一些（人）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

其他（人）对他这么说：‘先生！有你说的这样真我，我说：“那并非没有。”但，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非完全地被断绝，先生！有另外的真我是天的、有色的、意做的、有所有肢体与小肢、不缺诸根的，你不知、不见那个，我知道、看见那个，先生！由于那个真我以身体的崩解而被断灭、消失；死后就不存在了，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完全地被断绝。’像这样，一些（人）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

其他（人）对他这么说：‘先生！有你说的这样真我，我说：“那并非没有。”但，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非完全地被断绝，先生！有另外的真我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对想的灭没，以不作意种种想（而知）：“虚空是无边的”，达到虚空无边处的，你不知、不见那个，我知道、看见那个，先生！由于那个真我以身体的崩解而被断灭、消失；死后就不存在了，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完全地被断绝。’像这样，一些（人）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

其他（人）对他这么说：‘先生！有你说的这样真我，我说：“那并非没有。”但，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非完全地被断绝，先生！有另外的真我以一切虚空无边处的超越（而知）：“识是无边的”，达到识无边处的，你不知、不见那个，我知道、看见那个，先生！由于那个真我以身体的崩解而被断灭、消失；死后就不存在了，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完全地被断绝。’像这样，一些（人）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

其他（人）对他这么说：‘先生！有你说的这样真我，我说：“那并非没有。”但，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非完全地被断绝，先生！有另外的真我以一切识无边处的超越（而知）：“什么都没有”，达到无所有处的，你不知、不见那个，我知道、看见那个，先生！由于那个真我以身体的崩解而被断灭、消失；死后就不存在了，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完全地被断绝。’像这样，一些（人）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

其他（人）对他这么说：‘先生！有你说的这样真我，我说：“那

并非没有。”但，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非完全地被断绝，先生！有另外的真我以一切无所有处的超越（而知）：“这是寂静的；这是胜妙的”，达到非想非非想处的，你不知、不见那个，我知道、看见那个，先生！由于那个真我以身体的崩解而被断灭、消失；死后就不存在了，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完全地被断绝。’像这样，一些（人）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

比丘们！那些断灭论的沙门、婆罗门以这七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比丘们！凡任何断灭论的沙门或婆罗门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者，他们全都依这七种情况，或这些之一，没有在此之外的。……（中略）当以此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他应该说。

当生涅槃论

比丘们！有一些当生涅槃论的沙门、婆罗门，他们以五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由于什么、关于什么而那些当生涅槃论的沙门、婆罗门尊者，他们以五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呢？

比丘们！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是这么论、这么见者：‘先生！由于这个真我具备、具有五种欲自娱，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是当生最高涅槃的到达者。’像这样，一些（人）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

其他（人）对他这么说：‘先生！有你说的这样真我，我说：“那并非没有。”但，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不是当生最高涅槃的到达

者，那是什么原因呢？先生！因为欲是无常的、苦的、变易法，以其变易、变异而生起愁、悲、苦、忧、绝望，先生！由于这个真我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是当生最高涅槃的到达者。’像这样，一些（人）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

其他（人）对他这么说：‘先生！有你说的这样真我，我说：“那并非没有。”但，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不是当生最高涅槃的到达者，那是什么原因呢？在那里，凡有寻、有伺者，这被说为粗糙的，先生！由于这个真我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是当生最高涅槃的到达者。’像这样，一些（人）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

其他（人）对他这么说：‘先生！有你说的这样真我，我说：“那并非没有。”但，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不是当生最高涅槃的到达者，那是什么原因呢？在那里，凡进入喜者是心的浮扬，这被说为粗糙的，先生！由于这个真我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是当生最高涅槃的到达者。’像这样，一些（人）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

其他（人）对他这么说：‘先生！有你说的这样真我，我说：“那并非没有。”但，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不是当生最高涅槃的到达者，那是什么原因呢？在那里，凡有心的功用之“乐”者，这被说为粗糙的，先生！由于这个真我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

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先生！这个情形，这个真我是当生最高涅槃的到达者。’像这样，一些（人）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

比丘们！那些当生涅槃论的沙门、婆罗门以这五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比丘们！凡任何当生涅槃论的沙门或婆罗门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者，他们全都依这五种情况，或这些之一，没有在此之外的。……（中略）当以此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他应该说。

比丘们！那些属于未来时间的、未来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这四十四种根据宣称关于未来种种胜解足迹。比丘们！凡任何属于未来时间的、未来随见的沙门或婆罗门宣称关于过去种种胜解足迹者，他们全都依这四十四种情况，……（中略）当以此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他应该说。

比丘们！那些属于过去时间的、属于未来时间的、属于过去与未来时间的、过去与未来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这六十二种根据宣称关于过去与未来种种胜解足迹。

比丘们！凡任何属于过去时间的、属于未来时间的、属于过去与未来时间的、过去与未来随见的沙门、婆罗门宣称关于过去与未来种种胜解足迹者，他们全都依这六十二种情况，或这些之一，没有在此之外的。

比丘们！对此，如来了知：‘这些这样被把握、这样被执取、这样往趣的见处有这样未来的运命。’如来了知那个，而且了知比那个更优

胜的，了知那个而不执取，从不执取而各自的寂灭就被发现，如实知受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后，比丘们！如来以不执取而成为解脱者。

比丘们！这些是甚深的、难见的、难觉的、寂静的、胜妙的、超越推论的、微妙的、被贤智者所体验的法，如来以证智自作证后而宣说，当以此如实、正确地称赞如来时，他应该说。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恒常的者，那只是那些不知、不见之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只是进入渴爱的战栗与动摇。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某部分恒常论、某部分非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恒常的、某部分非恒常的者，那只是那些不知、不见之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只是进入渴爱的战栗与动摇。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有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安立世界是有边无边的者，那只是那些不知、不见之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只是进入渴爱的战栗与动摇。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当被问题处处盘问时，他们以四种根据来到言语混乱、诡辩者，那只是那些不知、不见之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只是进入渴爱的战栗与动摇。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自然生主义的沙门、婆罗门以二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者，那只是那些不知、不见之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只是进入渴爱的战栗与动摇。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属于过去时间的、过去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十八种根据宣称关于过去种种胜解足迹者，那只是那些不知、不见之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只是进入渴爱的战栗与动摇。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死后有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十六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有想者，那只是那些不知、不见之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只是进入渴爱的战栗与动摇。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死后无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无想者，那只是那些不知、不见之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只是进入渴爱的战栗与动摇。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死后非想非非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非想非非想者，那只是那些不知、不见之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只是进入渴爱的战栗与动摇。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断灭论的沙门、婆罗门以七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者，那只是那些不知、不见之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只是进入渴爱的战栗与动摇。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当生涅槃论的沙门、婆罗门以五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者，那只是那些不知、不见之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只是进入渴爱的战栗与动摇。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属于未来时间的、未来随的沙门、婆罗门以四十四种根据宣称关于过去种种胜解足迹者，那只是那些不知、不见之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只是进入渴爱的战栗与动摇。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属于过去时间的、属于未来时间的、属

于过去与未来时间的、过去与未来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六十二种根据宣称关于过去种种胜解足迹者，那只是那些不知、不见之沙门、婆罗门尊师们的感受，只是进入渴爱的战栗与动摇。

以触为缘章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恒常的者，那是以触为缘。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某部分恒常论、某部分非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恒常的、某部分非恒常的者，那是以触为缘。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有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安立世界是有边无边的者，那是以触为缘。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当被问题处处盘问时，他们以四种根据来到言语混乱、诡辩者，那是以触为缘。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自然生主义的沙门、婆罗门以二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者，那是以触为缘。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属于过去时间的、过去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十八种根据宣称关于过去种种胜解足迹者，那是以触为缘。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死后有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十六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有想者，那是以触为缘。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死后无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无想者，那是以触为缘。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死后非想非非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八

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非想非非想者，那是以触为缘。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断灭论的沙门、婆罗门以七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者，那是以触为缘。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当生涅槃论的沙门、婆罗门以五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者，那是以触为缘。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属于未来时间的、未来随的沙门、婆罗门以四十四种根据宣称关于过去种种胜解足迹者，那是以触为缘。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属于过去时间的、属于未来时间的、属于过去与未来时间的、过去与未来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六十二种根据宣称关于过去种种胜解足迹者，那是以触为缘。

这是不可能的章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恒常的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某部分恒常论、某部分非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某部分恒常的、某部分非恒常的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有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安立世界是有边无边的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诡辩的沙门、婆罗门，当被问题处处盘问时，他们以四种根据来到言语混乱、诡辩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自然生主义的沙门、婆罗门以二种根据

安立真我与世界是自然生的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属于过去时间的、过去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十八种根据宣称关于过去种种胜解足迹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死后有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十六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有想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死后无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无想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死后非想非非想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八种根据安立真我死后非想非非想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断灭论的沙门、婆罗门以七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断灭、消失、无有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当生涅槃论的沙门、婆罗门以五种根据安立存在众生的当生最高涅槃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属于未来时间的、未来随的沙门、婆罗门以四十四种根据宣称关于过去种种胜解足迹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属于过去时间的、属于未来时间的、属

于过去与未来时间的、过去与未来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六十二种根据宣称关于过去种种胜解足迹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到达见依处的轮回谈说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以四种根据安立真我与世界是恒常的者；凡那些某部分恒常论、某部分非恒常论的沙门、婆罗门……（中略）凡那些有边无边论的沙门、婆罗门……凡那些诡辩论的沙门、婆罗门……凡那些自然生论的沙门、婆罗门……凡那些属于过去时间的沙门、婆罗门……凡那些死后有想论的沙门、婆罗门……凡那些死后有想论的沙门、婆罗门……凡那些死后无想论的沙门、婆罗门……凡那些死后非想非非想论的沙门、婆罗门……凡那些当生涅槃论的沙门、婆罗门……凡那些属于未来时间的沙门、婆罗门……凡那些属于过去时间的、属于未来时间的、属于过去与未来时间的、过去与未来随见的沙门、婆罗门以这六十二种根据宣称关于过去与未来种种胜解足迹者，他们全都以一再能被触的六触处感受他们的（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以取为缘而有有，以有为缘而有生，以生为缘而有老、死、愁、悲、苦、忧、绝望生起。

还灭之谈说等

比丘们！当比丘如实了知六触处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这位了知比这些全部都更优胜的。

比丘们！凡任何属于过去时间的、属于未来时间的、属于过去与未来时间的、过去与未来随见的沙门、婆罗门宣称关于过去与未来种

种胜解足迹者， 他们全都被捕入这六十二种根据的网内，在这里，每当他们浮出，就被捕捉，在这里，每当他们浮出，就被捕入被包含的网内。

比丘们！犹如熟练的渔夫或渔夫的徒弟如果以细网目的网子散布到小池水中，他们这么想：‘凡任何在这池水中粗大的生类，它们全都被捕入网内，在这里，每当它们浮出，就被捕捉，在这里，每当它们浮出，就被捕入被包含的网内。’同样的，比丘们！凡任何属于过去时间的、属于未来时间的、属于过去与未来时间的、过去与未来随见的沙门、婆罗门宣称关于过去与未来种种胜解足迹者， 他们全都被捕入这六十二种根据的网内，在这里，每当他们浮出，就被捕捉，在这里，每当他们浮出，就被捕入被包含的网内。

比丘们！如来已切断引导有的身体住立，只要身体住立，天与人们都看见他，（但）以身体的崩解，随后生命耗尽，天与人们都看不见他。

比丘们！犹如被砍下的芒果串树枝，任何结在树枝上的芒果全都跟着落下。同样的，比丘们！如来已切断引导有的身体住立，只要身体住立，天与人们都看见他，（但）以身体的崩解，随后生命耗尽，天与人们都看不见他。”

当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实在不可思议啊，大德！实在未曾有啊，大德！大德！这个法门的名字是什么呢？”

“阿难！因此，在这里，这法门，请你忆持它为‘利益之网’；请

你也忆持它为‘法网’；请你也忆持它为‘梵网’；请你也忆持它为‘见网’；请你也忆持它为‘战场的无上胜利’。”

这就是世尊所说。

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又，当这个解说被说时，一万个世间界震动。

梵网经第一终了。

2、沙门果经

国王大臣的谈论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住在王舍城养子耆婆的芒果园中。

当时，在那第四个月的迦剌底迦月满月日，十五布萨日的满月夜晚，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被大臣们围绕着，到最高楼上坐下。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在布萨日自说优陀那：

“先生！明月的夜晚确实是愉快的，先生！明月的夜晚确实是殊妙的，先生！明月的夜晚确实是好看的，先生！明月的夜晚确实是清净的，先生！明月的夜晚确实是祥瑞的，现在，我们应该访问哪位沙门、婆罗门，当亲近他们时，我们的心能被净化呢？”

当这么说时，某位大臣对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这么说：

“陛下！这位富兰那迦叶有众多追随者，一群人之首，一群人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众人公认的有德行者、有经验者、长

久出家者，年迈，已到了老人期，陛下！请亲近那位富兰那迦叶，或许当亲近富兰那迦叶时，陛下的心能被净化。”

当这么说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变得沉默。

另一位大臣也对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这么说：

“陛下！这位末伽黎拘舍罗有众多追随者，一群人之首，一群人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众人公认的有德行者、有经验者、长久出家者，年迈，已到了老人期，陛下！请亲近那位末伽黎拘舍罗，或许当亲近末伽黎拘舍罗时，陛下的心能被净化。”

当这么说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变得沉默。

另一位大臣也对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这么说：

“陛下！这位阿夷多翅舍钦婆罗有众多追随者，一群人之首，一群人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众人公认的有德行者、有经验者、长久出家者，年迈，已到了老人期，陛下！请亲近那位阿夷多翅舍钦婆罗，或许当亲近阿夷多翅舍钦婆罗时，陛下的心能被净化。”

当这么说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变得沉默。

另一位大臣也对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这么说：

“陛下！这位浮陀迦旃延有众多追随者，一群人之首，一群人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众人公认的有德行者、有经验者、长久出家者，年迈，已到了老人期，陛下！请亲近那位浮陀迦旃延，或许当亲近浮陀迦旃延时，陛下的心能被净化。”

当这么说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变得沉默。

另一位大臣也对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这么说：

“陛下！这位散惹耶毗罗梨子有众多追随者，一群人之首，一群人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众人公认的有德行者、有经验者、长久出家者，年迈，已到了老人期，陛下！请亲近那位散惹耶毗罗梨子，或许当亲近散惹耶毗罗梨子时，陛下的心能被净化。”

当这么说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变得沉默。

另一位大臣也对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这么说：

“陛下！这位尼干子若提子有众多追随者，一群人之首，一群人的老师，有名声的知名开宗祖师，众人公认的有德行者、有经验者、长久出家者，年迈，已到了老人期，陛下！请亲近那位尼干子若提子，或许当亲近尼干子若提子时，陛下的心能被净化。”

当这么说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变得沉默。

养子耆婆的谈论

当时，养子耆婆在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不远处沉默地坐着。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对养子耆婆这么说：

“而，亲爱的耆婆！你为何沉默？”

“陛下！这位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与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住在我们的芒果园中。又，世尊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陛下！请亲近那位世尊，或许当亲近世尊时，陛下的心能被净化。”

“那样的话，亲爱的耆婆！请你准备象乘。”

“是的，陛下！”养子耆婆回答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后，准

备五百头母象与国王的坐骑龙象，然后告知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

“陛下！那些是已准备好的象，现在，你考量适当的时间吧。”

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在五百头母象上令每一头一位女子登上后，（自己）登上龙象坐骑，然后令持着火炬，以国王的威势盛况从王舍城出发，前往养子耆婆的芒果园。

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在芒果园不远处变得害怕、僵硬、身毛竖立。那时，害怕、惊慌、身毛竖立的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对养子耆婆这么说：

“亲爱的耆婆！你该没欺骗我吧？亲爱的耆婆！你该没欺瞒我吧？亲爱的耆婆！你该没把我（出卖）给敌人吧？为什么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既没有咳嗽声，也没清喉咙声，也没喊叫？”

“大王！不要害怕！大王！不要害怕！陛下！我没欺骗你，陛下！我没欺瞒你，陛下！我没把你（出卖）给敌人，大王！请你前进，大王！请你前进，在圆形帐蓬处这些灯火燃烧（着）。”

沙门果的问题

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以龙象一直到龙象能通行之处，然后下龙象步行，去圆形帐蓬的入口。抵达后，对养子耆婆这么说：

“亲爱的耆婆！然而，世尊在哪里？”

“大王！这是世尊，大王！靠着中央柱子面向东而坐，在比丘僧团前面的，这是世尊。”

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去见世尊。抵达后，在一旁站

立。在一旁站好后，观察变得沉默、像清澈湖水的比丘僧团，然后自说优陀那：

“愿我的男孩生贤具备现在这比丘僧团具备的寂静。”

“大王！你想到亲情了。”

“大德！男孩生贤对我来说是可爱的，大德！愿我的男孩生贤具备现在这比丘僧团具备的寂静。”

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向世尊问讯，接着向比丘僧团合掌，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想问世尊一点（问题），如果世尊允许为我的问题作解答的话。”

“大王！问你想问的问题。”

“大德！如这些种种技能之处，即：骑象兵、骑马兵、战车兵、弓箭兵、军旗兵、参谋、伙食兵、尊贵王族战士、突击兵、大龙战士、勇士、穿皮革的战士、死忠奴隶兵、厨师、理发师、澡堂师傅、作甜食者、作花环者、洗染匠、编织匠、芦苇匠、制陶器者、会计、查验，或凡其它像这样有关种种技能之处，他们在当生中依技能果生活，他们依此使自己快乐、满足；使父母快乐、满足；使妻儿快乐、满足；使朋友与同僚快乐、满足，对沙门、婆罗门建立目标崇高的、天的、安乐果报的、导向天界的供养，同样的，大德！你能告知当生看得见的沙门果吗？”

“大王！你记得在其他沙门、婆罗门处问过这些问题吗？”

“大德！我记得在其他沙门、婆罗门处问过这些问题。”

“大王！但，他们怎么解答呢？如果对你不麻烦的话，请说。”

“大德！对我不麻烦，当与世尊或像世尊这样的人同坐时。”

“那样的话，大王！请说。”

富兰那迦叶之论

“大德！这里，有一次，我去见富兰那迦叶。抵达后与富兰那迦叶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我对富兰那迦叶这么说：‘迦叶先生！如这些种种技能之处，即：骑象兵、骑马兵、战车兵、弓箭兵、军旗兵、参谋、伙食兵、尊贵王族战士、突击兵、大龙战士、勇士、穿皮革的战士、死忠奴隶兵、厨师、理发师、澡堂师傅、作甜食者、作花环者、洗染匠、编织匠、芦苇匠、制陶器者、会计、查验，或凡其它像这样有关种种技能之处，他们在当生中依技能果生活，他们依此使自己快乐、满足；使父母快乐、满足；使妻儿快乐、满足；使朋友与同僚快乐、满足，对沙门、婆罗门建立目标崇高的、天的、安乐果报的、导向天界的供养，同样地，迦叶先生！你能告知当生看得见的沙门果吗？’

大德！当这么说时，富兰那迦叶对我这么说：‘大王！作、使他作，切断、使他切断，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悲伤、使他悲伤，疲累、使他疲累，悸动、使他悸动，杀生，未给予而取、入侵人家、掠夺、偷夺、拦路抢劫，诱拐人妻，说虚妄：无恶被作，如果以剃刀轮周边使在这大地上的生类成为一肉聚、一肉堆，从此因缘而无恶，无恶的（后果）传来；如果走恒河的南岸，杀、屠杀，切断、使他切断，折

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从此因缘而无恶，无恶的（后果）传来；如果走恒河的北岸，布施、使他布施，供养、使他供养，从此因缘而无福德，无福德的（后果）传来；依布施，依调御，依自制，依说真实，从此因缘而无福德，无福德的（后果）传来。’大德！像这样，当富兰那迦叶被询问看得见的沙门果时，他回答我不作业。大德！犹如被问到芒果，却解答波罗蜜果，或者，被问到波罗蜜果，却解答芒果，同样的，大德！当富兰那迦叶被询问看得见的沙门果时，他回答我不作业。大德！我这么想：‘像我这样（身分）的人，怎么能想贬低住在（自己）征服地的沙门、婆罗门呢？’大德！我对那富兰那迦叶所说既不欢喜，也没苛责。不欢喜，没苛责后，不悦意、不发不悦意之语，对他的话不采取、不倾覆，起座离开。

末迦利瞿舍罗之论

“大德！这里，有一次，我去见末迦利瞿舍罗。抵达后与末迦利瞿舍罗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我对末迦利瞿舍罗这么说：‘瞿舍罗先生！如这些种种技能之处，……（中略）瞿舍罗先生！你能告知当生看得见的沙门果吗？’

大德！当这么说时，末迦利瞿舍罗对我这么说：‘大王！对众生的杂染来说，没有因没有缘，无因无缘众生被污染；对众生的清净来说，没有因没有缘，无因无缘众生被净化，没有自作者，没有他作者，没有力，没有活力，没有人的力量，没有人的努力；一切众生、一切生物类、一切生存类、一切生命无自在力，无力，无活力变化命运、本性的结合而在六等级中感受苦乐。而有这一百四十万最上首之胎，以

及六千与六百，有五百种业、五种业、三种业、业、半业，有六十二道、六十二中间劫、六等级、人之八地、四千九百种邪命外道、四千九百种游行者、四千九百种龙之住所、二千根、三千地狱、三十六尘界、七有想胎、七无想胎、七无结胎、七种天、七种人、七种恶鬼、七座湖、七种结节、七百种结节、七座断崖又七百座断崖、七种梦、七百种梦、八百四十万大劫，不论愚者或贤智者，流转轮回后，将得到苦的结束，在那里，“我将不以这戒德、禁戒、苦行、梵行使未熟之业成熟，或者以体验再体验除去成熟之业。”确实不这样，乐与苦已分配，轮回的界限已定，不减少或增加，不超前或落后，犹如当线球投出，它逃离就被解开。同样的，愚者或贤智者流转轮回后，将得到苦的结束。’

大德！像这样，当末迦利瞿舍罗被询问看得见的沙门果时，他回答我轮回净化。大德！犹如被问到芒果，却解答波罗蜜果，或者，被问到波罗蜜果，却解答芒果，同样的，大德！当末迦利瞿舍罗被询问看得见的沙门果时，他回答我轮回净化。大德！我这么想：‘像我这样（身分）的人，怎么能想贬低住在（自己）征服地的沙门、婆罗门呢？’大德！我对那末迦利瞿舍罗所说既不欢喜，也没苛责。不欢喜，没苛责后，不悦意、不发不悦意之语，对他的话不采取、不倾覆，起座离开。

阿夷多翅舍钦婆罗之论

“大德！这里，有一次，我去见阿夷多翅舍钦婆罗。抵达后与阿夷多翅舍钦婆罗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

后，我对阿夷多翅舍钦婆罗这么说：‘阿夷多先生！如这些种种技能之处，……（中略）阿夷多先生！你能告知当生看得见的沙门果吗？’

大德！当这么说时，阿夷多翅舍钦婆罗对我这么说：‘大王！无布施，无供养，无供物，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无此世，无他世，无母，无父，无化生众生，在世间中无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门、婆罗门以证智自作证后而宣说此世、他世；当四大所成的人死时，地归于并没入地身，水归于并没入水身，火归于并没入火身，风归于并没入风身，诸根转入虚空，（四）人与长椅为第五抬走死者，念词一直伴随到火葬场，骨头成为灰白色，祭品落下，布施即是愚者的教说，凡任何说有（布施之类）的教说者，全都是虚伪的、虚妄戏论，愚者与贤智者以身体的崩解而被断灭、消失；死后就不存在了。’

大德！像这样，当阿夷多翅舍钦婆罗被询问看得见的沙门果时，他回答我断灭。大德！犹如被问到芒果，却解答波罗蜜果，或者，被问到波罗蜜果，却解答芒果，同样的，大德！当阿夷多翅舍钦婆罗被询问看得见的沙门果时，他回答我断灭。大德！我这么想：‘像我这样（身分）的人，怎么能想贬低住在（自己）征服地的沙门、婆罗门呢？’大德！我对那阿夷多翅舍钦婆罗所说既不欢喜，也没苛责。不欢喜，没苛责后，不悦意、不发不悦意之语，对他的话不采取、不倾覆，起座离开。

浮陀迦旃延之论

“大德！这里，有一次，我去见浮陀迦旃延。抵达后与浮陀迦旃延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我对浮陀

迦旃延这么说：‘迦旃延先生！如这些种种技能之处，……（中略）迦旃延先生！你能告知当生看得见的沙门果吗？’

大德！当这么说时，浮陀迦旃延对我这么说：‘大王！有这七身，是非被作的、非被作种类的、非被创造的、无创造者的、不孕的、如直立的山顶、如直立不动的石柱，它们不动、不变易、不互相加害、不能够互相（起）或乐或苦或乐与苦，哪七个呢？地身、水身、火身、风身、乐、苦，命为第七，这七身是非被作的、非被作种类的、非被创造的、无创造者的、不孕的、如直立的山顶、如直立不动的石柱，它们不动、不变易、不互相加害、不能够互相（起）或乐或苦或乐与苦，在那里，无杀人者、屠杀者、听者、使之听者、所识者、使之识者，即使以锐利的刀切断头，也没有夺任何生命，刀只这样经七身旁边的空隙进去。’

大德！像这样，当浮陀迦旃延被询问看得见的沙门果时，他回答我无关的。大德！犹如被问到芒果，却解答波罗蜜果，或者，被问到波罗蜜果，却解答芒果，同样的，大德！当浮陀迦旃延被询问看得见的沙门果时，他回答我无关的。大德！我这么想：‘像我这样（身分）的人，怎么能想贬低住在（自己）征服地的沙门、婆罗门呢？’大德！我对那浮陀迦旃延所说既不欢喜，也没苛责。不欢喜，没苛责后，不悦意、不发不悦意之语，对他的话不采取、不倾覆，起座离开。

尼干子若提子之论

“大德！这里，有一次，我去见尼干子若提子。抵达后与尼干子若提子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我对

尼干子若提子这么说：‘阿基毗舍那先生！如这些种种技能之处，……（中略）迦旃延先生！你能告知当生看得见的沙门果吗？’

大德！当这么说时，尼干子若提子对我这么说：‘大王！这里，尼干陀有四种禁戒自制防护，大王！尼干陀如何有四种禁戒自制防护呢？大王！这里，尼干陀有以所有的防止防止，以所有的防止轭制，以所有的防止除去，以所有的防止遍满，大王！尼干陀有这么四种禁戒自制防护。大王！当尼干陀有这么四种禁戒自制防护时，大王！这被称为已自我达成、已自我禁戒、已自我住立的尼干陀。’

大德！像这样，当尼干子若提子被询问看得见的沙门果时，他回答我四种禁戒自制防护。大德！犹如被问到芒果，却解答波罗蜜果，或者，被问到波罗蜜果，却解答芒果，同样的，大德！当尼干子若提子被询问看得见的沙门果时，他回答我四种禁戒自制防护。大德！我这么想：‘像我这样（身分）的人，怎么能想贬低住在（自己）征服地的沙门、婆罗门呢？’大德！我对那尼干子若提子所说既不欢喜，也没苛责。不欢喜，没苛责后，不悦意、不发不悦意之语，对他的话不采取、不倾覆，起座离开。

散惹耶毗罗梨子之论

“大德！这里，有一次，我去见散惹耶毗罗梨子。抵达后与散惹耶毗罗梨子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我对散惹耶毗罗梨子这么说：‘散惹耶毗罗梨子先生！如这些种种技能之处，……（中略）迦旃延先生！你能告知当生看得见的沙门果吗？’

大德！当这么说时，散惹耶毗罗梨子对我这么说：‘如果像这样问

我：“有他世吗？”如果我像这样想：“有他世。”我应该像这样回答你：“有他世。”但我不说：“是这样。”我也不说：“是那样。”我也不说：“是其他的。”我也不说：“不是。”我也不说：“非不是。”没有他世……（中略）有且没有他世……（中略）既非有也非没有他世……（中略）有化生众生……（中略）没有化生众生……（中略）有且没有化生众生……（中略）既非有也非没有化生众生……（中略）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中略）没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中略）有且没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中略）既非有也非没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中略）死后如来存在……（中略）死后如来不存在……（中略）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中略）如果像这样问我：“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吗？”如果我像这样想：“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我应该像这样回答你：“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但我不说：“是这样。”我也不说：“是那样。”我也不说：“是其他的。”我也不说：“不是。”我也不说：“非不是。”’

大德！像这样，当散惹耶毗罗梨子被询问看得见的沙门果时，他回答我混乱。大德！犹如被问到芒果，却解答波罗蜜果，或者，被问到波罗蜜果，却解答芒果，同样的，大德！当散惹耶毗罗梨子被询问看得见的沙门果时，他回答我混乱。大德！我这么想：‘这位是属于这些沙门、婆罗门（中）最愚痴、最愚昧的，当他被询问看得见的沙门果时，怎么会回答我混乱呢？’大德！我这么想：‘像我这样（身分）的人，怎么能想贬低住在（自己）征服地的沙门、婆罗门呢？’大德！我对那散惹耶毗罗梨子所说既不欢喜，也没苛责。不欢喜，没苛责后，

不悦意、不发不悦意之语，对他的话不采取、不倾覆，起座离开。

第一个当生看得见的沙门果

大德！我问世尊：‘大德！如这些种种技能之处，即：骑象兵、骑马兵、战车兵、弓箭兵、军旗兵、参谋、伙食兵、尊贵王族战士、突击兵、大龙战士、勇士、穿皮革的战士、死忠奴隶兵、厨师、理发师、澡堂师傅、作甜食者、作花环者、洗染匠、编织匠、芦苇匠、制陶器者、会计、查验，或凡其它像这样有关种种技能之处，他们在当生中依技能果生活，他们依此使自己快乐、满足；使父母快乐、满足；使妻儿快乐、满足；使朋友与同僚快乐、满足，对沙门、婆罗门建立目标崇高的、天的、安乐果报的、导向天界的供养，同样的，大德！你能告知当生看得见的沙门果吗？’”

“能，大王！那样的话，大王！就这情况我要反问你，就依你认为妥当的来回答。大王！你怎么想：这里，如果男子是你的奴仆、受雇者、早起者、晚睡者、顺从者、行合意者、说喜欢听的话者，他这么想：‘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真是）福德命、福德果报，这位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是人，我也是人，这位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具备、具有五种欲自娱，我想就像天神一样，而我是奴仆、受雇者、早起者、晚睡者、顺从者、行合意者、说喜欢听的话者，我确实应该做那福德，让我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过些时候，他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当这样出家时，他能住于身、语、意已防护，以少量的衣食为知足、在独居处欢喜，如果他们这么告知

你那位男子：‘真的，陛下！你应该知道，那位男子是你的奴仆、受雇者、早起者、晚睡者、顺从者、行合意者、说喜欢听的话者，陛下！他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当这样出家时，他住于身、语、意已防护，以少量的衣食为知足、在独居处欢喜。’你是否会这么说：‘令那位男子再回来成为我的奴仆、受雇者、早起者、晚睡者、顺从者、行合意者、说喜欢听的话者。’吗？”

“不，大德！那时，我们只会问讯，或会起立以座位迎接，或会邀请，或会招待他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或会如法地安排守护、防护、保护。”

“大王！你怎么想：当存在这样时，是看得见的沙门果吗？”

“大德！当存在这样时，确实是看得见的沙门果。”

“大王！这是被我告知的第一个当生看得见的沙门果。”

第二个当生看得见的沙门果

“同样的，大德！但，你能告知其它当生看得见的沙门果吗？’”

“能，大王！那样的话，大王！就这情况我要反问你，就依你认为妥当的来回答。大王！你怎么想：这里，如果男子是你的农夫、屋主、工作者、司财者，他这么想：‘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真是）福德命、福德果报，这位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是人，我也是人，这位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具备、具有五种欲自娱，我想就像天神一样，而我是农夫、屋主、工作者、司财者，我确实应该做那福德，让我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过些时候，他舍断少量的财富聚集或舍断大量的财富

聚集后；舍断少量的亲属圈或舍断大量的亲属圈后，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当这样出家时，他能住于身、语、意已防护，以少量的衣食为知足、在独居处欢喜，如果他们这么告知你那位男子：‘真的，陛下！你应该知道，那位男子是你的农夫、屋主、工作者、司财者，陛下！他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当这样出家时，他住于身、语、意已防护，以少量的衣食为知足、在独居处欢喜。’你是否会这么说：‘令那位男子再回来成为我的农夫、屋主、工作者、司财者。’吗？”

“不，大德！那时，我们只会问讯，或会起立以座位迎接，或会邀请，或会招待他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或会如法地安排守护、防护、保护。”

“大王！你怎么想：当存在这样时，是看得见的沙门果吗？”

“大德！当存在这样时，确实是看得见的沙门果。”

“大王！这是被我告知的第二个当生看得见的沙门果。”

更胜妙的沙门果

“同样的，大德！但，你能告知比这些看得见的沙门果更卓越、更胜妙，其它当生看得见的沙门果吗？’”

“能，大王！那样的话，大王！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大王！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

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出现于世间，他以证智自作证后，为这天、魔、梵的世界；沙门、婆罗门的世代；诸天、人宣说，他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他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

屋主、屋主之子或在其它族姓中出生者听闻那个法；听闻那个法后，于如来处获得信；由于具备那获得的信，他像这样深虑：‘居家生活是障碍，是尘垢之路；出家是露地。住在家中，这是不容易行一向圆满、一向清净的磨亮海螺之梵行，让我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过些时候，他舍断少量的财富聚集或舍断大量的财富聚集后；舍断少量的亲属圈或舍断大量的亲属圈后，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当这样出家时，他住于被巴帝摩卡的自制所防护，具足正行和行境，在微罪中看见可怕，在学处上受持后学习，他具备善的身业、语业，清净的生活维持，戒具足，守护根门，具备正念与正知，已知足。

小戒

大王！比丘如何是戒具足者呢？大王！这里，比丘舍断杀生后，他是离杀生者，他住于已舍离棍棒、已舍离刀剑、有羞耻的、同情的、对一切活的生物怜悯的，这是关于戒。

舍断未给予而取后，他是离未给予而取者、给予而取者、只期待给予物者，以不盗取而自我住于清净，这也是关于戒。

舍断非梵行后，他是梵行者，远离俗法而住，已离淫欲，这也是

关于戒。

舍断妄语后，他是离妄语者、真实语者、紧随真实者、能信赖者、应该信赖者、对世间无诈欺者，这也是关于戒。

舍断离间语后，他是离离间语者：他从这里听到后，不为了对这些人离间而在那里说，或者，他从那里听到后，不为了对那些人离间而在这里说，像这样，他是分裂的调解者、和谐的散播者、乐于和合者、爱好和合者、喜欢和合者、作和合之言说者，这也是关于戒。

舍断粗恶语后，他是离粗恶语者，他以柔和的言语：悦耳的、可爱的、动心的、优雅的、众人所爱的、众人可意的，像那样的言语与人说话，这也是关于戒。

舍断杂秽语后，他是离杂秽语者：他是适当时机之说者、事实之说者、有益处之说者，合法之说者、合律之说者；他以适当时机说有价值、有理由、有节制、具有利益的话，这也是关于戒。

他是离破坏种子类、草木类者，停止晚上吃食物、非时食的一日一食者，是离跳舞、歌曲、音乐、看戏者，是离花环之配戴、芳香之庄严、涂抹物之打扮状态者，是离高床、大床者，是离领受金银者，是离领受生谷者，是离领受生肉者，是离领受女子、少女者，是离领受男奴仆、女奴仆者，是离领受山羊与羊者，是离领受鸡与猪者，是离领受象、牛、马、骡马者，是离领受田与地者，是离从事差使、遣使者，是离买卖者，是离在秤重上欺瞒、伪造货币、度量欺诈者，是离贿赂、欺瞒、诈欺、不实者，是离割截、杀害、捕缚、抢夺、掠夺、暴力者，这也是关于戒。

小戒终了。

中戒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住于从事破坏种子类、草木类，即：根种子、茎种子、节种子、自落种子、种子种子（为）第五，这样，他是离破坏种子类、草木类者，这也是关于戒。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住于从事受用物的贮藏，即：食物的贮藏、饮料的贮藏、衣物的贮藏、交通工具的贮藏、卧床的贮藏、香料的贮藏、肉的贮藏，这样，他是离这样或那样受用物的贮藏者，这也是关于戒。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住于从事看表演，即：舞蹈、歌唱、音乐、戏剧、讲古、掌声、铙钹、大鼓、魔术、铁球戏、竹棒戏、特技、象打斗、马打斗、水牛打斗、公牛打斗、山羊打斗、公羊打斗、公鸡打斗、鹌鹑打斗、 棒杖打斗、拳头打斗、摔角、演习、兵列、军阵、阅兵，这样，他是离看这样或那样表演者，这也是关于戒。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住于从事赌博放逸处，即：八目棋、十目棋、空中棋、跳房子游戏、石积游戏、骰子板、打木棒游戏、手型游戏、骰子、吹叶笛、玩具锄游戏、翻筋斗游戏、玩具风车游戏、玩具量器游戏、车游戏游戏、玩具弓箭游戏、猜字游戏、猜想法游戏、模仿瑕疵游戏，这样，他是离这样或那样赌博放逸处者，这也是关于戒。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住于从事高床、大床，即：高椅、盘腿坐长椅、羊毛毛毡、彩色的、白色的羊毛布、毛床单、厚布垫、毛织铺垫、缝边的毛坐垫、一边有缀的毛坐垫、缝入宝石刺绣镶边的绢织覆盖物、绢丝垫、毛毡垫、象毯、马毯、车毯、羊皮编织品、迦达利鹿最顶尖的铺垫之物、有顶篷，两端有红色枕垫 ，这样，他是离这样或那样高床、大床者，这也是关于戒。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住于从事涂抹物之打扮状态，即：（芳香）涂身、按摩、（芳香）沐浴、揉擦（四肢）、（使用）镜子、眼膏、花环、香料、涂油、涂脸粉、涂脸油、手环、发饰、（装饰用）手杖、（装饰用）水瓶、剑、（装饰用）伞、彩绘鞋、头巾、宝石、拂尘、白色衣服、长缀 ，这样，他是离这样或那样涂抹物之打扮状态者，这也是关于戒。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住于从事畜生论，即：国王论、盗贼论、大臣论、军队论、怖畏论、战争论、食物论、饮料论、衣服论、卧具论、花环论、气味论、亲里论、车乘论、村落论、城镇论、城市论、国土论、女人论、英雄论、街道论、水井论、祖灵论、种种论、世界起源论、海洋起源论、如是有无论 ，这样，他是离这样或那样畜生论者，这也是关于戒。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住于从事诤论，即：‘你不了知这法、律，我了知这法、律；你了知这法、律什么！你是邪行者，我是正行者；我的是一致的，你的是不一致的：

应该先说的而后说，应该后说的而先说；一直以来你所熟练的是颠倒的；你的理论已被论破，去救（你的）理论；你已被折伏，请你拆解，如果你能。’ 这样，他是离这样或那样诤论者，这也是关于戒。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住于从事当信差来往，即：属于国王、国王的大臣、刹帝利、婆罗门、屋主、青年的（，他们说）：‘你去这里，你去那里；取这个（去），在那里，拿这个来。’ 这样，他是离这样或那样当信差来往者，这也是关于戒。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是设计、攀谈、暗示、讥讽、以利养换取其他利养者、这样，他是离诡诈说话者，这也是关于戒。

大戒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肢体相、天变地异的占相、梦的占相、男女相的占相、被老鼠咬破的占相、火的献供（护摩）、杓子的献供、稻壳的献供、米糠的献供、米粒的献供、熟酥的献供、油的献供、口的献供、血的献供、手足明、宅地明、政治明、福咒明、鬼神明、土地明、蛇明、毒药明、蝎子明、老鼠明、鸟明、乌鸦明、算命、箭除之法、兽的领域， 这样，他是离这样或那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这也是关于戒。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宝石占相、衣服占相、棒杖占相、刀占相、剑

占相、箭占相、弓占相、武器占相、女子占相、男子占相、童男占相、童女占相、奴仆占相、象占相、马占相、水牛占相、公牛占相、牛占相、山羊占相、公羊占相、鸡占相、鹌鹑占相、蜥蜴占相、耳环占相、龟占相、鹿占相， 这样，他是离这样或那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这也是关于戒。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诸王将出发；诸王将不出发、内部诸王将到来；外部诸王将退却、外部诸王将到来；内部诸王将退却、内部诸王将胜利；外部诸王将败北、外部诸王将胜利；内部诸王将败北， 这样，他是离这样或那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这也是关于戒。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将有月蚀、将有日蚀、将有星蚀、将有日月的（正常）轨道、将有日月的偏离轨道、将有星辰的（正常）轨道、将有星辰的偏离轨道、将有流星的陨落、将有天火、将有地震、将有天鼓（打雷）、将有日月星辰的上升下沉遮蔽明净、月蚀将有这样的果报、日蚀将有这样的果报、星蚀将有这样的果报、日月（正常）轨道将有这样的果报、日月偏离轨道将有这样的果报、星辰（正常）轨道将有这样的果报、星辰偏离轨道将有这样的果报、将有这样的果报、流星陨落将有这样的果报、天火将有这样的果报、地震将有这样的果报、天鼓将有这样的果报、日月星辰的上升下沉遮蔽明净将有这样的果报，这样，他是离这样或那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这也是关于戒。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以

畜生明邪命谋生，即：将多雨、将难有雨、将丰收、将饥馑、将安稳、将有恐怖、将有疾病、将无病、查验、会计、计算、诗作、世间论，这样，他是离这样或那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这也是关于戒。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嫁娶（时间）、结婚、离婚、揭幕、讨债、贷出、开运、作恶运、堕胎、绑舌（咒术）、使颚被结缚（咒术）、（他人）手控制咒术、颚咒术、耳聋咒术、询问镜子（而得答案）、询问女孩（灵媒）、询问天、太阳崇拜、大（梵天）崇拜、口吐出火、招请幸运女神，这样，他是离这样或那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这也是关于戒。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透过神而使变得寂静的仪式、誓愿仪式、鬼神仪式、居地仪式、（使）元气旺盛仪式、（使）性无能仪式、房地仪式、房地准备仪式、洗净、（芳香）沐浴、献供、催吐剂、泻药、向上泻药、向下泻药、头的泻药、耳油药、眼药水、灌鼻、药膏、涂油、眼科、外科、儿科、根药、无生（药的解药）、药草、泻剂， 这样，他是离这样或那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这也是关于戒。

大王！那位这样戒具足的比丘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见戒已防护的恐怖，大王！犹如敌人已被杀害的刹帝利灌顶王，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见敌人的恐怖，同样的，大王！那位这样戒具足的比丘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见戒已防护的恐怖。已具备这圣戒蕴，他自身内感受无过失的安乐，大王！这样，比丘是戒具足者。

大戒终了。

根的自制

大王！比丘如何是守护根门者呢？大王！这里，比丘以眼见色后，不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因为当住于眼根的不防护时，贪忧、恶不善法会流入，他依其自制而行动，保护眼根，在眼根上达到自制；以耳听声音后，……以鼻闻气味后，……以舌尝味道后，……以身触所触后，……以意识知法后，不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因为当住于意根的不防护时，贪忧、恶不善法会流入，他依其自制而行动，保护意根，在意根上达到自制，已具备这圣根自制，他自身内感受不受害的安乐，大王！这样，比丘是守护根门者。

正念与正知

大王！比丘如何具备正念与正知呢？比丘在前进、后退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前视、后视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肢体）曲伸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穿）衣、持钵与大衣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饮、食、嚼、尝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大小便动作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行、住、坐、卧、清醒、语、默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大王！这样，比丘具备正念与正知。

知足

大王！比丘如何是已知足者呢？大王！比丘是已知足者：以衣服保护身体、以施食保护肚子，不论出发到何处，他只拿（这些）出发，犹如鸟不论以翼飞到何处，只有翼的负荷而飞。同样的，大王！比丘以衣服保护身体、以施食保护肚子为知足，不论出发到何处，他只拿（这些）出发，大王！这样，比丘是已知足者。

已具备这圣戒蕴，已具备这圣根自制，已具备这圣正念与正知，已具备这圣知足，他亲近独居的住处：林野、树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他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坐下，盘腿后，挺直身体，建立起面前的正念后，他舍断对世间的贪婪，以离贪婪心而住，使心从贪婪中清净。舍断恶意与瞋后，住于无瞋恚心、对一切活的生物怜悯，使心从恶意与瞋怒中清净。舍断昏沉睡眠后，住于离昏沉睡眠、有光明想、正念、正知，使心从昏沉睡眠中清净。舍断掉举后悔后，住于不掉举、自身内心寂静，使心从掉举后悔中清净。舍断疑惑后，住于脱离疑惑、在善法上无疑，使心从疑惑中清净。

大王！犹如男子如果拿了借款后从事事业，如果他的那些事业成功，他会终结那旧的借款本金，会有超出的余额扶养妻子，他这么想：‘我以前拿了借款后会从事事业，我的那些事业成功，我终结了那旧的借款本金，有超出的余额扶养我的妻子。’他从此因缘而会得到欣悦，会到达喜悦。

大王！犹如男子如果生病、痛苦、重病，他会不喜欢食物，身体会没力气，过些时候，如果他从那个病脱离，他会喜欢食物，他的身体会有力气，他这么想：‘我以前生病、痛苦、重病，我不喜欢食物，我的身体没力气，现在，我从那个病脱离，我喜欢食物，我的身体会有力气。’他从此因缘而会得到欣悦，会到达喜悦。

大王！犹如男子如果被关在监狱里，过些时候，如果他从那个监狱被平安地、无恐怖地释放，没有任何财物损失，他这么想：‘以前，我被关在监狱里，现在，我从那个监狱被平安地、无恐怖地释放，没

有任何财物损失。’他从此因缘而会得到欣悦，会到达喜悦。

大王！犹如男子如果是奴隶、非依靠自己者、依靠他人者，不能去想去的地方，过些时候，如果他从那奴隶被释放，是依靠自己者、不依靠他人者、自由者，能去想去的地方，他这么想：‘以前，我是奴隶、非依靠自己者、依靠他人者，不能去想去的地方，现在，我从那奴隶被释放，是依靠自己者、不依靠他人者、自由者，能去想去的地方。’他从此因缘而会得到欣悦，会到达喜悦。

大王！犹如有财富、有财物的男子如果走上旷野道路，饥馑的、有怖畏的，过些时候，如果他从那个旷野平安地度脱，到达村落边界，安稳的、无怖畏的，他这么想：‘以前，有财富、有财物的我走上旷野道路，饥馑的、有怖畏的，现在，我从那个旷野平安地度脱，到达村落边界，安稳的、无怖畏的。’他从此因缘而会得到欣悦，会到达喜悦。

同样的，大王！比丘看这些自己未舍断的五盖如借款、如疾病、如监狱、如奴隶、如旷野道路；同样的，大王！比丘看这些自己已舍断的五盖犹如（如）无借款、如无疾病、如从监狱被释放、如脱离奴隶者、如安稳的终极之地。

当他看见自己五盖已被舍断时，欣悦被生起；当欢悦时，则喜被生；当意喜时，则身宁静；身已宁静者，则感受乐；心乐者，则入定。

初禅

他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他以离而生喜、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离而生喜、乐遍满。大王！犹如熟练的澡堂师傅或澡堂

师傅的徒弟在铜皿中撒布沐浴粉后，与水充分搅拌，沐浴粉团随之湿润、来到湿润、内外被渗透湿润而无遗漏。同样的，大王！比丘以离而生喜、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离而生喜、乐遍满，大王！这是比看得见的沙门果更卓越、更胜妙之看得见的沙门果。

第二禅

再者，大王！比丘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他以定而生喜、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定而生喜、乐遍满。大王！犹如有涌泉的深水池，其在东方无进水口，在南方无进水口，在北方无进水口，在西方无进水口，天又不会经常（下雨）随给与完全的保持，而那水池的冷水保持涌出后，那水池会被冷水润泽、遍流、充满、遍满，全水池没有任何地方不会被冷水遍满。同样的，大王！比丘以定而生喜、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定而生喜、乐遍满，大王！这是比看得见的沙门果更卓越、更胜妙之看得见的沙门果。

第三禅

再者，大王！比丘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他以离喜之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离喜之乐遍满。大王！犹如在青莲池、红莲池、白莲池中，一些青莲、红莲、白莲生在水中，长在水中，依止于水面下，沉在水

下生长，从其顶点到根被冷水润泽、遍流、充满、遍满，全青莲、红莲、白莲没有任何地方不会被冷水遍满。同样的，大王！比丘以离喜之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离喜之乐遍满，大王！这是比看得见的沙门果更卓越、更胜妙之看得见的沙门果。

第四禅

再者，大王！比丘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他以遍净、皎洁之心遍满此身后而坐，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遍净、皎洁之心遍满。大王！犹如男子会以白衣包含头裹上后而坐，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会被白衣遍满。同样的，大王！比丘以遍净、皎洁之心遍满此身后而坐，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遍净、皎洁之心遍满，大王！这是比看得见的沙门果更卓越、更胜妙之看得见的沙门果。

毗婆舍那智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智与见，他这么了知：‘我的这身体是色与四大之物、父母所生、米粥所积聚、无常所削减、磨灭、破坏、分散之法，又，我的这个识在这里依存，在这里被结缚。’大王！犹如美丽的、出色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放光的、明净的、不浊的琉璃宝珠全部行相具足，在那里，被蓝或黄或红或白或淡黄线绑住，有眼男子拿它在手掌上后能观察：‘这美丽的、出色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放光的、明净的、不浊的琉璃

宝珠具备全部行相，在那里，被蓝或黄或红或白或淡黄线绑住。’同样的，大王！当比丘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于智与见，他这么了知：‘我的这身体是色与四大之物、父母所生、米粥所积聚、无常所削减、磨灭、破坏、分散之法，又，我的这个识在这里依存，在这里被结缚。’大王！这是比看得见的沙门果更卓越、更胜妙之看得见的沙门果。

意生神通智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创造意生身：他从这个身体创造另一个有色、意做的、有所有肢体与小肢，不缺诸根之身体，大王！犹如男子如果从芦苇拉出鞘，他这么想：‘这是芦苇，这是鞘；芦苇是一，鞘是另一个，鞘被从芦苇拉出。’或者，大王！犹如男子如果从剑鞘拉出剑，他这么想：‘这是剑，这是剑鞘；剑是一，剑鞘是另一个，剑被从剑鞘拉出。’或者，大王！犹如男子如果从蛇蜕拉起蛇，他这么想：‘这是蛇，这是蛇蜕；蛇是一，蛇蜕是另一个，蛇被从蛇蜕拉起。’同样的，大王！当比丘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于创造意生身：他从这个身体创造另一个有色、意做的、有所有肢体与小肢，不缺诸根之身体，大王！这是比看得见的沙门果更卓越、更胜妙之看得见的沙门果。

各种神通智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各种神通：他经验各种神通：有了一个后变成多个，有了多个后变成一个；现身、隐身；无阻碍地穿墙、穿垒、穿山而行犹如在虚空中；在地中作潜入、潜出犹如在水中；在水上行走不沉没犹如在地上；以盘腿而坐在空中前进犹如有翅膀的鸟；以手碰触、抚摸日月这样大神力、大威力；以身体自在行进直到梵天世界，大王！犹如熟练的陶匠或陶匠的徒弟能从作工细致粘土制作并完成任何他希望的容器制品，或者，大王！犹如熟练的象牙匠或象牙匠的徒弟能在作工细致象牙上制作并完成任何他希望的象牙制品，或者，大王！犹如熟练的金匠或金匠的徒弟能在作工细致黄金上制作并完成任何他希望的黄金制品。同样的，大王！当比丘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各种的神通：他经验各种神通：有了一个后变成多个，有了多个后变成一个；现身、隐身；无阻碍地穿墙、穿垒、穿山而行犹如在虚空中；在地中作潜入、潜出犹如在水中；在水上行走不沉没犹如在地上；以盘腿而坐在空中前进犹如有翅膀的鸟；以手碰触、抚摸日月这样大神力、大威力；以身体自在行进直到梵天世界，大王！这是比看得见的沙门果更卓越、更胜妙之看得见的沙门果。

天耳智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天耳：他以清

净、超越人的天耳界听见天与人二者不论是远、是近的声音，大王！犹如男子是旅途中的行者，他能听到大鼓声、小鼓声、螺、小腰鼓、鑼鼓声，他这么想：‘这是大鼓声。’‘这是小鼓声。’‘这是螺、小腰鼓、鑼鼓声。’同样的，大王！当比丘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天耳：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耳界听见天与人二者不论是远、是近的声音，大王！这是比看得见的沙门果更卓越、更胜妙之看得见的沙门果。

他心智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他心智：他以心熟知心后，能了知其他众生、其他个人：有贪的心了知为‘有贪的心’，离贪的心了知为‘离贪的心’；有瞋的心了知为‘有瞋的心’，离瞋的心了知为‘离瞋的心’；有痴的心了知为‘有痴的心’，离痴的心了知为‘离痴的心’；简约的心了知为‘简约的心’，散乱的心了知为‘散乱的心’；广大的心了知为‘广大的心’，未广大的心了知为‘未广大的心’；更上的心了知为‘更上的心’，无更上的心了知为‘无更上的心’；得定的心了知为‘得定的心’，未得定的心了知为‘未得定的心’；已解脱的心了知为‘已解脱的心’，未解脱的心了知为‘未解脱的心’，大王！犹如年轻、年少、喜好装饰的女子或男子，当在镜中，或在遍净、洁净、清澈的水钵中观察自己的面貌时，有黑痣能知道：‘有黑痣。’无黑痣能知道：‘无黑痣。’同样的，大王！当比丘那个心是这

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他心智：他以心熟知心后，能了知其他众生、其他个人：有贪的心了知为‘有贪的心’，离贪的心了知为‘离贪的心’；有瞋的心了知为‘有瞋的心’，离瞋的心了知为‘离瞋的心’；有痴的心了知为‘有痴的心’，离痴的心了知为‘离痴的心’；简约的心了知为‘简约的心’，散乱的心了知为‘散乱的心’；广大的心了知为‘广大的心’，未广大的心了知为‘未广大的心’；更上的心了知为‘更上的心’，无更上的心了知为‘无更上的心’；得定的心了知为‘得定的心’，未得定的心了知为‘未得定的心’；已解脱的心了知为‘已解脱的心’，未解脱的心了知为‘未解脱的心’大王！这是比看得见的沙门果更卓越、更胜妙之看得见的沙门果。

前世住处之回忆智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许多前世住处之回忆。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许多坏劫、许多成劫、许多坏成劫：‘在那里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大王！犹如男子如果从自己的村落走到其它村落，再从那个村落走到其它村

落，再从那个村落走回自己的村落，他这么想：‘我从自己的村落走到那个村落，在那里，我这么站，这么坐，这么说话，这么沉默，再从那个村落走到那个村落，在那里，我这么站，这么坐，这么说话，这么沉默，我再从那个村落走回自己的村落。’同样的，大王！当比丘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许多前世住处之回忆。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许多坏劫、许多成劫、许多坏成劫：‘在那里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大王！这是比看得见的沙门果更卓越、更胜妙之看得见的沙门果。

天眼智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他使心转向众生死亡与往生之智，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斥责圣者，邪见与持邪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被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或者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不斥责圣者，正见与

持正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被往生到善趣、天界。’这样，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大王！犹如在十字路中央的宫殿，有眼的男子们站在那里能看见进出家、在车道与街道来回走动、在十字路中央坐着的人们，他这么想：‘这些人进入家；这些出去；这些在车道与街道来回走动；这些坐在十字路中央。’同样的，大王！当比丘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他使心转向众生死亡与往生之智，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斥责圣者，邪见与持邪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被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或者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不斥责圣者，正见与持正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被往生到善趣、天界。’这样，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大王！这是比看得见的沙门果更卓越、更胜妙之看得见的沙门果。

烦恼之灭尽智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他使心转向烦恼之灭尽智。他如实了知：‘这是苦。’如实了知：‘这是苦集。’如实了知：‘这是苦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苦灭道迹。’如实了知：‘这些是烦恼。’

如实了知：‘这是烦恼集。’如实了知：‘这是烦恼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烦恼灭之道。’当他这么知、这么见时，心从欲的烦恼解脱，心从有的烦恼解脱，心从无明的烦恼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大王！犹如峡谷中的水池清澈、清净、不浊，在那里，有眼的男子站在岸边能看见牡蛎、贝类、砂砾、小石、鱼群优游与停止，他这么想：‘这水池清澈、清净、不浊，在那里，有这些牡蛎、贝类、砂砾、小石、鱼群优游与停止。’同样的，大王！当比丘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烦恼之灭尽智。他如实了知：‘这是苦。’如实了知：‘这是苦集。’如实了知：‘这是苦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苦灭道迹。’如实了知：‘这些是烦恼。’如实了知：‘这是烦恼集。’如实了知：‘这是烦恼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烦恼灭之道。’当他这么知、这么见时，心从欲的烦恼解脱，心从有的烦恼解脱，心从无明的烦恼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大王！这是比看得见的沙门果更卓越、更胜妙之看得见的沙门果。而，大王！这是看得见的沙门果，没有其他更优胜或更胜妙看得见的沙门果了。”

阿阇世-作为优婆塞的陈述

当这么说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大德！犹如能扶正颠倒的，

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大德！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我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请世尊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大德！我犯了过错，如愚、如痴、如不善：我因统治权而夺取如法的如法国王之父亲的生命，大德！为了未来的自制，请世尊原谅我那样的罪过为罪过。”

“大王！你确实犯了过错，如愚、如痴、如不善：你因统治权而夺取如法的如法国王之父亲的生命。但，大王！由于你对罪过见到是罪过后如法忏悔，我们原谅你。大王！凡对罪过见到是罪过后如法忏悔者，未来做到自制，在圣者之律中，这是增长。”

当这么说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对世尊这么说：

“好了，大德！现在我们要走了，我们很忙，有很多该做的事。”

“屋主！现在，你考量适当的时间吧。”

那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那时，当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离去不久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国王被伤害了，比丘们！国王被损害了，比丘们！如果国王没夺取如法的如法国王之父亲的生命，就在这座位上，他将生起远尘、离垢之法眼。”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沙门果经第二终了。

3、安玻德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与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在憍萨罗进行游行，抵达名叫一奢能伽罗的憍萨罗婆罗门村落，在那里，世尊住在一奢能伽罗的一奢能伽罗丛林中。

玻科勒沙低的事

当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住在巫葛德，（该地）人口增盛繁荣，有草、薪木与水，有谷物，适合国王使用，是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施与他的、王室礼物的、净施的（地方）。

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听闻：

“先生！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在憍萨罗国游行，已到达一奢能伽罗，住在一奢能伽罗的一奢能伽罗丛林中，又，那位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他以证智自作证后，为这天、魔、梵的世界；沙门、婆罗门的世代；诸天、人宣说，他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他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见到像那样的阿罗汉，那就好了！”

安玻德学生婆罗门

当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的徒弟，名叫安玻德的学生婆罗门是读诵者、持咒者、通晓三吠陀的语汇仪轨、语源论、古传说为第五者；

是圣句的通晓者、懂文法者、在世间论与大丈夫相上的无欠缺者，在三明上被自己的老师认可，公开地说（这样的）话：“凡我知道的，你都知道；凡你知道的，我都知道。”

那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召唤安玻德学生婆罗门：

“亲爱的安玻德！这位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在憍萨罗国游行，已到达一奢能伽罗，住在一奢能伽罗的一奢能伽罗丛林中，又，那位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他以证智自作证后，为这天、魔、梵的世界；沙门、婆罗门的世代；诸天、人宣说，他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他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见到像那样的阿罗汉，那就好了！来！亲爱的安玻德！你去见沙门乔达摩。抵达后，请你理解沙门乔达摩，是否那位乔达摩尊师有如此好名声被传播，或者不是；是否那位乔达摩尊师是像那样的，或者不是像那样的，我们将像这样了解那位乔达摩尊师。”

“但，先生！我怎样理解那位乔达摩尊师：是否那位乔达摩尊师有如此好名声被传播，或者不是；是否那位乔达摩尊师是像那样的，或者不是像那样的呢？”

“亲爱的安玻德！三十二大丈夫相被记载在我们的经典中，凡具备大丈夫相者，只有二个趣处而无其它的：如果他住于俗家，他是转轮王，如法的法王，征服四方，达成国土安定，具备七宝。他有这七

宝，即：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屋主宝、第七主兵臣宝，他有超过千位勇敢的、英勇姿态的、碎破敌对者的儿子，他以非杖、非刀，以法征服这土地直到海边而居住；但，如果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他成为阿罗汉、遍正觉者，掀开世间的面纱者。然而，亲爱的安玻德！我是经典的施与者，你是经典的领受者。”

“是的，先生!”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回答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后，起座向玻科勒沙低婆罗门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登上骡马车，与许多学生婆罗门一起向一奢能伽罗丛林出发。以车辆一直到车辆能通行之处，然后下车步行，进入园林。当时。众多比丘在屋外经行。那时，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去见比丘们。抵达后，对那些比丘这么说：“先生！那位乔达摩尊师现在住在哪里？我们为了见乔达摩尊师而来这里。”

那时，那些比丘这么想：“这位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有名家系者，又是有名的玻科勒沙低婆罗门的徒弟，世尊与像这样的善男子交谈是不妨碍的。”他们对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这么说：“安玻德！在这门已关闭的住处，小声地走过去后，徐缓地进入玄关，然后故意咳嗽并敲击门闩，世尊将会为你们开门。”

那时，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去那门已关闭的住处，小声地走过去后，徐缓地进入玄关，然后故意咳嗽并敲击门闩，世尊开门，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进入，（其他）学生婆罗门们也进入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但，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走着与坐着的世尊交换一些寒暄谈话，站着与坐着的世尊交换一些寒暄谈话。

那时，世尊对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这么说：

“安玻德！你与年长、高龄的老师一起交谈是像这样：走动、站立与坐着的我交换一些寒暄谈话吗？”

第一次卑贱说

“不，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婆罗门应该行走着与行走的婆罗门一起讲话；乔达摩先生！婆罗门应该站立着与站立的婆罗门一起讲话；乔达摩先生！婆罗门应该坐着与坐着的婆罗门一起讲话；乔达摩先生！婆罗门应该卧着与卧的婆罗门一起讲话，但，乔达摩先生！凡那些卑贱、黑色、梵天脚子孙的秃头假沙门，我与他们的交谈才是这样，如与乔达摩先生这般。”

“但，安玻德！你来到这里是带有使命的，如果你们为了利益而来，就应该好好作意那利益，这位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修学）未完成而慢心已完成者，除了未完成外还有什么！”

那时，当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被世尊以未完成论述说时，他生气、不悦地斥责世尊、侮蔑世尊、责备世尊（并心想）：“先生！沙门乔达摩对我应该是邪恶的。”他对世尊这么说：“乔达摩先生！释迦族出生者是凶恶的；乔达摩先生！释迦族出生者是粗暴的；乔达摩先生！释迦族出生者是轻率的；乔达摩先生！释迦族出生者是饶舌的，他们卑贱地存在，当卑贱地存在时，他们对婆罗门不恭敬、对婆罗门不尊重、对婆罗门不尊敬、对婆罗门不崇敬、对婆罗门不敬重，乔达摩先生！这些释迦族人卑贱地存在，当卑贱地存在时，他们对婆罗门不恭敬、对婆罗门不尊重、对婆罗门不尊敬、对婆罗门不崇敬、对婆罗门不敬重，这是不适合的，这是不适当的。”像这样，这是第一次安玻德学生

婆罗门对释迦族伤害的卑贱说。

第二次卑贱说

“但，安玻德！释迦族人对你有什么违犯呢？”

“乔达摩先生！这里，有一次，我为老师玻科勒沙低婆罗门以某些必须作的事去迦毗罗卫，到释迦族的集会所，当时，众多释迦族人与释迦族童子坐在高座位上相互以手指戳刺嬉戏、咯嘎笑，我想一定就是嘲笑我，也不以任何座位招待我，乔达摩先生！这些释迦族人卑贱地存在，当卑贱地存在时，他们对婆罗门不恭敬、对婆罗门不尊重、对婆罗门不尊敬、对婆罗门不崇敬、对婆罗门不敬重，这是不适合的，这是不适当的。”像这样，这是第二次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对释迦族伤害的卑贱说。

第三次卑贱说

“安玻德！即便鹌鹑小鸟也是对自己鸟巢的欲戏语者，安玻德！而这迦毗罗卫是释迦族人自己的（家），安玻德尊者不值得因这种小事不高兴。”

“乔达摩先生！有这四种阶级：刹帝利、婆罗门、毗舍、首陀罗，乔达摩先生！属于这四种阶级中的三种：刹帝利、毗舍、首陀罗，他们必然是婆罗门的侍者，乔达摩先生！这些释迦族人卑贱地存在，当卑贱地存在时，他们对婆罗门不恭敬、对婆罗门不尊重、对婆罗门不尊敬、对婆罗门不崇敬、对婆罗门不敬重，这是不适合的，这是不适当的。”像这样，这是第三次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对释迦族伤害的卑贱说。

婢女之子说

那时，世尊这么想：

“这位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过于激烈地以卑贱说侵害释迦族人，让我质问（他的）姓氏。”

那时，世尊对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这么说：

“安玻德！你的姓氏是什么？”

“乔达摩先生！我是黑路。”

“安玻德！以前，依你的父母姓氏名字记得者，释迦族人是主人之子，你是释迦族人的婢女之子，安玻德！释迦族人认定欧葛葛王为祖先。

安玻德！从前，欧葛葛王那位可爱、合意的皇后想使她的儿子得到王位，从王国逐出年长王子们：欧葛木葛、葛勒耿达、哈低泥葛、西泥苏勒，他们从王国被逐出，到喜玛拉雅山边的莲花池畔的大沙葛树丛，在那里，他们建造住所，他们以害怕混血而与自己的姊妹一起从事性交。

安玻德！那时，欧葛葛王召唤随从侍臣：‘先生！现在亲爱的王子们在何处呢？’‘陛下！在喜玛拉雅山边的莲花池畔有大沙葛树丛，现在亲爱的王子们在那里，他们以害怕混血而与自己的姊妹一起从事性交。’那时，欧葛葛王自说优陀那：‘先生！王子们确实是释迦族人，先生！王子们确实是最上的释迦族人。’安玻德！自此以后，释迦族人被了知，而他是他们的祖先。

安玻德！又，欧葛葛王有位名叫方位的婢女，她生了名叫黑（的儿子），当黑出生时，他就说话了：‘妈咪！请你洗净我，妈咪！请你

沐浴我，请你使我从这不净解脱，我将令你们有利益。’

安玻德！如现在人们看见鬼后，称呼‘鬼’，同样的，安玻德！当时人们对鬼称呼‘黑’，他们这么说：‘当这位出生时就说话，黑出生了，鬼出生了。’安玻德！自此以后，黑路被了知，而他是黑路的祖先，安玻德！像这样，以前，依你的父母姓氏名字记得者，释迦族人是主人之子，你是释迦族人的婢女之子。”

当这么说时，那些学生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尊师不要过于激烈地以婢女之子说侵害安玻德，乔达摩先生！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好出生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善男子，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多闻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善作言说事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贤智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能与乔达摩先生一起在言语上对论者。”

那时，世尊对那些学生婆罗门这么说：

“如果你们学生婆罗门们这么想：‘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坏出生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非善男子，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少闻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非善作言说事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劣慧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不能与乔达摩先生一起在言语上对论者。’请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停止，请你们与我一起在言语上相谈，但，如果你们学生婆罗门们这么想：‘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好出生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善男子，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多闻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善做言说事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贤智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能与乔达摩先生一起在言语上对论者。’请你们停止，请安玻德学生婆罗门与我一起

在言语上对论。”

“乔达摩先生！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好出生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善男子，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多闻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善做言说事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贤智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能与乔达摩先生一起在言语上对论者。’我们将会是沉默者，请安玻德学生婆罗门与乔达摩先生一起在言语上对论。”

那时，世尊对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这么说：

“安玻德！这有理由的问题对你而来，你应该不想回答，如果你不回答，或推三扯四回避不答，离题向外，或变得沉默，或走开，就在此处你的头将裂成七片。安玻德！你怎么想：你是否听闻婆罗门的耆宿大老们；老师与老师的老师说：黑路的开始从哪里来？谁是黑路的祖先呢？”

当这么说时，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变得沉默。

第二次，世尊对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这么说：

“安玻德！你怎么想：你是否听闻婆罗门的耆宿大老们；老师与老师的老师说：黑路的开始从哪里来？谁是黑路的祖先呢？”

第二次，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变得沉默。

那时，世尊对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这么说：

“安玻德！现在请你回答，现在不是你变得沉默的时候，安玻德！凡有理由的问题被如来问到第三次不回答者，就在此处头裂成七片。”

当时，金刚手夜叉拿起燃烧的、灼热的、炽热的大铁鎚后，站在安玻德学生婆罗门的上空，心想：

“如果这位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对有理由的问题被世尊问到第三次不回答，就在此处我将打裂（他的）头成七片。”

那时，世尊与安玻德学生婆罗门都看见金刚手夜叉。

那时，害怕、惊慌、身毛竖立的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求世尊为救护，求世尊为庇护，求世尊为归依，坐近后，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尊师说了什么？请乔达摩尊师再次讲述。”

“安玻德！你怎么想：你是否听闻婆罗门的耆宿大老们；老师与老师的老师说：黑路的开始从哪里来？谁是黑路的祖先呢？”

“是的，乔达摩先生！我听闻的正如乔达摩尊师说的，黑路的开始从那里来，他是黑路的祖先。”

安玻德的种姓说

当这么说时，那些学生婆罗门成为吵杂、高声、大声的：

“先生！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坏出生者，先生！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非善男子，先生！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释迦族人的婢女之子，先生！释迦族人是安玻德学生婆罗门的主人之子，我们竟然想：法说者的沙门乔达摩应该被贬低。”

那时，世尊这么想：

“这些学生婆罗门过于激烈地以婢女之子说侵害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让我使之解脱。”

那时，世尊对那些学生婆罗门这么说：

“学生婆罗门！你们不要过于激烈地以婢女之子说侵害安玻德学生婆罗门，那位黑是个伟大的仙人，他去南方地方，学得了梵天圣典

后，去见欧葛葛王，乞求女儿玛达露碧。欧葛葛王对他（说）：‘咄！这位不就是我们婢女之子吗？他（竟然）乞求女儿玛达露碧。’愤怒、不悦地拉满箭，（但）那箭既不能被射出，也撤不回。

学生婆罗门们！那时，随从侍臣去见黑仙人后，这么说：‘尊师！请令国王平安，尊师！请令国王平安。’‘国王将会平安，但当国王向下射出箭时，直到国王的领土之所及，在那里，土地将会破碎。’‘尊师！请令国王平安、地方平安。’‘国王将会平安、地方平安，但当国王向上射出箭时，直到国王的领土之所及，在那里，天空将会七年不下雨。’‘尊师！请令国王平安、地方平安、天空下雨。’‘国王将会平安、地方平安、天空下雨，但当国王令箭住立在年长王子上时，王子将会是平安、安心的。’学生婆罗门们！那时，随从告知国王：‘请国王令箭住立在年长王子上，王子将会是平安、安心的。’那时，国王令箭住立在年长王子上，王子是平安、安心的。那时，害怕、惊慌、身毛竖立的欧葛葛王以恐惧梵罚给他女儿玛达露碧。学生婆罗门！你们不要过于激烈地以婢女之子说侵害安玻德学生婆罗门，那位黑是个伟大的仙人。”

刹帝利的最胜性

那时，世尊召唤安玻德学生婆罗门：

“安玻德！你怎么想：这里，如果刹帝利少年与婆罗门少女一起从事性交，他们性交后生下儿子，那刹帝利少年与婆罗门少女所生的儿子，他是否能在婆罗门中得到座位或水呢？”

“乔达摩先生！他能得到。”

“婆罗门们是否请令在亡者供养会中或祭食中或牺牲祭中或飨宴中食呢？”

“乔达摩先生！会令食。”

“婆罗门们是否教导他圣典，或不呢？”

“乔达摩先生！会教导。”

“在女子中是否会被隔离或不被隔离呢？”

“乔达摩先生！不被隔离。”

“刹帝利们是否会以刹帝利的灌顶灌顶他呢？”

“不，乔达摩先生！那是什么原因呢？乔达摩先生！因为母亲的未具足。”

“安玻德！你怎么想：这里，如果婆罗门少年与刹帝利少女一起从事性交，他们性交后生下儿子，那婆罗门少年与刹帝利少女所生的儿子，他是否能在婆罗门中得到座位或水呢？”

“乔达摩先生！他能得到。”

“婆罗门们是否令他在亡者供养会中或祭食中或牺牲祭中或飨宴中食呢？”

“乔达摩先生！会令食。”

“婆罗门们是否教导他圣典，或不呢？”

“乔达摩先生！会教导。”

“在女子中是否会被隔离或不被隔离呢？”

“乔达摩先生！不被隔离。”

“刹帝利们是否会以刹帝利的灌顶灌顶他呢？”

“不，乔达摩先生！那是什么原因呢？乔达摩先生！因为父亲的未具足。”

“安玻德！像这样，女子比女子，男子比男子后，刹帝利是最胜的，婆罗门是下劣的。安玻德！你怎么想：这里，如果任何婆罗门被婆罗门们执行剃光头、撒灰后，令从王国或城镇逐出，他是否能在婆罗门中得到座位或水呢？”

“不，乔达摩先生!”

“婆罗门们是否令他在亡者供养会中或祭食中或牺牲祭中或飨宴中食呢？”

“不，乔达摩先生!”

“婆罗门们是否教导他圣典，或不呢？”

“不，乔达摩先生!”

“在女子中是否会被隔离或不被隔离呢？”

“乔达摩先生！会被隔离。”

“安玻德！你怎么想：这里，如果任何刹帝利被刹帝利们执行剃光头、撒灰后，令从王国或城镇逐出，是否能在婆罗门中得到座位或水呢？”

“乔达摩先生！他能得到。”

“婆罗门们是否令他在亡者供养会中或祭食中或牺牲祭中或飨宴中食呢？”

“乔达摩先生！会令食。”

“婆罗门们是否教导他圣典，或不呢？”

“乔达摩先生！会教导。”

“在女子中是否会被隔离或不被隔离呢？”

“乔达摩先生！不被隔离。”

“安玻德！就这样，刹帝利到达最卑贱：当他被刹帝利们执行剃光头、撒灰后，令从王国或城镇逐出，安玻德！像这样，当刹帝利到达最卑贱时，刹帝利还是最胜的，婆罗门是下劣的。安玻德！这些偈诵被梵王常童子说：

‘在归属于种姓的出生者中，刹帝利是最上的，

明与行具足者，在天人中他是最上的。’

安玻德！这些偈诵被那位梵王常童子善吟诵而非恶吟诵；善说而非恶说；伴随利益的而非伴随无利益的，被我同意，安玻德！因为我也这么说：

‘在归属于种姓的出生者中，刹帝利是最上的，

明与行具足者，在天人中他是最上的。’”

初诵品（终了）。

明与行之说

“乔达摩先生！然而，什么是那个行？什么是那个明？”

“安玻德！对无上明与行具足来说，非被称为血统说或被称为种姓说或被称为慢心说的（说）：‘你配得上我，或你不配得上我。’安玻德！有娶或有嫁或有嫁娶处，在那里，这被称为血统说或种姓说或慢心说的（说）：‘你配得上我，或你不配得上我。’安玻德！凡任何被血统说系缚或被种姓说系缚或被慢心说系缚者，他们远离无上明与行具

足，安玻德！舍断被血统说系缚与被种姓说系缚与被慢心说系缚与被嫁娶系缚后，有无上明与行具足的作证。”

“乔达摩先生！然而，什么是那个行？什么是那个明？”

“安玻德！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出现于世间，他以证智自作证后，为这天、魔、梵的世界；沙门、婆罗门的世代；诸天、人宣说，他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他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屋主、屋主之子或在其它族姓中出生者听闻那个法；听闻那个法后，于如来处获得信；由于具备那获得的信，他像这样深虑：……（中略）（在简略中应该如同如 191 等（译者按：此指 DN.2“更胜妙的沙门果”段落）那样使之详细）。

他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中略）这也是在行中。

再者，安玻德！比丘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中略）这也是在行中。

再者，安玻德！比丘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中略）这也是在行中。

再者，安玻德！比丘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中略）这也是在行中。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智与见，……（中略）这也是在明中。……（中略）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这也是在明中。安玻德！这是那个明。

安玻德！这被称为‘明具足’、‘行具足’、‘明与行具足’的比丘，安玻德！没有其它明具足、行具足比这个明具足、行具足更优胜或胜妙的了。

四个败散口

安玻德！有四个此无上明与行具足的败散口，哪四个呢？安玻德！这里，某位沙门、婆罗门不能得此无上明与行具足，担着一佉梨重的东西进入林野处（而想）：‘我将是以落果为食者。’他必然只变成明与行具足者的侍奉者，安玻德！这是此无上明与行具足的第一个败散口。

再者，安玻德！这里，某位沙门、婆罗门不能得此无上明与行具足与不能成为以落果为食者，拿了锄头与篮子进入林野处（而想）：‘我将是以球根果为食者。’他必然只变成明与行具足者的侍奉者，安玻德！这是此无上明与行具足的第二个败散口。

再者，安玻德！这里，某位沙门、婆罗门不能得此无上明与行具足、不能成为以落果为食者、不能成为以球根果为食者，建村落周边或市镇周边的火屋后，住止而侍奉着火，他必然只变成明与行具足者的侍奉者，安玻德！这是此无上明与行具足的第三个败散口。

再者，安玻德！这里，某位沙门、婆罗门不能得此无上明与行具

足、不能成为以落果为食者、不能成为以球根果为食者、不能成为火的侍奉者，在十字路口建有四门的家屋后住止（而想）：‘凡将从这四方来的沙门、婆罗门，我将随分随力地尊敬他。’他必然只变成明与行具足者的侍奉者，安玻德！这是此无上明与行具足的第四个败散口。安玻德！这些是此无上明与行具足的四个败散口。

安玻德！你怎么想：你连同你的老师是否存在这无上明与行具足呢？”

“不，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与无上明与行具足相比，我连同我的老师是谁啊！乔达摩先生！我连同我的老师远离无上明与行具足。”

“安玻德！你怎么想：你连同你的老师是否不能得此无上明与行具足，担着一佉梨重的东西进入林野处（而想）：‘我将是以落果为食者。’呢？”

“不，乔达摩先生!”

“安玻德！你怎么想：你连同你的老师是否不能得此无上明与行具足与不能成为以落果为食者，拿了锄头与篮子进入林野处（而想）：‘我将是以球根果为食者。’呢？”

“不，乔达摩先生!”

“安玻德！你怎么想：你连同你的老师是否不能得此无上明与行具足、不能成为以落果为食者、不能成为以球根果为食者，建村落周边或市镇周边的火屋后，住止而侍奉着火呢？”

“不，乔达摩先生!”

“安玻德！你怎么想：你连同你的老师是否不能得此无上明与行具足、不能成为以落果为食者、不能成为以球根果为食者、不能成为火的侍奉者，在十字路口建有四门的家屋后住止（而想）：‘凡将从这四方来的沙门、婆罗门，我将随分随力地尊敬他。’呢？”

“不，乔达摩先生!”

“安玻德！像这样，你连同你的老师是此无上明与行具足的缺陷不足者，凡此无上明与行具足的四个败散口，从那里，你连同你的老师也是缺陷不足者，安玻德！但，这些话被你与你的老师玻科勒沙低婆罗门所说：‘谁是卑贱、黑色、梵天脚子孙的秃头假沙门？谁（能）与三明婆罗门有交谈？’而自己却是苦界者、未完成者，安玻德！看！你这位老师玻科勒沙低婆罗门的罪过有多大。

以前仙人状态的实行

安玻德！玻科勒沙低婆罗门享受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的施物，但，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不允许他面对面，当与他商量时，以透过布帘商量，安玻德！如果他是如法前进领受的乞求者，为什么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不允许他面对面？安玻德！看！你这位老师玻科勒沙低婆罗门的罪过有多大。

安玻德！你怎么想：这里，坐在象颈部或坐在马背上或站在车子地毯上的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如果与高官或王族商量任何商量，如果他因此而离开该处站在一旁，那时，如果首陀罗或首陀罗的奴仆走来，站在该处商量那商量（的事而说）：‘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这么说；憍萨罗国波斯匿王这么说。’是否他说了国王所说或商量了国王的商量呢？

只这样他会是国王或国王（相当）的程度吗？”

“不，乔达摩先生!”

“安玻德！你正是这样，凡那些从前的婆罗门仙人们：圣典创造者、圣典转起者，他们往昔唱诵、教说、合集的圣句，仍被今天的婆罗门们传唱、跟随着说、随说所说的、复诵令诵的者，即：阿桃葛、袜码葛、袜码跌挖、威沙咪跌、亚玛得其、安其勒色、婆罗堕若、袜谢德、迦叶、玻古，‘我连同我的老师习得那些圣典。’因此你将成为‘仙人或为了仙人状态的行者’，这是不可能的。

安玻德！你怎么想：你是否听闻婆罗门的耆宿大老们；老师与老师的老师说：凡那些从前的婆罗门仙人们：圣典创造者、圣典转起者，他们往昔唱诵、教说、合集的圣句，仍被今天的婆罗门们传唱、跟随着说、随说所说的、复诵令诵的者，即：阿桃葛、袜码葛、袜码跌挖、威沙咪跌、亚玛得其、安其勒色、婆罗堕若、袜谢德、迦叶、玻古，他们这么被善浴、善涂油，整理好发须，穿上白衣，具有、具足五种欲自娱，犹如现在的你连同你的老师呢？”

“不，乔达摩先生!”

“……（中略）他们这么吃已去除黑粒、撒布净肉之米饭与种种汤汁、种种咖哩，犹如现在的你连同你的老师呢？”

“不，乔达摩先生!”

“……（中略）他们这么以两侧镶边下垂（打扮）的妇女自娱，犹如现在的你连同你的老师呢？”

“不，乔达摩先生!”

“……（中略）他们这么以尾毛已被整理的骡马车、以长刺棒打驾驶交通工具，犹如现在的你连同你的老师呢？”

“不，乔达摩先生！”

“……（中略）他们这么在已挖掘护城河、门闩已闩、有资助者的城镇中被拿着长剑武器男子守护，犹如现在的你连同你的老师呢？”

“不，乔达摩先生！”

“安玻德！像这样，你连同你的老师既不是仙人也不是为了仙人状态的行者，安玻德！凡对于我的怀疑或疑惑者，以问题（问）我，我将以解答净化他。”

二相的未见

那时，世尊出住处进行经行，安玻德学生婆罗门也出住处进行经行。那时，当安玻德学生婆罗门随世尊的经行而经行时，探寻世尊身上的三十二大丈夫相。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在世尊的身上看见大部分三十二大丈夫相，确定后，缺二项。他在二个大丈夫相上怀疑、犹豫，不信解、不净信：在隐藏入鞘的阴部与广长舌上。

那时，世尊这么想：“这位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在我的身上看见大部分三十二大丈夫相，确定后，缺二项。他在二个大丈夫相上怀疑、犹豫，不信解、不净信：在隐藏入鞘的阴部与广长舌上。”那时，世尊作出像那样的神通作为，使安玻德学生婆罗门看见世尊隐藏入鞘的阴部，然后吐出舌头碰到两边耳孔、两边鼻孔后，以舌头覆盖整个前额。那时，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这么想：“沙门乔达摩完全具备三十二大丈夫相，非不完全。”他对世尊这么说：“乔达摩先生！好啦，现在，我们应该

走了，我们是有许多该做之事的忙人。” “安玻德！现在，你考量适当的时间。”那时，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前往登上骡马车。

当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从巫葛德离开，与大婆罗门群众一起坐在自己的园林等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那时，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往自己的园林出发，以车辆一直到车辆能通行之处，然后下车步行，去见玻科勒沙低婆罗门。抵达后，向玻科勒沙低婆罗门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

在一旁坐好后，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对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这么说：“亲爱的安玻德！你是否看见那位乔达摩尊师呢？”

“先生！我们看见了那位乔达摩尊师。”

“亲爱的安玻德！那位乔达摩尊师是否有如此好名声被传播，或者不是；那位乔达摩尊师是否像那样的，或者不是像那样的呢？”

“先生！那位乔达摩尊师有如此好名声被传播，不相异；那位乔达摩尊师是像那样的，不相异，那位乔达摩尊师完全具备三十二大丈夫相，非不完全。”

“亲爱的安玻德！你与沙门乔达摩一起有任何交谈吗？”

“先生！我与沙门乔达摩一起有一些交谈。”

“亲爱的安玻德！你与沙门乔达摩一起有像怎样的交谈呢？”

那时，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就将与世尊一起的交谈全部告诉玻科勒沙低婆罗门。

当这么说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对安玻德学生婆罗门这么说：

“啊！咄！安玻德确实是贤智者，啊！咄！安玻德确实是多闻者，

啊！咄！安玻德确实是三明者，先生！男子以像这样行事，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安玻德！当你这么一再攻击地说乔达摩尊师，然而，那位乔达摩尊师能这么一再导引我们而说。啊！咄！安玻德确实是贤智者，啊！咄！安玻德确实是多闻者，啊！咄！安玻德确实是三明者，先生！男子以像这样行事，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 愤怒、不悦意，就以脚踢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想要立即地前往见世尊。

玻科勒沙低往见佛陀

那时，那些婆罗门对玻科勒沙低婆罗门这么说：“先生！现在去见沙门乔达摩极非时机，现在，（请）玻科勒沙低尊师明天去见沙门乔达摩。”那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在自己的住处准备胜妙的硬食与软食后，登上车乘，然后令持着火炬，从巫葛德离开，向一奢能伽罗丛林出发。以车辆一直到车辆能通行之处，然后下车步行，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

在一旁坐好后，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乔达摩先生！我们的徒弟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来过吗？”

“婆罗门！你的徒弟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来过。”

“乔达摩先生！又，你与安玻德学生婆罗门一起有任何交谈吗？”

“婆罗门！我与安玻德学生婆罗门一起有一些交谈。”

“乔达摩先生！你与安玻德学生婆罗门一起有像怎样的交谈呢？”

那时，世尊将与安玻德学生婆罗门一起的交谈全部告诉玻科勒沙低婆罗门。

当这么说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乔达摩先生！安玻德学生婆罗门是愚痴者，请乔达摩尊师原谅安玻德学生婆罗门。”

“婆罗门！令安玻德学生婆罗门快乐。”

那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探寻世尊身上的三十二大丈夫相。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在世尊的身上看见大部分三十二大丈夫相，确定后，缺二项。他在二个大丈夫相上怀疑、犹豫，不信解、不净信：在隐藏入鞘的阴部与广长舌上。

那时，世尊这么想：“这位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在我的身上看见大部分三十二大丈夫相，确定后，缺二项。他在二个大丈夫相上怀疑、犹豫，不信解、不净信：在隐藏入鞘的阴部与广长舌上。”那时，世尊作出像那样的神通作为，使玻科勒沙低婆罗门看见世尊隐藏入鞘的阴部，然后吐出舌头碰到两边耳孔、两边鼻孔后，以舌头覆盖整个前额。

那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这么想：“沙门乔达摩完全具备三十二大丈夫相，非不完全。”他对世尊这么说：“乔达摩先生！请乔达摩尊师与比丘僧团同意今日的饮食（供养）。”世尊以沉默同意了。

那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知道世尊同意后，时候到时通知世尊：“乔达摩先生！时候已到，饮食已（准备）完成。”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与比丘僧团一起去玻科勒沙低婆罗门的住处，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那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亲手以胜妙的硬食与软食款待与满足世尊，学生婆罗门则对比丘僧团。那时，世尊食用完毕手离钵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取某个低矮坐具后，在一旁坐下。

那时，世尊对坐在一旁的玻科勒沙低婆罗门说次第说，即：布施说、戒说、天界说；说明欲的过患、卑下、杂染，出离的效益。当世尊了知玻科勒沙低婆罗门有顺从心、柔软心、离盖心、高扬心、净信心时，那时，他说明诸佛最胜的说法：苦、集、灭、道，犹如清净、已离污染的衣服完全领受染色。同样的，就在那座位上玻科勒沙低婆罗门的远尘、离垢之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都是灭法。”

玻科勒沙低-作为优婆塞的陈述

那时，玻科勒沙低婆罗门已见法、已获得法、已知法、已深入法，脱离疑惑、离迷惑，得无畏，在大师教说上不缘于他，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乔达摩先生以种种法门说明。乔达摩先生！我与儿子、妻子、（自己的）群众、随从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请乔达摩尊师如到巫葛德的优婆塞家、优婆夷家那样到玻科勒沙低家，在那里，凡那些学生婆罗门或女学生婆罗门都将对乔达摩尊师问讯，或起立迎接，或看见座位或水，或使心变得净信，那将对他们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善说，婆罗门!”

安玻德经第三终了。

4、犬杖经

瞻波城的婆罗门、屋主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与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在鸯伽进行游行，抵达瞻波，在那里，世尊住在瞻波的伽伽罗莲花池畔。

当时，犬杖婆罗门住在瞻波，（该地）人口增盛繁荣，有草、薪木与水，有谷物，适合国王使用，是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毗娑罗王施与他的、王室礼物的、净施的（地方）。

瞻波的婆罗门、屋主们听闻：

“先生！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在鸯伽进行游行，已到达瞻波，住在瞻波的伽伽罗莲花池畔，又，那位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他以证智自作证后，为这天、魔、梵的世界；沙门、婆罗门的世代；诸天、人宣说，他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他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见到像那样的阿罗汉，那就好了！”

那时，瞻波的婆罗门、屋主们从瞻波出来后，一群追随一群，前往伽伽罗莲花池。

当时，犬杖婆罗门进入高楼的上层午睡。犬杖婆罗门看见瞻波的婆罗门、屋主们从瞻波出来后，一群追随一群，前往伽伽罗莲花池。看见后，召唤守护员：

“守护员先生！为何瞻波的婆罗门、屋主们从瞻波出来后，一群追随一群，前往伽伽罗莲花池呢？”

“先生！有位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在鸯伽进行游行，已到达瞻波，住在瞻波的伽伽罗莲花池畔，又，那位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他们为了见那位乔达摩尊师而前往。”

“那样的话，守护员先生！去见瞻波的婆罗门、屋主们，抵达后，请你对瞻波的婆罗门、屋主们这么说：‘先生！犬杖婆罗门这么说：“尊师们！请等一下，犬杖婆罗门也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

“是的，先生!”那位守护员回答犬杖婆罗门后，去见瞻波的婆罗门、屋主们。抵达后，对瞻波的婆罗门、屋主们这么说：

“先生！犬杖婆罗门这么说：‘尊师们！请等一下，犬杖婆罗门也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

犬杖的种种谈说

当时，五百位各国的婆罗门以某些必须作的事住在瞻波，那些婆罗门听闻：“犬杖婆罗门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那时，那些婆罗门去见犬杖婆罗门。抵达后，对犬杖婆罗门这么说：“是真的吗？犬杖尊师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是的，先生们！我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

“犬杖尊师！不要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犬杖尊师不值得为

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如果犬杖尊师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犬杖先生的名声将会减损，沙门乔达摩的名声将会增加，凡犬杖先生的名声将会减损，沙门乔达摩的名声将会增加者，以这个理由，犬杖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而是沙门乔达摩值得为了见犬杖尊师而前来。

犬杖尊师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凡犬杖尊师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者，以这个理由，犬杖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而是沙门乔达摩值得为了见犬杖尊师而前来。

犬杖尊师是富有者、大富者、大财富者，……（中略）。

犬杖尊师是是读诵者、持咒者、三吠陀的语汇、仪轨、音韵论、语源论、古传说为第五的通晓者；是圣句的通晓者、懂文法者、在世间论与大丈夫相上的无欠缺者，……（中略）。

犬杖尊师是英俊的、好看的、端正的、具备最美的容色，有梵天的容色、梵天的威严、无下劣空间可见，……（中略）。

犬杖尊师是持戒者、戒增长者、具备戒增长，……（中略）。

犬杖尊师是善言语者、善做言说事者、具备优雅言语者、道理清晰玲珑的教授者，……（中略）。

犬杖尊师是许多老师与老师的老师，教导三百位学生婆罗门咒语，又，许多各方、各地希求经典、想学习经典的学生婆罗门来到犬杖先生面前，……（中略）。

犬杖尊师已衰老、已年老、高龄、年迈、已到了老人期，但，沙门乔达摩既年轻且出家资浅，……（中略）。

犬杖尊师是摩揭陀斯尼耶频毗沙罗王的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者，……（中略）。

犬杖尊师是玻科勒沙低婆罗门的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者，……（中略）。

犬杖尊师住在瞻波，（该地）人口增盛繁荣，有草、薪木与水，有谷物，适合国王使用，是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毗娑罗王施与他的、王室礼物的、净施的（地方），凡犬杖尊师住在瞻波，（该地）人口增盛繁荣，有草、薪木与水，有谷物，适合国王使用，是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毗娑罗王施与他的、王室礼物的、净施的（地方）者，以这个理由，犬杖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而是沙门乔达摩值得为了见犬杖尊师而前来。”

佛陀的种种谈说

当这么说时，犬杖婆罗门对那些婆罗门这么说：

“那样的话，先生们！请你们也听我的：我们正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而非沙门乔达摩值得为了见我们而前来。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凡沙门乔达摩确实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者，以这个理由，那位乔达摩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我们而前来，然而，我们正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放弃大亲属众后出家，……（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放弃在地窖与楼上很多金条与金币后出家，……（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年轻的，黑发的青年，具备青春的幸福，在人生之初期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在父母不欲、泪满面、哭泣着时，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英俊的、好看的、端正的、具备最美的容色，有梵天的容色、梵天的威严、无下劣空间可见，……（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持戒者、圣戒者、善戒者、具备善戒，……（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善言语者、善做言说事者、具备优雅言语者、道理清晰玲珑的教授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许多老师与老师的老师，……（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灭尽欲贪者、离浮躁浅薄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业论者、（有）作业论者、对无恶婆罗门人们的尊敬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高贵族姓、纯刹帝利族姓出家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富有、大富、大财富族姓出家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越过国家、越过地方而来的问题之被询问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被好几千天神生类归依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具备三十二大丈夫相，……（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欢迎你来、和善亲切、喜悦、不皱眉头、口齿清晰、先说话的说话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四众的恭敬、敬重、尊重、礼敬、崇敬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被许多天神与人们净信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当住在村落或城镇时，非人不在该村落或城镇中迫害，……（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团体的领导者，群众的老师，被说为各个宗派始祖的最高者，又，先生们！那些沙门、婆罗门的名声以这样或那样而得，沙门乔达摩的名声不这样而得，然而，沙门乔达摩的名声以无上明与行具足而得，……（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被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毗娑罗王与其儿子、妻子、群众、随从生类归依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被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与其儿子、妻子、群众、随从生类归依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被玻科勒沙低婆罗门与其儿子、妻子、群众、随从生类归依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摩揭陀斯尼耶频毗沙罗王的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的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玻科勒沙低婆罗门的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已到达瞻波，住在瞻波的伽伽罗莲花池畔，又，先生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来到我们的村落土地者，他们是我们的客人，客人应该被恭敬、应该被尊重、应该被尊敬、应该被礼拜、应该被崇拜，先生们！凡沙门乔达摩确实已到达瞻波，住在瞻波的伽伽罗莲花池畔者，沙门乔达摩是我们的客人，客人应该被恭敬、应该被尊重、应该被尊敬、应该被礼拜、应该被崇拜，以这个理由，那位乔达摩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我们而前来，然而，我们正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先生们！我对那位沙门乔达摩的称赞只学得那么一些，但那位沙门乔达摩非只有这样的称赞，因为，那位沙门乔达摩有无量的称赞。”

当这么说时，那些婆罗门对犬杖婆罗门这么说：

“由于犬杖尊师称赞沙门乔达摩，即使那位沙门乔达摩住在一百

由旬处，也足以令有信的善男子为了见那位沙门乔达摩自己背着背包前往。”

“那样的话，先生们！我们全部为了见那位沙门乔达摩而前往。”

犬杖的深思

那时，犬杖婆罗门与大婆罗门群众一起前往伽伽罗莲花池。

那时，当犬杖婆罗门越过丛林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

“如果我问沙门乔达摩问题，在那里，如果沙门乔达摩对我这么说：‘婆罗门！这个问题不应该这样问，婆罗门！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以那样，这群群众会轻蔑我：‘犬杖婆罗门是愚痴的、不聪明的，不能如理地问沙门乔达摩问题。’如果这群群众轻蔑者，他的名声会减损，又，凡他的名声减损者，他的财富也会减损：我们的财富是通过名望而获得的。又，如果沙门乔达摩问我问题，如果我不能以问题的回答使他的心满意，在那里，如果沙门乔达摩对我这么说：‘婆罗门！这个问题不应该这样回答，婆罗门！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回答。’以那样，这群群众会轻蔑我：‘犬杖婆罗门是愚痴的、不聪明的，不能以问题的回答使沙门乔达摩的心满意。’如果这群群众轻蔑者，他的名声会减损，又，凡他的名声减损者，他的财富也会减损：我们的财富是通过名望而获得的。又，如果当我这么接近了却不见沙门乔达摩而返还，以那样，这群群众会轻蔑我：‘犬杖婆罗门是愚痴的、不聪明的、傲慢的、害怕的，我们敢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为何当他这么接近了却不见沙门乔达摩而将返还。’如果这群群众轻蔑者，他的名声会减损，又，凡他的名声减损者，他的财富也会减损：我们的财富是通过名望而获

得的。”

那时，犬杖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瞻波的婆罗门、屋主们一些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一些与世尊相互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一些向世尊合掌鞠躬后，在一旁坐下；一些告知姓名后，在一旁坐下；一些默默地在一旁坐下。

在那里，犬杖婆罗门带着这许多思惟坐下：

“如果我问沙门乔达摩问题，在那里，如果沙门乔达摩对我这么说：‘婆罗门！这个问题不应该这样问，婆罗门！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以那样，这群群众会轻蔑我：‘犬杖婆罗门是愚痴的、不聪明的，不能如理地问沙门乔达摩问题。’如果这群群众轻蔑者，他的名声会减损，又，凡他的名声减损者，他的财富也会减损：我们的财富是通过名望而获得的。又，如果沙门乔达摩问我问题，如果我不能以问题的回答使他的心满意，在那里，如果沙门乔达摩对我这么说：‘婆罗门！这个问题不应该这样回答，婆罗门！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回答。’以那样，这群群众会轻蔑我：‘犬杖婆罗门是愚痴的、不聪明的，不能以问题的回答使沙门乔达摩的心满意。’如果这群群众轻蔑者，他的名声会减损，又，凡他的名声减损者，他的财富也会减损：我们的财富是通过名望而获得的。啊！如果沙门乔达摩能问我在自己师承三明中的问题，我就能以问题的回答使他的心满意。”

婆罗门的安立

那时，世尊以心思量犬杖婆罗门心中的深思后，这么想：

“这位犬杖婆罗门被自己的心恼害，让我问犬杖婆罗门在自己师承三明中的问题。”

那时，世尊对犬杖婆罗门这么说：

“婆罗门！婆罗门们安立（一位）婆罗门具备多少支，当正确说时，他能说：‘我是婆罗门。’而不会来到妄语呢？”

那时，犬杖婆罗门这么想：

“凡是我想要的、期待的、意趣的、希求的：‘啊！如果沙门乔达摩能问我在自己师承三明中的问题，我就能以问题的回答使他的心满意。’在那里，沙门乔达摩问我在自己师承三明中的问题，我将以问题的回答使他的心满意。”

那时，犬杖婆罗门挺身环视群众后，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们安立（一位）婆罗门具备五支，当正确说时，他能说：‘我是婆罗门。’而不会来到妄语，哪五支呢？乔达摩先生！这里，婆罗门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是读诵者、持咒者、通晓三吠陀的语汇仪轨、语源论、古传说为第五者，是圣句的通晓者、懂文法者、在世间论与大丈夫相上的无欠缺者；是英俊的、好看的、端正的、具备最美的容色，有梵天的容色、梵天的威严、无下劣空间可见；是持戒者、戒增长者、具备戒增长；是贤智的、有智慧的、第一或第二个举起献祭的杓子者，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们安立（一位）婆罗门具备这五支，当正确说时，他能说：‘我是婆罗门。’而不会来到妄语。”

“婆罗门！但，可能舍置这五支中的一支后，令婆罗门们安立（一位）婆罗门具备四支，当正确说时，他能说：‘我是婆罗门。’而不会来到妄语吗？”

“乔达摩先生！可能。乔达摩先生！我们舍置这五支中的容色支，容色能作什么呢？乔达摩先生！从这里，婆罗门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是读诵者、持咒者、通晓三吠陀的语汇仪轨、语源论、古传说为第五者；是圣句的通晓者、懂文法者、在世间论与大丈夫相上的无欠缺者；是持戒者、戒增长者、具备戒增长；是贤智的、有智慧的、第一或第二个举起献祭的杓子者，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们安立（一位）婆罗门具备这四支，当正确说时，他能说：‘我是婆罗门。’而不会来到妄语。”

“婆罗门！但，可能舍置这四支中的一支后，令婆罗门们安立（一位）婆罗门具备三支，当正确说时，他能说：‘我是婆罗门。’而不会来到妄语吗？”

“乔达摩先生！可能。乔达摩先生！我们舍置这四支中的经典支，经典能作什么呢？乔达摩先生！从这里，婆罗门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是持戒者、戒增长者、具备戒增长；是贤智的、有智慧的、第一或第二个举起献祭的杓子者，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们安立（一位）婆罗门具备这三支，当正确说时，他能说：‘我是婆罗门。’而不会来到妄语。”

“婆罗门！但，可能舍置这三支中的一支后，令婆罗门们安立（一位）婆罗门具备二支，当正确说时，他能说：‘我是婆罗门。’而不会来到妄语吗？”

“乔达摩先生！可能。乔达摩先生！我们舍置这三支中的出生支，出生能作什么呢？乔达摩先生！从这里，婆罗门是持戒者、戒增长者、具备戒增长；是贤智的、有智慧的、第一或第二个举起献祭的杓子者，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们安立（一位）婆罗门具备这三支，当正确说时，他能说：‘我是婆罗门。’而不会来到妄语。”

当这么说时，那些婆罗门对犬杖婆罗门这么说：

“犬杖尊师不要这么说，犬杖尊师不要这么说，犬杖尊师一向地斥责容色、斥责经典、斥责出生，犬杖尊师跳入沙门乔达摩的话了。”

那时，世尊对那些婆罗门这么说：

“如果你们婆罗门们这么想：‘犬杖婆罗门是少闻者，犬杖婆罗门是非善作言说事者，犬杖婆罗门是劣慧者，犬杖婆罗门是不能与乔达摩先生一起在言语上对论者。’请犬杖婆罗门停止，请你们与我一起在言语上对论，但，如果你们婆罗门们这么想：‘犬杖婆罗门是多闻者，犬杖婆罗门是善做言说事者，犬杖婆罗门是贤智者，犬杖婆罗门是能与乔达摩先生一起在言语上对论者。’请你们停止，请犬杖婆罗门与我一起在言语上对论。”

当这么说时，犬杖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请乔达摩尊师停止，请乔达摩尊师保持沉默，我将如法地回答他们。”

那时，犬杖婆罗门对那些婆罗门这么说：

“请尊师们不要这么说，请尊师们不要这么说：‘犬杖尊师一向地斥责容色、斥责经典、斥责出生，犬杖尊师跳入沙门乔达摩的话了。’先生们！我没斥责容色或经典或出生。”

当时，犬杖婆罗门的外甥，名叫安额葛的学生婆罗门坐在那群群众中。那时，犬杖婆罗门对那些婆罗门这么说：

“先生们看见这位我的外甥，安额葛学生婆罗门吗？”

“是的，先生!”

“先生们！安额葛学生婆罗门是英俊的、好看的、端正的、具备最美的容色，有梵天的容色、梵天的威严、无下劣空间可见，除了沙门乔达摩外，比容色，在这群群众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安额葛学生婆罗门是是读诵者、持咒者、三吠陀的语汇、仪轨、音韵论、语源论、古传说为第五的通晓者；是圣句的通晓者、懂文法者、在世间论与大丈夫相上的无欠缺者，我是（他）经典的教导者，安额葛学生婆罗门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我了知（他的）父母，如果安额葛学生婆罗门杀生、未给予而取、诱拐人妻、说虚妄、饮酒，先生们！现在，在这里，容色将作什么呢？经典呢？出生呢？先生们！从这里，婆罗门是持戒者、戒增长者、具备戒增长；是贤智的、有智慧的、第一或第二个举起献祭的杓子者，先生们！婆罗门们安立（一位）婆罗门具备这二支，当正确说时，他能说：‘我是婆罗门。’而不会来到妄语。”

戒、慧的谈说

“婆罗门！但，可能舍置这二支中的一支后，令婆罗门们安立（一位）婆罗门具备一支，当正确说时，他能说：‘我是婆罗门。’而不会来到妄语吗？”

“不，乔达摩先生！慧被戒洁净，戒被慧洁净，戒所在之处有慧，慧所在之处有戒，持戒者有慧，有慧者有戒，又，有戒与慧者在世间中被说为第一，乔达摩先生！犹如以手洗净手，以脚洗净脚，同样的，乔达摩先生！慧被戒洁净，戒被慧洁净，戒所在之处有慧，慧所在之处有戒，持戒者有慧，有慧者有戒，又，有戒与慧者在世间中被说为第一。”

“正是这样，婆罗门！正是这样，婆罗门！婆罗门！慧被戒洁净，戒被慧洁净，戒所在之处有慧，慧所在之处有戒，持戒者有慧，有慧者有戒，又，有戒与慧者在世间中被说为第一，婆罗门！犹如以手洗净手，以脚洗净脚，同样的，婆罗门！慧被戒洁净，戒被慧洁净，戒所在之处有慧，慧所在之处有戒，持戒者有慧，有慧者有戒，又，有戒与慧者在世间中被说为第一。

但，婆罗门！什么是那个戒呢？什么是那个慧呢？”

“乔达摩先生！在这个道理上，我们有的，最高就那么多了，如果乔达摩尊师能说明这所说的义理，那就好了！”

“那样的话，婆罗门！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先生！”犬杖婆罗门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婆罗门！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

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出现于世间，……（中略）（在简略中应该如同 190-212（译者按：此指 DN.2“更胜妙的沙门果”段落）使之详细）婆罗门！这样，比丘是戒具足者。婆罗门！这那个戒。……（中略）进入后住于初禅……（中略）第二禅……（中略）第三禅……（中略）进入后住于第四禅……（中略）他使心转向智与见，这也是以慧，……（中略）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这也是以慧，婆罗门！这是那个慧。”

犬杖-作为优婆塞的陈述

当这么说时，犬杖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乔达摩先生！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我归依这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请乔达摩尊师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明天我的饮食（供养）。”

世尊以沉默同意了。

那时，犬杖婆罗门知道世尊同意了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那时，那夜过后，犬杖婆罗门在自己的住处准备胜妙的硬食与软食后，时候到时通知世尊：

“乔达摩先生！时候已到，饮食已（准备）完成。”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与比丘僧团一起去犬杖婆罗门的住处。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时，犬杖婆罗门亲手以胜妙的硬食与软食款待与满足以佛陀为上首的比丘僧团。

那时，世尊食用完毕手离钵时，犬杖婆罗门取某个低矮坐具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犬杖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当在群众中时，如果我起座问讯乔达摩尊师，以那样，那群群众会轻蔑我，如果那群群众轻蔑者，他的名声会减损，又，凡他的名声减损者，他的财富也会减损：我们的财富是通过名望而获得的。乔达摩先生！当在群众中时，如果我合掌，请乔达摩尊师忆持那是我的起座迎接，乔达摩先生！当在群众中时，如果我解开头巾，请乔达摩尊师忆持那是我的以头问讯，乔达摩先生！当在车上时，如果我下车问讯乔达摩尊师，以那样，那群群众会轻蔑我，如果那群群众轻蔑者，他的名声会减损，又，凡他的名声减损者，他的财富也会减损：我们的财富是通过名望而获得的。乔达摩先生！当在车上时，如果我把刺棒举起来，请乔达摩尊师忆持那是我的下车，乔达摩先生！当在车上时，如果我把伞盖降下来，请乔达摩尊师忆持那是我的以头问讯。”

那时，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犬杖婆罗门，使之欢喜后，起座离开。

犬杖经第四终了。

5、古得旦得经

柯奴玛得的婆罗门、屋主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与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在摩揭陀进行游行，抵达名叫柯奴玛得的摩揭陀人婆罗门村落，在那里，世尊住在柯奴玛得的芒果树苗圃中。

当时，古得旦得婆罗门住在柯奴玛得，（该地）人口增盛繁荣，有草、薪木与水，有谷物，适合国王使用，是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毗娑罗王施与他的、王室礼物的、净施的（地方）。

当时，有一个大牲祭已为古得旦得婆罗门准备好了：七百头公牛、七百头小公牛、七百头小母牛、七百头山羊、七百头公羊为了牲祭已被带到祭坛的诸柱子。

柯奴玛得的婆罗门、屋主们听闻：

“先生！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在摩揭陀进行游行，已到达柯奴玛得，住在柯奴玛得的芒果树苗圃中，又，那位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他以证智自作证后，为这天、魔、梵的世界；沙门、婆罗门的世代；诸天、人宣说，他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他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见到像那样的阿罗汉，那就好了！”

那时，柯奴玛得的婆罗门、屋主们从柯奴玛得出来后，一群追随一群，前往芒果树苗圃。

当时，古得旦得婆罗门进入高楼的上层午睡。古得旦得婆罗门看见柯奴玛得的婆罗门、屋主们从柯奴玛得出来后，一群追随一群，前往芒果树苗圃。看见后，召唤守护员：

“守护员先生！为何柯奴玛得的婆罗门、屋主们从柯奴玛得出来后，一群追随一群，前往芒果树苗圃呢？”

“先生！有位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在摩揭陀进行游行，已到达柯奴玛得，住在芒果树苗圃中，又，那位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他们为了见那位乔达摩尊师而前往。”

那时，古得旦得婆罗门这么想：

“这被我听闻：‘沙门乔达摩知道三种牲祭执行的十六个资助。’而我不知道三种牲祭执行的十六个资助，我想要祭大牲祭，让我去见沙门乔达摩后，问三种牲祭执行的十六个资助。”

那时，古得旦得婆罗门召唤守护员：

“那样的话，守护员先生！去见柯奴玛得的婆罗门、屋主们，抵达后，请你对柯奴玛得的婆罗门、屋主们这么说：‘先生！古得旦得婆罗门这么说：“尊师们！请等一下，古得旦得婆罗门也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

“是的，先生!”那位守护员回答古得旦得婆罗门后，去见柯奴玛得的婆罗门、屋主们。抵达后，对柯奴玛得的婆罗门、屋主们这么说：

“先生！古得旦得婆罗门这么说：‘尊师们！请等一下，古得旦得婆罗门也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

古得旦得的种种谈说

当时，好几百位住在柯奴玛得的婆罗门：“我们将参与古得旦得婆罗门的大牲祭。”那些婆罗门听闻：“古得旦得婆罗门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那时，那些婆罗门去见古得旦得婆罗门。

抵达后，对古得旦得婆罗门这么说：“是真的吗？古得旦得尊师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

“是的，先生们！我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

“古得旦得尊师！不要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古得旦得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如果古得旦得尊师将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古得旦得先生的名声将会减损，沙门乔达摩的名声将会增加，凡古得旦得先生的名声将会减损，沙门乔达摩的名声将会增加者，以这个理由，古得旦得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而是沙门乔达摩值得为了见古得旦得尊师而前来。

古得旦得尊师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凡古得旦得尊师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者，以这个理由，古得旦得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而是沙门乔达摩值得为了见古得旦得尊师而前来。

古得旦得尊师是富有者、大富者、大财富者、多财产资具者、多金银者，……（中略）。

古得旦得尊师是是读诵者、持咒者、三吠陀的语汇、仪轨、音韵论、语源论、古传说为第五的通晓者；是圣句的通晓者、懂文法者、在世间论与大丈夫相上的无欠缺者，……（中略）。

古得旦得尊师是英俊的、好看的、端正的、具备最美的容色，有梵天的容色、梵天的威严、无下劣空间可见，……（中略）。

古得旦得尊师是持戒者、戒增长者、具备戒增长，……（中略）。

古得旦得尊师是善言语者、善做言说事者、具备优雅言语者、道理清晰玲珑的教授者，……（中略）。

古得旦得尊师是许多老师与老师的老师，教导三百位学生婆罗门咒语，又，许多各方、各地希求经典、想学习经典的学生婆罗门来到古得旦得先生面前，……（中略）。

古得旦得尊师已衰老、已年老、高龄、年迈、已到了老人期，但，沙门乔达摩既年轻且出家资浅，……（中略）。

古得旦得尊师是摩揭陀斯尼耶频毗沙罗王的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者，……（中略）。

古得旦得尊师是玻科勒沙低婆罗门的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者，……（中略）。

古得旦得尊师住在柯奴玛得，（该地）人口增盛繁荣，有草、薪木与水，有谷物，适合国王使用，是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毗娑罗王施与他的、王室礼物的、净施的（地方），凡古得旦得尊师住在柯奴玛得，（该

地）人口增盛繁荣，有草、薪木与水，有谷物，适合国王使用，是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毗娑罗王施与他的、王室礼物的、净施的（地方）者，以这个理由，古得旦得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而是沙门乔达摩值得为了见古得旦得尊师而前来。”

佛陀的种种谈说

当这么说时，古得旦得婆罗门对那些婆罗门这么说：

“那样的话，先生们！请你们也听我的：我们正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而非沙门乔达摩值得为了见我们而前来。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凡沙门乔达摩确实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者，以这个理由，那位乔达摩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我们而前来，然而，我们正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放弃大亲属众后出家，……（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放弃在地窖与楼上很多金条与金币后出家，……（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年轻的，黑发的青年，具备青春的幸福，在人生之初期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在父母不欲、泪满面、哭泣着时，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英俊的、好看的、端正的、具备最美的容色，有梵天的容色、梵天的威严、无下劣空间可见，……（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持戒者、圣戒者、善戒者、具备善戒，……（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善言语者、善做言说事者、具备优雅言语者、道理清晰玲珑的教授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许多老师与老师的老师，……（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灭尽欲贪者、离浮躁浅薄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业论者、（有）作业论者、对无恶婆罗门人们的尊敬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高贵族姓、纯刹帝利族姓出家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富有、大富、大财富族姓出家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越过国家、越过地方而来的问题之被询问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被好几千天神生类归依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具备三十二大丈夫相，……（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欢迎你来、和善亲切、喜悦、不皱眉

头、口齿清晰、先说话的说话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四众的恭敬、敬重、尊重、礼敬、崇敬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被许多天神与人们净信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当住在村落或城镇时，非人不在该村落或城镇中迫害，……（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团体的领导者，群众的老师，被说为各个宗派始祖的最高者，又，先生们！那些沙门、婆罗门的名声以这样或那样而得，沙门乔达摩的名声不这样而得，然而，沙门乔达摩的名声以无上明与行具足而得，……（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被摩揭陀国斯尼耶频毗娑罗王与其儿子、妻子、群众、随从生类归依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被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与其儿子、妻子、群众、随从生类归依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被玻科勒沙低婆罗门与其儿子、妻子、群众、随从生类归依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摩揭陀斯尼耶频毗沙罗王的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的恭敬、尊重、尊敬、礼拜、崇拜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是玻科勒沙低婆罗门的恭敬、尊重、尊

敬、礼拜、崇拜者，……（中略）。

先生们！沙门乔达摩确实已到达柯奴玛得，住在柯奴玛得的芒果树苗圃中，又，先生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来到我们的村落土地者，他们是我们的客人，客人应该被恭敬、应该被尊重、应该被尊敬、应该被礼拜、应该被崇拜，先生们！凡沙门乔达摩确实已到达柯奴玛得，住在柯奴玛得的芒果树苗圃中者，沙门乔达摩是我们的客人，客人应该被恭敬、应该被尊重、应该被尊敬、应该被礼拜、应该被崇拜，以这个理由，那位乔达摩尊师不值得为了见我们而前来，然而，我们正值得为了见沙门乔达摩而前往。先生们！我对那位沙门乔达摩的称赞只学得那么一些，但那位沙门乔达摩非只有这样的称赞，因为，那位沙门乔达摩有无量的称赞。”

当这么说时，那些婆罗门对古得旦得婆罗门这么说：

“由于古得旦得尊师称赞沙门乔达摩，即使那位沙门乔达摩住在一百由旬处，也足以令有信的善男子为了见那位沙门乔达摩自己背着背包前往。”

“那样的话，先生们！我们全部为了见那位沙门乔达摩而前往。”

那时，古得旦得婆罗门与大婆罗门群众一起往芒果树苗圃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柯奴玛得的婆罗门、屋主们一些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一些与世尊相互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一些向世尊合掌鞠躬后，在一旁坐下；一些告知姓名后，在一旁坐下；一些默默地在一旁坐下。

在一旁坐好后，古得旦得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这被我听闻：‘沙门乔达摩知道三种牲祭执行的十六个资助。’而我不知道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我想要祭大牲祭，请乔达摩尊师教导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那就好了！”

“那样的话，婆罗门！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先生!”古得旦得婆罗门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婆罗门！从前，有一位名叫大征服的国王，是富有者、大富者、大财富者、多金银者、多财产资具者、多财谷者、家中藏库与谷仓充满者，婆罗门！那时，大征服国王在独处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属于人的广大财富已被我获得，我征服大片土地圆周后而住，让我祭大牲祭，这会对我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婆罗门！那时，大征服国王召唤祭司婆罗门后这么说：‘婆罗门！这里，我在独处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属人的广大财富已被我获得，我征服大片土地圆周后而住，让我祭大牲祭，这会对我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婆罗门！我想要祭大牲祭，请尊师教诫我，则对我会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婆罗门！当这么说时，祭司婆罗门对大征服国王这么说：‘国王尊师的国土看得见有刺的、有压迫的村落掠夺者，看得见城镇掠夺者，看得见城市掠夺者，看得见道路掠夺者，国王尊师在国土有刺的、有压迫的之下升高供祭租税，因为那样，国王尊师会是不尽义务者，如果国王尊师这么想：“我将以杀害，或以捕捉，或以没收，或以呵责，或以放逐除去贼难。”这样，这贼难的根绝是不完全的，将有那些从杀

害中的幸存者，他们之后将加害国王的国土，但，由于这个安排，这样，这贼难的根绝是完全的：国王尊师！那么，凡在国王尊师的国土中能够耕作与畜牧者，请国王尊师给他们种子与食物，凡在国王尊师的国土中能够买卖者，请国王尊师给他们资金，凡在国王尊师的国土中能够为国王做事者，请国王尊师安排他们食物与工资，则那些热衷自己职业的人将不加害，而将有国王的大财蓄积，国土在安稳状态，无刺的、无压迫的，人们将住于喜悦、欣喜、抱着儿子跳舞、家不闭户。’

‘是的，先生!’婆罗门！大征服国王回答祭司婆罗门后，凡在国王的国土中能够耕作与畜牧者，大征服国王尊师给他们资金，凡在国王的国土中能够耕作与畜牧者，大征服国王尊师给他们种子与食物，凡在国王的国土中能够买卖者，大征服国王尊师给他们资金，凡在国王的国土中能够为国王做事者，大征服国王尊师安排他们食物与工资，那些热衷自己职业的人不加害，而有国王的大财蓄积，国土在安稳状态，无刺的、无压迫的，人们住于喜悦、欣喜、抱着儿子跳舞、家不闭户。

婆罗门！那时，大征服国王召唤祭司婆罗门后这么说：‘遵师（说）的贼难已被我除去，由于尊师的安排，有我的大财蓄积，国土在安稳状态，无刺的、无压迫的，人们住于喜悦、欣喜、抱着儿子跳舞、家不闭户。婆罗门！我想要祭大牲祭，请尊师教诫我，则对我会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四个资助

‘那样的话，国王尊师！凡在国王尊师国土中的市镇与地方依靠的刹帝利，请国王尊师召唤他们：“先生们！我想要祭大牲祭，请尊师们允许我，那对我会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凡在国王尊师国土中市镇与地方的大臣与侍臣，……（中略）凡在国王尊师国土中市镇与地方大财富的婆罗门，……（中略）凡在国王尊师国土中市镇与地方富有的屋主，请国王尊师召唤他们：“先生们！我想要祭大牲祭，请尊师们允许我，那对我会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是的，先生！’婆罗门！大征服国王回答祭司婆罗门后，凡在国王尊师国土中的市镇与地方依靠的刹帝利，国王尊师召唤他们：‘先生们！我想要祭大牲祭，请尊师们允许我，那对我会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国王尊师！请祭牲祭，大王！是牲祭的时机。’

凡在国王尊师国土中市镇与地方的大臣与侍臣，……（中略）凡在国王尊师国土中市镇与地方大财富的婆罗门，……（中略）凡在国王尊师国土中市镇与地方富有的屋主，国王尊师召唤他们：‘先生们！我想要祭大牲祭，请尊师们允许我，那对我会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国王尊师！请祭牲祭，大王！是牲祭的时机。’

像这样，这四个同意群就是那个牲祭的资助。

八个资助

大征服国王具备八支：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是英俊的、好看的、端正的、具备最美的容色，有梵天的容色、梵天的威严、无下劣

空间可见；是富有者、大富者、大财富者、多金银者、多财产资具者、多财谷者、家中藏库与谷仓充满者； 是有力量者、具备忠贞的、受教诫矫正的四种军，确实能够在敌人中有名声的；是有信的施与者、施主，对沙门、婆罗门、贫民、旅人、流浪者、乞丐不关闭大门者，作福的涌泉者；是对那些应该听闻的多闻者，知道那些所说的道理：‘这是这个所说的道理，这是这（那）个所说的道理。’是贤智者、聪明者、有智慧者、有能力思惟过去、未来、现在道理者，大征服国王具备这八支，像这样，这八支就是那个牲祭的资助。

四个资助

祭司婆罗门具备四支：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是读诵者、持咒者、三吠陀的语汇、仪轨、音韵论、语源论、古传说为第五的通晓者；是圣句的通晓者、懂文法者、在世间论与大丈夫相上的无欠缺者；是持戒者、戒增长者、具备戒增长；是贤智的、有智慧的、第一或第二个举起献祭的杓子者，祭司婆罗门具备这四支，像这样，这四支就是那个牲祭的资助。

三种

婆罗门！那时，祭司婆罗门就在牲祭前教导大征服国王三种：‘当国王尊师想要祭大牲祭时，可能有任何的后悔：“我的大财富聚集将减少。”国王尊师不应该作这样的后悔。当国王尊师祭着大牲祭时，可能有任何的后悔：“我的大财富聚集减少了。”国王尊师不应该作这样的后悔。当国王尊师已祭大牲祭时，可能有任何的后悔：“我的大财富聚

集已减少了。”国王尊师不应该作这样的后悔。’婆罗门！这是祭司婆罗门就在牲祭前教导大征服国王的三种。

十相

婆罗门！那时，祭司婆罗门就在牲祭前以十相排除大征服国王对参与者的后悔：‘尊师！杀生者与离杀生者都将来到牲祭，在那里，凡杀生者，依那样就成为他们的，在那里，凡离杀生者，关于（为了）他们，请尊师祭祀，请尊师坚持，请尊师喜悦，请尊师使内心净信。尊师！未给予而取者与离未给予而取者都将来到牲祭，……（中略）邪淫者与离邪淫者……妄语者与离妄语者……离间语者与离离间语者……粗恶语者与离粗恶语者……杂秽语者与离杂秽语者……贪婪者与不贪婪者……瞋心者与无瞋心者……邪见者与正见者……在那里，凡邪见者，依那样就成为他们的，在那里，凡正见者，关于他们，请尊师祭祀，请尊师坚持，请尊师喜悦，请尊师使内心净信。’婆罗门！这是祭司婆罗门就在牲祭前以十相排除大征服国王对参与者的后悔。

十六相

婆罗门！那时，祭司婆罗门以十六相开示、劝导、鼓励祭着大牲祭的大征服国王的心，使之欢喜：‘当国王尊师祭着大牲祭时，可能有任何的言说者：“大征服国王祭大牲祭，没召唤那市镇与地方依靠的刹帝利，国王尊师像这样就祭大牲祭。”这么说国王尊师者没有合法性，国王尊师召唤过市镇与地方依靠的刹帝利，以此，请国王尊师知道此：请尊师祭祀，请尊师坚持，请尊师喜悦，请尊师使内心净信。

当国王尊师祭着大牲祭时，可能有任何的言说者：“大征服国王祭

大牲祭，没召唤那市镇与地方的大臣与侍臣，……（中略）市镇与地方大财富的婆罗门……（中略）市镇与地方富有的屋主，国王尊师像这样就祭大牲祭。”这么说国王尊师者没有合法性，国王尊师召唤过市镇与地方富有的屋主，以此，请国王尊师知道此：请尊师祭祀，请尊师坚持，请尊师喜悦，请尊师使内心净信。

当国王尊师祭着大牲祭时，可能有任何的言说者：“大征服国王祭大牲祭，非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国王尊师像这样就祭大牲祭。”这么说国王尊师者没有合法性，国王尊师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以此，请国王尊师知道此：请尊师祭祀，请尊师坚持，请尊师喜悦，请尊师使内心净信。

当国王尊师祭着大牲祭时，可能有任何的言说者：“大征服国王祭大牲祭，不是英俊的、好看的、端正的、具备最美的容色，有梵天的容色、梵天的威严、无下劣空间可见，……（中略）不是富有者、大富者、大财富者、多金银者、多财产资具者、多财谷者、家中藏库与谷仓充满者，……（中略）不是有力量者、具备忠贞的、受教诫矫正的四种军，确实能够在敌人中有名声的，……（中略）不是有信的施与者、施主，对沙门、婆罗门、贫民、旅人、流浪者、乞丐不关闭大门者，作福的涌泉者，……（中略）不是对那些应该听闻的多闻者，知道那些所说的道理：‘这是这个所说的道理，这是这（那）个所说的道理。’……（中略）不是贤智者、聪明者、有智慧者、有能力思惟过

去、未来、现在道理者，国王尊师像这样就祭大牲祭。”这么说国王尊师者没有合法性，国王尊师是贤智者、聪明者、有智慧者、有能力思惟过去、未来、现在道理者，以此，请国王尊师知道此：请尊师祭祀，请尊师坚持，请尊师喜悦，请尊师使内心净信。

当国王尊师祭着大牲祭时，可能有任何的言说者：“大征服国王祭大牲祭，但祭司婆罗门非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国王尊师像这样就祭大牲祭。”这么说国王尊师者没有合法性，国王尊师的祭司婆罗门从母亲与父亲两方都是好的出身，直到祖父七代血统清净，血统论是没混乱的、无可责难的，以此，请国王尊师知道此：请尊师祭祀，请尊师坚持，请尊师喜悦，请尊师使内心净信。

当国王尊师祭着大牲祭时，可能有任何的言说者：“大征服国王祭大牲祭，但祭司婆罗门不是读诵者、持咒者、三吠陀的语汇、仪轨、音韵论、语源论、古传说为第五的通晓者，……（中略）不是圣句的通晓者、懂文法者、在世间论与大丈夫相上的无欠缺者，……（中略）不是持戒者、戒增长者、具备戒增长，……（中略）不是贤智的、有智慧的、第一或第二个举起献祭的杓子者，国王尊师像这样就祭大牲祭。”这么说国王尊师者没有合法性，国王尊师的祭司婆罗门是贤智的、有智慧的、第一或第二个举起献祭的杓子者，以此，请国王尊师知道此：请尊师祭祀，请尊师坚持，请尊师喜悦，请尊师使内心净信。

婆罗门！祭司婆罗门以这十六相开示、劝导、鼓励祭着大牲祭的大征服国王的心，使之欢喜。

婆罗门！在这个牲祭中，既没牛被杀，也没山羊与羊被杀，没鸡与猪被杀，没种种的生类来到杀害，没树木为了绑牺牲畜被切断，没吉祥草为了牲祭的草座被割，凡是‘奴隶’或‘仆人’或‘工人’者，他们不被棒杖威胁，不被害怕威胁，不泪流满面、哭泣地作准备，那时，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他们不做他们不想做的，凡想要的，他做；凡不想要的，他不做，那牲祭以酥、油、生酥、酪、蜂蜜、糖蜜进行而完成。

婆罗门！那时，市镇与地方依靠的刹帝利、市镇与地方的大臣与侍臣、市镇与地方大财富的婆罗门、市镇与地方富有的屋主取了许多自己的财产来见大征服国王后，这么说：‘陛下！这许多自己的财产是为陛下持来，请陛下接受。’

‘先生们！我的这许多自己的财产已被如法、强力地准备足够，那是你们的，请你们从这里拿走更多的。’

他们被国王拒绝，离开到一旁这么商量：‘如果我们再运这些自己的财产回自己的家，这对我们是不适当的，大征服国王祭大牲祭，来吧，让我们跟随献供者献供。’

婆罗门！那时，市镇与地方依靠的刹帝利在牲祭场所的东方设立施物，市镇与地方的大臣与侍臣在牲祭场所的南方设立施物，市镇与地方大财富的婆罗门在牲祭场所的西方设立施物，市镇与地方富有的屋主在牲祭场所的北方设立施物。

婆罗门！在这些牲祭中，也既没牛被杀，也没山羊与羊被杀，没鸡与猪被杀，没种种的生类来到杀害，没树木为了绑牺牲畜被切断，

没吉祥草为了牲祭的草座被割，凡是‘奴隶’或‘仆人’或‘工人’者，他们不被棒杖威胁，不被害怕威胁，不泪流满面、哭泣地作准备，那时，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他们不做他们不想做的，凡想要的，他做；凡不想要的，他不做，那牲祭以酥、油、生酥、酪、蜂蜜、糖蜜进行而完成。

像这样，四个同意群以及大征服国王具备八支、祭司婆罗门具备四支、三种，婆罗门！这被称为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

当这么说时，那些婆罗门成为吵杂、高声、大声的：“啊！（这么好的）牲祭，啊！（这么好的）牲祭的执行。”而古得旦得婆罗门变得沉默地坐着。

那时，那些婆罗门对古得旦得婆罗门这么说：“古得旦得尊师怎么不大大地随喜沙门乔达摩已善说的善说呢？”

“先生们！我非不大大地随喜沙门乔达摩已善说的善说，凡如果不大大地随喜沙门乔达摩已善说的善说者，他的头会裂开，但，先生们！我这么想：‘沙门乔达摩不这么说：“我听说这样。”或“那应该是这样。”’然而，沙门乔达摩就这样说：‘那是这样；那是像这样。’先生们！我这么想：‘沙门乔达摩必定是那时牲祭主人的大征服国王或那个牲祭的司祭者祭司婆罗门。’乔达摩尊师证知祭或司祭这样的牲祭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吗？”

“婆罗门！我证知祭或司祭这样的牲祭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我那时是那个牲祭的司祭者祭司婆罗门。”

经常性施物-随家牲祭

“乔达摩先生！有其他牲祭比这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吗？”

“婆罗门！有其他牲祭比这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

“乔达摩先生！什么是其他牲祭比这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呢？”

“婆罗门！凡那些随家牲祭的经常性施物被施与持戒的出家人者，婆罗门！这种牲祭比这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

“乔达摩先生！什么因、什么缘，依此而那随家牲祭的经常性施物比这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呢？”

“婆罗门！像这样的牲祭，阿罗汉或到达阿罗汉到者不前往，那是什么缘因呢？婆罗门！因为，在那里，棒杖的殴打、扼住脖子被看见，因此，像这样的牲祭，阿罗汉或到达阿罗汉到者不前往，婆罗门！但，凡那些随家牲祭的经常性施物被施与持戒的出家人者，婆罗门！像这样的牲祭，阿罗汉或到达阿罗汉到者前往，那是什么缘因呢？婆罗门！因为，在那里，棒杖的殴打、扼住脖子没被看见，因此，像这样的牲祭，阿罗汉或到达阿罗汉到者前往，婆罗门！这个因、这个缘，依此而那随家牲祭的经常性施物比这三种牲祭执行的十六个资助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

“乔达摩先生！还有其他牲祭比这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

比这随家牲祭的经常性施物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吗？”

“婆罗门！有其他牲祭比这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比这随家牲祭的经常性施物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

“乔达摩先生！什么是其他牲祭比这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比这随家牲祭的经常性施物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呢？”

“婆罗门！凡为四方僧团造住处者，婆罗门！这种牲祭比这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比这随家牲祭的经常性施物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

“乔达摩先生！还有其他牲祭比这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比这随家牲祭的经常性施物、比住处的施与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吗？”

“婆罗门！有其他牲祭比这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比这随家牲祭的经常性施物、比住处的施与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

“乔达摩先生！什么是其他牲祭比这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比这随家牲祭的经常性施物、比住处的施与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呢？”

“婆罗门！凡以明净心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团者，婆罗门！这种牲祭比这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比这随家牲祭的经常性施物、比住处的施与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

“乔达摩先生！还有其他牲祭比这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比这随家牲祭的经常性施物、比住处的施与、比归依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吗？”

“婆罗门！有其他牲祭比这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比这随家牲祭的经常性施物、比住处的施与、比归依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

“乔达摩先生！什么是其他牲祭比这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比这随家牲祭的经常性施物、比住处的施与、比归依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呢？”

“婆罗门！凡以明净心受持学处：戒绝杀生，戒绝未给予而取，戒绝邪淫，戒绝妄语，戒绝谷酒、果酒、酒放逸处者，婆罗门！这种牲祭比这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比这随家牲祭的经常性施物、比住处的施与、比归依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

“乔达摩先生！还有其他牲祭比这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比这随家牲祭的经常性施物、比住处的施与、比归依、比学处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吗？”

“婆罗门！有其他牲祭比这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比这随家牲祭的经常性施物、比住处的施与、比归依、比学处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

“乔达摩先生！什么是其他牲祭比这三种牲祭执行与十六个资助、比这随家牲祭的经常性施物、比住处的施与、比归依、比学处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呢？”

“婆罗门！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出现于世间，……（中略）（在简略中应该如同 190-212（译者按：此指 DN.2 “更胜妙的沙门果”段落）使之详细）婆罗门！这样，比丘是戒具足者。……（中略）进入后住于初禅，婆罗门！这种牲祭比最前面的牲祭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中略）第二禅……（中略）第三禅……（中略）进入后住于第四禅，婆罗门！这种牲祭比最前面的牲祭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他使心转向智与见，……（中略）婆罗门！这种牲祭比最前面的牲祭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婆罗门！这种牲祭比最前面的牲祭较少烦恼、较少劳力而有较大果、大效益。婆罗门！没有其他牲祭的执行比这种牲祭的执行更优胜或胜妙的了。”

古得旦得-作为优婆塞的陈述

当这么说时，古得旦得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乔达摩先生以种种法门说明。我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乔达摩先生！我释放这七百头公牛、七百头小公牛、七百头小母牛、七百头山羊、七百头公羊给与活命，让它们吃新鲜的草，让它们喝凉水，让它们吹它们的凉风。”

入流果的作证

那时，世尊对古得旦得婆罗门说次第说，即：布施说、戒说、天界说；说明欲的过患、卑下、杂染，出离的效益。当世尊了知古得旦得婆罗门有顺从心、柔软心、离盖心、高扬心、净信心时，那时，他说明诸佛最胜的说法：苦、集、灭、道，犹如清净、已离污染的衣服完全领受染色。同样的，就在那座位上古得旦得婆罗门的远尘、离垢之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都是灭法。”

那时，古得旦得婆罗门已见法、已获得法、已知法、已深入法，脱离疑惑、离迷惑，得无畏，在大师教说上不缘于他，对世尊这么说：“乔达摩先生！请乔达摩尊师与比丘僧团同意今日的饮食（供养）。”世尊以沉默同意了。

那时，古得旦得婆罗门知道世尊同意了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

那时，那夜过后，古得旦得婆罗门在自己的牲祭处准备胜妙的硬食与软食后，时候到时通知世尊：

“乔达摩先生！时候已到，饮食已（准备）完成。”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与比丘僧团一起去古得旦得婆罗门的牲祭处。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时，古得旦得婆罗门亲手以胜妙的硬食与软食款待与满足以佛陀为上首的比丘僧团。

那时，世尊食用完毕手离钵时，古得旦得婆罗门取某个低矮坐具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古得

旦得婆罗门，使之欢喜，接着起座离开。

古得旦得经第五终了。

6、摩诃里经

婆罗门使者的事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离大林重阁讲堂。

当时，众多憍萨罗国的婆罗门使者与摩揭陀国的婆罗门使者以某些必须作的事住在毗舍离。那些憍萨罗国的婆罗门使者与摩揭陀国的婆罗门使者听闻：

“先生！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住在毗舍离大林重阁讲堂，又，那位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他以证智自作证后，为这天、魔、梵的世界；沙门、婆罗门的世代；诸天、人宣说，他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他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见到像那样的阿罗汉，那就好了！”

那时，那些憍萨罗国的婆罗门使者与摩揭陀国的婆罗门使者去大林重阁讲堂。而当时，尊者那提迦为世尊的侍者。那时，那些憍萨罗国的婆罗门使者与摩揭陀国的婆罗门使者去见尊者那提迦。抵达后，对尊者那提迦这么说：

“那提迦先生！那位乔达摩尊师现在住在哪里呢？我们想要见那

位乔达摩尊师。”

“朋友们！这不是见世尊的时机，世尊在静坐禅修。”

那时，那些憍萨罗国的婆罗门使者与摩揭陀国的婆罗门使者就在那里坐在一旁（说）：

“见到那位乔达摩尊师后，我们才要走。”

离车族人欧德达与一大群离车群众一起也来大林重阁讲堂见尊者那提迦。抵达后，向尊者那提迦问讯，接着站在一旁。在一旁站好后，离车人欧德达对尊者那提迦这么说：

“那提迦大德！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现在住在哪里呢？我们想要见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

“摩诃里！这不是见世尊的时机，世尊在静坐禅修。”

离车族人欧德达就在那里坐在一旁（说）：

“见到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后，我才要走。”

那时，狮子沙弥去见尊者那提迦。抵达后，向尊者那提迦问讯，接着站在一旁。在一旁站好后，狮子沙弥对尊者那提迦这么说：

“迦叶大德！这些众多的憍萨罗国的婆罗门使者与摩揭陀国的婆罗门使者为了见世尊来这里，离车族人欧德达与一大群离车群众一起也为了见世尊来这里，迦叶大德！令这些人得见世尊，那就好了！”

“那样的话，狮子！就请你通知世尊。”

“是的，大德！”狮子沙弥回答尊者那提迦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站在一旁。在一旁站好后，狮子沙弥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些众多的憍萨罗国的婆罗门使者与摩揭陀国的婆罗门

使者为了见世尊来这里，离车族人欧德达与一大群离车群众一起也为了见世尊来这里，大德！令这些人得见世尊，那就好了！”

“那样的话，狮子！请你在住处的影子处设置座位。”

“是的，大德！”狮子沙弥回答世尊后，在住处的影子处设置座位。

那时，世尊走出住处，在住处影子处设置的座位坐下。

那时，那些众多的憍萨罗国的婆罗门使者与摩揭陀国的婆罗门使者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离车族人欧德达与一大群离车群众一起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

在一旁坐好后，离车族人欧德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前几天，离车人之子善星来见我，抵达后，对我这么说：‘摩诃里！从我依止世尊住以来近三年了，我看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色，但没听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大德！存在离车人之子善星没听见的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或者不存在呢？”

修习一边之定

“摩诃里！存在离车人之子善星没听见的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非不存在。”

“大德！什么因、什么缘而存在离车人之子善星没听见的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非不存在呢？”

“摩诃里！这里，有比丘为了看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色而向东方修习一边之定，但非为了听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

欲、贪染的声音，当他为了看见天界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色而向东方修习一边之定，但非为了听见天界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时，他看见在东方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色，但没听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那是什么原因呢？摩诃里！当比丘为了看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色而向东方修习一边之定，但非为了听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时，这确实是这样。

再者，摩诃里！这里，有比丘为了看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色而向南方……（中略）向西方……（中略）向北方……（中略）上、下、横向修习一边之定，但非为了听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当他为了看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色而上、下、横向修习一边之定，但非为了听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时，他看见上、下、横向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色，但没听见天界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那是什么原因呢？摩诃里！当比丘为了看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色而上、下、横向修习一边之定，但非为了听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时，这确实是这样。

摩诃里！这里，有比丘为了听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而向东方修习一边之定，但非为了看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色，当他为了听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而向东方修习一边之定，但非为了看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色时，他听见在东方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但

没看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色，那是什么原因呢？摩诃里！当比丘为了听见天界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而向东方修习一边之定，但非为了看见天界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色时，这确实是这样。

再者，摩诃里！这里，有比丘为了听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而向南方……（中略）向西方……（中略）向北方……（中略）上、下、横向修习一边之定，但非为了看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色，当他为了听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而上、下、横向修习一边之定，但非为了看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色时，他听见上、下、横向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但没看见天界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色，那是什么原因呢？摩诃里！当比丘为了听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而上、下、横向修习一边之定，但非为了看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色时，这确实是这样。

摩诃里！这里，有比丘为了看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色，也为了听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而向东方修习两边之定，当他为了看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色，也为了听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而向东方修习两边之定时，他看见天界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声色，也听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那是什么原因呢？摩诃里！当比丘为了看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色，也为了听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而向东方修习两边之定时，这确实是

这样。

再者，摩诃里！这里，有比丘为了看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色，也为了听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而向南方……（中略）向西方……（中略）向北方……（中略）上、下、横向修习两边之定，当他为了看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色，也为了听见天界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而上、下、横向修习两边之定时，他看见上、下、横向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色，也听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那是什么原因呢？摩诃里！当比丘为了看见天界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色，也为了听见天界可爱样子、伴随着欲、贪染的声音上、下、横向修习两边之定时，这确实是这样。”

“大德！比丘们是为了这些定修习的作证之原因而跟随世尊修梵行的吗？”

“不，摩诃里！比丘们不是为了这些定修习的作证之原因而跟随我修梵行的，摩诃里！有其他更上与更胜妙的法，比丘们是为了这些的作证之原因而跟随我修梵行的。”

四种圣者之果

“大德！比丘们是为了哪些更上与更胜妙的法的作证之原因而跟随世尊修梵行的呢？”

“摩诃里！这里，比丘以三结的灭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这是更上与更胜妙的法，比丘们是为了这些的作证之原因而跟随我修梵行的。

再者，摩诃里！比丘以三结的灭尽，以贪、瞋、痴薄，为一来者，只来此世一回后，得到苦的结束，这是更上与更胜妙的法，比丘们是为了这些的作证之原因而跟随我修梵行的。

再者，摩诃里！比丘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槃，为不从彼世转回者，这是更上与更胜妙的法，比丘们是为了这些的作证之原因而跟随我修梵行的。

再者，摩诃里！比丘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这是更上与更胜妙的法，比丘们是为了这些的作证之原因而跟随我修梵行的。

摩诃里！这些是更上与更胜妙的法，比丘们是为了这些的作证之原因而跟随我修梵行的。”

八支圣道

“大德！但，为了这些法的作证，有道、有道迹吗？”

“摩诃里！为了这些法的作证，有道、有道迹。”

“大德！但，为了这些法的作证，什么是道、什么是道迹呢？”

“就是这八支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摩诃里！为了这些法的作证，这是道、这是道迹。

二位出家者的事

摩诃里！这里，有一次，我住在在拘睒弥城瞿师罗园，那时，有两位出家者：游行者目地亚与木钵者的徒弟若里亚来见我。抵达后，与我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那两位出家者对我这么说：‘乔达摩朋友！如何，命即是身体，或者，命是一、

身体是另一呢？’

‘那样的话，朋友们！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朋友!’那两位出家者回答我。

我这么说：

‘朋友们！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出现于世间，……（中略）（在简略中应该如同 190-212（译者按：此指 DN.2“更胜妙的沙门果”段落）使之详细）朋友们！这样，比丘是戒具足者。……（中略）进入后住于初禅。朋友们！凡这么知、这么见的比丘，“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话吗？’

‘朋友！凡这么知、这么见的比丘，“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话。’

‘朋友们！但，我这么知、这么见，而我不说：“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中略）第二禅……（中略）第三禅……（中略）进入后住于第四禅。朋友们！凡这么知、这么见的比丘，“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话吗？’

‘朋友！凡这么知、这么见的比丘，“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话。’

‘朋友们！但，我这么知、这么见，而我不说：“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中略）他使心转向智与见，……（中略）。朋友们！凡这么知、这么见的比丘，“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话吗？’

‘朋友！凡这么知、这么见的比丘，“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话。’

‘朋友们！但，我这么知、这么见，而我不说：“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中略）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朋友们！凡这么知、这么见的比丘，“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话吗？’

‘朋友！凡这么知、这么见的比丘，“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话。’

‘朋友们！但，我这么知、这么见，而我不说：“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离车族人欧德达欢喜世尊所说。

摩诃里经第六终了。

7、若里亚经

二位出家者的事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睒弥城瞿师罗园。

当时，有两位出家者：游行者目地亚与木钵者的徒弟若里亚来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那两位出家者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朋友！如何，命即是身体，或者，命是一、身体是另一

呢？”

“那样的话，朋友们！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朋友!”那两位出家者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朋友们！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出现于世间，……（中略）（在简略中应该如同 190-212（译者按：此指 DN.2“更胜妙的沙门果”段落）使之详细）朋友们！这样，比丘是戒具足者。……（中略）进入后住于初禅。朋友们！凡这么知、这么见的比丘，‘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话吗？”

“朋友！凡这么知、这么见的比丘，‘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话。”

“朋友们！但，我这么知、这么见，而我不说：‘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中略）第二禅……（中略）第三禅……（中略）进入后住于第四禅。朋友们！凡这么知、这么见的比丘，‘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话吗？”

“朋友！凡这么知、这么见的比丘，‘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话。”

“朋友们！但，我这么知、这么见，而我不说：‘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中略）他使心转向智与见，……（中略）。朋友们！凡这么知、这么见的比丘，‘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话吗？”

“朋友！凡这么知、这么见的比丘，‘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话。”

“朋友们！但，我这么知、这么见，而我不说：‘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中略）

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朋友们！凡这么知、这么见的比丘，‘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话吗？”

“朋友！凡这么知、这么见的比丘，‘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是他适当的话。”

“朋友们！但，我这么知、这么见，而我不说：‘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两位出家者欢喜世尊所说。

若里亚经第七终了。

8、狮子吼大经

裸体迦叶的事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巫鲁领之葛那葛得勒的鹿野苑。

那时，裸体迦叶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裸体迦叶对世尊这么说：

“我听闻乔达摩先生：‘沙门乔达摩呵责一切苦行，一向地责备、呵叱一切苦行者、艰涩生活者。’乔达摩先生！凡那些这么说：‘沙门

乔达摩呵责一切苦行，一向地责备、呵叱一切苦行者、艰涩生活者。’者，乔达摩先生！那些是否为世尊的所说之说，而且不以不实而毁谤世尊，他们法、随法地解说了，而任何如法的种种说不来到应该被呵责处吗？我们不想诽谤乔达摩尊师。”

“迦叶！凡那些这么说：‘沙门乔达摩呵责一切苦行，一向地责备、呵叱一切苦行者、艰涩生活者。’者，那些不是我的所说之说，而且他们以不存在、虚伪、不实而毁谤我。迦叶！这里，我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某位苦行者、艰涩生活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又，迦叶！这里，我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某位苦行者、艰涩生活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

迦叶！这里，我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某位苦行者、少苦之住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又，迦叶！这里，我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某位苦行者、少苦之住者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迦叶！我这么如实了知这些苦行者的来处、趣处、死殁、往生，我怎么会呵责一切苦行，一向地责备、呵叱一切苦行者、艰涩生活者呢？

迦叶！有某些贤智、聪敏、知异论、犀利的沙门、婆罗门，他们以慧的状态去破坏我认为的恶见，他们在某些地方与我共同同意，在某些地方则不同意，某一些他们说‘好’的，我们也说‘好’，某一些他们说‘不好’的，我们也说‘不好’，某一些他们说‘好’的，我们说‘不好’，某一些他们说‘不好’的，我们说‘好’。

某一些我们说‘好’的，其他人也说‘好’，某一些我们说‘不好’

的，其他人也说‘不好’，某一些我们说‘不好’的，其他人说‘好’，某一些我们说‘好’的，其他人说‘不好’。

审问的谈说

我去见他们后，这么说：‘贤友们！关于那些我们不同意的地方，让那些地方存续，关于那些我们同意的地方，在那里，令智者们以大师比大师、僧团比僧团地审问、质问、追究：‘凡尊师们的这些不善法、名为不善的；有过失的、名为有过失的；不应实行的、名为不应实行的；对圣者不适当的、名为对圣者不适当的；黑的、名为黑的，谁在这些法上完整地舍断后转起？沙门乔达摩呢？还是其他团体的阿阇梨尊师们呢？’

迦叶！这是可能的，智者们经审问、质问、追究，会这么说：‘凡尊师们的这些不善法、名为不善的；有过失的、名为有过失的；不应实行的、名为不应实行的；对圣者不适当的、名为对圣者不适当的；黑的、名为黑的，沙门乔达摩在这些法上完整地舍断后转起，但其他团体的阿阇梨尊师们（只部分地）。’迦叶！像这样，智者们经审问、质问、追究，在那里，他们大多数会赞赏我们。

其次，迦叶！令智者们以大师比大师、僧团比僧团地审问、质问、追究：‘凡尊师们的这些善法、名为善的；无过失的、名为无过失的；应实行的、名为应实行的；对圣者适当的、名为对圣者适当的；白的、名为白的，谁在这些法上完整地受持后转起？沙门乔达摩呢？还是其他团体的阿阇梨尊师们呢？’

迦叶！这是可能的，智者们经审问、质问、追究，会这么说：‘凡

尊师们的这些善法、名为善的；无过失的、名为无过失的；应实行的、名为应实行的；对圣者适当的、名为对圣者适当的；白的、名为白的，沙门乔达摩在这些法上完整地受持后转，但其他团体的阿阇梨尊师们（只部分地）。’迦叶！像这样，智者们经审问、质问、追究，在那里，他们大多数会赞赏我们。

其次，令智者们以大师比大师、僧团比僧团地审问、质问、追究：‘凡尊师们的这些不善法、名为不善的；有过失的、名为有过失的；不应实行的、名为不应实行的；对圣者不适当的、名为对圣者不适当的；黑的、名为黑的，谁在这些法上完整地舍断后转起？乔达摩的弟子僧团呢？还是其他团体阿阇梨尊师们的弟子僧团呢？’

迦叶！这是可能的，智者们经审问、质问、追究，会这么说：‘凡尊师们的这些不善法、名为不善的；有过失的、名为有过失的；不应实行的、名为不应实行的；对圣者不适当的、名为对圣者不适当的；黑的、名为黑的，乔达摩的弟子僧团在这些法上完整地舍断后转起，但其他团体的阿阇梨尊师们的弟子僧团（只部分地）。’迦叶！像这样，智者们经审问、质问、追究，在那里，他们大多数会赞赏我们。

其次，迦叶！令智者们以大师比大师、僧团比僧团地审问、质问、追究：‘凡尊师们的这些善法、名为善的；无过失的、名为无过失的；应实行的、名为应实行的；对圣者适当的、名为对圣者适当的；白的、名为白的，谁在这些法上完整地受持后转起？乔达摩的弟子僧团呢？还是其他团体的阿阇梨尊师们的弟子僧团呢？’

迦叶！这是可能的，智者们经审问、质问、追究，会这么说：‘凡

尊师们的这些善法、名为善的；无过失的、名为无过失的；应实行的、名为应实行的；对圣者适当的、名为对圣者适当的；白的、名为白的，乔达摩的弟子僧团在这些法上完整地受持后转，但其他团体的阿阇梨尊师们的弟子僧团（只部分地）。’迦叶！像这样，智者们经审问、质问、追究，在那里，他们大多数会赞赏我们。

八支圣道

迦叶！有道、有道迹，依之而行者就自己知道、自己看见：‘沙门乔达摩是适当时机之说者、事实之说者、有益处之说者、法之说者、律之说者。’迦叶！哪个道、哪个道迹，依之而行者就自己知道、自己看见：‘沙门乔达摩是适当时机之说者、事实之说者、有益处之说者、法之说者、律之说者。’呢？是这八支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迦叶！这个道、这个道迹，依之而行者就自己知道、自己看见：‘沙门乔达摩是适当时机之说者、事实之说者、有益处之说者、法之说者、律之说者。’”

苦行着手者的谈说

当这么说时，裸体迦叶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贤友！这些是苦行着手者，这些沙门、婆罗门的名为沙门身分与名为婆罗门身分：他是裸体者、脱离正行者、舔手者、受邀不来者、受邀不住立者，不受用带来的、特别作的、招待的（食物）者，他不从瓶口取食，不从锅口取食，不（从）门槛中间、棒杖中间、杵中间、正在吃的两人、孕妇、授乳女、与男子生活者（取食），不从捡拾收集的食物处、有狗现前处、苍蝇群集处（取食），不（吃）鱼、

肉，不饮谷酒、果酒、（发酵）酸粥，他（托钵）一家（吃）一口、二家二口、……（中略）七家七口，他（每天）以一小碟（食物）维生、二小碟维生、……七小碟维生，一天吃一餐、二天吃一餐、……七天吃一餐，像这样，半个月（吃一餐），他住于致力于定期吃食物的实践。

乔达摩贤友！这些是苦行着手者，这些沙门、婆罗门的名为沙门身分与名为婆罗门身分：他是食生菜者、食稗子者、食生米者、食大度拉米者、食苏苔者、食米糠者、食饭汁者、食胡麻粉者、食茅草者、食牛粪者，他以森林的根与果实食物维生，以落下的果实为食物。

乔达摩贤友！这些是苦行着手者，这些沙门、婆罗门的名为沙门身分与名为婆罗门身分：他穿粗麻布、麻的混织物、裹尸布、粪扫衣、低力刀树（之树皮）、羚羊皮、羊皮、茅草衣、树皮衣、木片衣、头发编织衣、兽毛编织衣、猫头鹰羽毛衣，他是拔发须者、致力于拔发须之实践者、常站立者、拒绝座位者、蹲踞者、勤奋于蹲踞的实践者、卧荆棘者，他睡荆棘睡垫、板床、坚硬地面，他是住露地者、随处住者，他是吃腐坏食物者、致力于吃腐坏食物的实践者，他是不喝饮料者、不喝饮料状态的实践者，他住于致力于黄昏前水浴三次的实践者。”

无利益的苦行着手者的谈说

“迦叶！他是裸体者、脱离正行者、舔手者、……（中略）像这样，半个月（吃一餐），他住于致力于定期吃食物的实践，如果他是这戒具足、心具足、慧具足的未修习者、未作证者，则他远离沙门身分、远离婆罗门身分。迦叶！当比丘修习无怨恨、无恼害的慈心时，他以诸烦恼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

慧解脱，迦叶！这位比丘被称为‘沙门’、‘婆罗门’。

迦叶！他是食生菜者、食稗子者、……（中略）他以森林的根与果实食物维生，以落下的果实为食物，如果他是这戒具足、心具足、慧具足的未修习者、未作证者，则他远离沙门身分、远离婆罗门身分。迦叶！当比丘修习无怨恨、无恼害的慈心时，他以诸烦恼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迦叶！这位比丘被称为‘沙门’、‘婆罗门’。

迦叶！他穿粗麻布、麻的混织物、……（中略）他住于致力于黄昏前水浴三次的实践者，如果他是这戒具足、心具足、慧具足的未修习者、未作证者，则他远离沙门身分、远离婆罗门身分。迦叶！当比丘修习无怨恨、无恼害的慈心时，他以诸烦恼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迦叶！这位比丘被称为‘沙门’、‘婆罗门’。”

当这么说时，裸体迦叶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沙门身分是困难的，婆罗门身分是困难的。”

“迦叶！在世间中，这是自然（的）：‘沙门身分是困难的，婆罗门身分是困难的。’迦叶！他是裸体者、脱离正行者、舔手者、……（中略）像这样，半个月（吃一餐），他住于致力于定期吃食物的实践，迦叶！如果以这个量、以这个苦行的着手而成为沙门身分或婆罗门身分是困难的、非常困难的，则这不是适当的言说：‘沙门身分是困难的，婆罗门身分是困难的。’这个，以屋主或屋主之子，乃至汲水的下女也能做：‘来吧！我要成为裸体者、脱离正行者、舔手者、……（中略）

像这样，半个月（吃一餐），我要住于致力于定期吃食物的实践。’迦叶！因为就在以这个量之外、以这苦行的着手之外，沙门身分是困难的，婆罗门身分是困难的，依此，这是适当的言说：‘沙门身分是困难的，婆罗门身分是困难的。’迦叶！当比丘修习无怨恨、无恼害的慈心时，他以诸烦恼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迦叶！这位比丘被称为‘沙门’、‘婆罗门’。

迦叶！他是食生菜者、食稗子者、……（中略）他以森林的根与果实食物维生，以落下的果实为食物，迦叶！如果以这个量、以这个苦行的着手而成为沙门身分或婆罗门身分是困难的、非常困难的，则这不是适当的言说：‘沙门身分是困难的，婆罗门身分是困难的。’这个，以屋主或屋主之子，乃至汲水的下女也能做：‘来吧！我要成为食生菜者、食稗子者、……（中略）我要以森林的根与果实食物维生，以落下的果实为食物践。’迦叶！因为就在以这个量之外、以这苦行的着手之外，沙门身分是困难的，婆罗门身分是困难的，依此，这是适当的言说：‘沙门身分是困难的，婆罗门身分是困难的。’迦叶！当比丘修习无怨恨、无恼害的慈心时，他以诸烦恼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迦叶！这位比丘被称为‘沙门’、‘婆罗门’。

迦叶！他穿粗麻布、麻的混织物、……（中略）他住于致力于黄昏前水浴三次的实践者，迦叶！如果以这个量、以这个苦行的着手而成为沙门身分或婆罗门身分是困难的、非常困难的，则这不是适当的言说：‘沙门身分是困难的，婆罗门身分是困难的。’这个，以屋主或

屋主之子，乃至汲水的下女也能做：‘来吧！我要穿粗麻布、麻的混织物、……（中略）我要住于致力于黄昏前水浴三次的实践者。’迦叶！因为就在以这个量之外、以这苦行的着手之外，沙门身分是困难的，婆罗门身分是困难的，依此，这是适当的言说：‘沙门身分是困难的，婆罗门身分是困难的。’迦叶！当比丘修习无怨恨、无恼害的慈心时，他以诸烦恼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迦叶！这位比丘被称为‘沙门’、‘婆罗门’。

当这么说时，裸体迦叶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沙门身分是难知的，婆罗门身分是难知的。”

“迦叶！在世间中，这是自然（的）：‘沙门身分是难知的，婆罗门身分是难知的。’迦叶！他是裸体者、脱离正行者、舔手者、……（中略）像这样，半个月（吃一餐），他住于致力于定期吃食物的实践，迦叶！如果以这个量、以这个苦行的着手而成为沙门身分或婆罗门身分是难知的、非常难知的，则这不是适当的言说：‘沙门身分是难知的，婆罗门身分是难知的。’这个，以屋主或屋主之子，乃至汲水的下女也能知道：‘这位是裸体者、脱离正行者、舔手者、……（中略）像这样，半个月（吃一餐），他住于致力于定期吃食物的实践。’迦叶！因为就在以这个量之外、以这苦行的着手之外，沙门身分是难知的，婆罗门身分是难知的，依此，这是适当的言说：‘沙门身分是难知的，婆罗门身分是难知的。’迦叶！当比丘修习无怨恨、无恼害的慈心时，他以诸烦恼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迦叶！这位比丘被称为‘沙门’、‘婆罗门’。

迦叶！他是食生菜者、食稗子者、……（中略）他以森林的根与果实食物维生，以落下的果实为食物，迦叶！如果以这个量、以这个苦行的着手而成为沙门身分或婆罗门身分是难知的、非常难知的，则这不是适当的言说：‘沙门身分是难知的，婆罗门身分是难知的。’这个，以屋主或屋主之子，乃至汲水的下女也能知道：‘这位是食生菜者、食稗子者、……（中略）他以森林的根与果实食物维生，以落下的果实为食物践。’迦叶！因为就在以这个量之外、以这苦行的着手之外，沙门身分是难知的，婆罗门身分是难知的，依此，这是适当的言说：‘沙门身分是难知的，婆罗门身分是难知的。’迦叶！当比丘修习无怨恨、无恼害的慈心时，他以诸烦恼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迦叶！这位比丘被称为‘沙门’、‘婆罗门’。

迦叶！他穿粗麻布、麻的混织物、……（中略）他住于致力于黄昏前水浴三次的实践者，迦叶！如果以这个量、以这个苦行的着手而成为沙门身分或婆罗门身分是难知的、非常难知的，则这不是适当的言说：‘沙门身分是难知的，婆罗门身分是难知的。’这个，以屋主或屋主之子，乃至汲水的下女也能知道：‘这位穿粗麻布、麻的混织物、……（中略）他住于致力于黄昏前水浴三次的实践者。’迦叶！因为就在以这个量之外、以这苦行的着手之外，沙门身分是难知的，婆罗门身分是难知的，依此，这是适当的言说：‘沙门身分是难知的，婆罗门身分是难知的。’迦叶！当比丘修习无怨恨、无恼害的慈心时，他以诸烦恼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

慧解脱，迦叶！这位比丘被称为‘沙门’、‘婆罗门’。

戒定慧具足

当这么说时，裸体迦叶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什么是戒具足？什么是心具足？什么是慧具足？”

“迦叶！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出现于世间，……（中略）（在简略中应该如同 190-193（译者按：此指 DN.2“更胜妙的沙门果”）段落使之详细）在微罪中看见可怕，在学处上受持后学习，他具备善的身业、语业，清净的生活维持，戒具足，守护根门，具备正念与正知，已知足。

“迦叶！比丘如何是戒具足者呢？迦叶！这里，比丘舍断杀生后，他是离杀生者，他住于已舍离棍棒、已舍离刀剑、有羞耻的、同情的、对一切活的生物怜悯的，这是关于戒。……（中略）（在简略中如同 194-210（译者按：此指 DN.2“小戒”段落））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透过神而使变得寂静的仪式、誓愿仪式、……（中略）（在简略中如同 211（译者按：此指 DN.2“大戒”段落））药草、泻剂， 这样，他是离这样或那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这也是关于戒。

迦叶！那位这样戒具足的比丘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见戒已防护的恐怖，迦叶！犹如敌人已被杀害的刹帝利灌顶王，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见敌人的恐怖，同样的，迦叶！那位这样戒具足的比丘在任何地方都不

看见戒已防护的恐怖。已具备这圣戒蕴，他自身内感受无过失的安乐，迦叶！这样，比丘是戒具足者，迦叶！这是戒具足。……（中略）进入后住于初禅，这也是以心具足。……（中略）第二禅……（中略）第三禅……（中略）进入后住于第四禅，这也是以心具足，迦叶！这是心具足。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中略）他使心转向智与见，这也是以慧，……（中略）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这也是以慧，迦叶！这是慧具足。

迦叶！没有其它戒具足、心具足、慧具足比这个戒具足、心具足、慧具足更优胜或胜妙的了。

狮子吼的谈说

迦叶！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戒论者，他们以许多法门称赞戒，迦叶！所有最高圣戒之所及，在那里，我不见与自己的完全相同，从哪里而更好呢？而在这里，我有更好的增上戒。

迦叶！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苦行与嫌厌论者，他们以许多法门称赞苦行与嫌厌，迦叶！所有最高圣苦行与嫌厌之所及，在那里，我不见与自己的完全相同，从哪里而更好呢？而在这里，我有更好的增上嫌厌。

迦叶！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慧论者，他们以许多法门称赞慧，迦叶！所有最高圣慧之所及，在那里，我不见与自己的完全相同，从哪里而更好呢？而在这里，我有更好的增上慧。

迦叶！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解脱论者，他们以许多法门称赞解

脱，迦叶！所有最高圣解脱之所及，在那里，我不见与自己的完全相同，从哪里而更好呢？而在这里，我有更好的增上解脱。

迦叶！这是可能的：其他外道游行者会这么说：‘沙门乔达摩吼狮子吼，但在那空屋中吼，非在群众中。’应该对他们说：‘不要这么（说）!’迦叶！应该这么说：‘沙门乔达摩吼狮子吼，但在那空屋中吼，也在群众中吼。’

迦叶！这是可能的：其他外道游行者会这么说：‘沙门乔达摩吼狮子吼，在群众中吼，而没有自信地吼。’应该对他们说：‘不要这么（说）!’迦叶！应该这么说：‘沙门乔达摩吼狮子吼，在群众中吼，也有自信地吼。’

迦叶！这是可能的：其他外道游行者会这么说：‘沙门乔达摩吼狮子吼，在群众中吼，有自信地吼，但他们不询问他问题。……（中略）他们询问他问题，但他不回答他们询问的问题。……（中略）他回答他们询问的问题，但他不以问题的回答使（他们的）心满意。……（中略）他以问题的回答使（他们的）心满意，但他们认为不应该听。……（中略）他们认为应该听，但听了后他们不明净。……（中略）。听了后他们明净，但他们不做明净的行为。……（中略）他们做明净的行为，但他们不走向真如。……（中略）他们走向真如，但他们不满意行道。’应该对他们说：‘不要这么（说）!’迦叶！应该这么说：‘沙门乔达摩吼狮子吼，在群众中吼，有自信地吼，他们询问他问题，他回答他们询问的问题，他以问题的回答使（他们的）心满意，他们认为应该听，听了后他们明净，他们做明净的行为，他们走向真如，他们

满意行道。’

外道别住的谈说

迦叶！这里，有一次，我住在王舍城耆阇崛山，在那里，某位名叫尼拘律的苦行梵行者询问我关于增上嫌厌的问题，我回答他所询问关于增上嫌厌的问题，他对我的回答极为心满意足。”

“大德！谁听闻世尊的法后，不会极为心满意足的呢？大德！我听闻世尊的法后，也极为心满意足。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我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大德！愿我得在世尊面前出家，愿我得受具足戒。”

“迦叶！凡先前为其他外道者，希望在这法、律中出家；希望受具足戒，他要满四个月别住。经四个月后，获得比丘们同意，令他出家受具足戒成为比丘，但个别例外由我确认。”

“大德！如果先前为其他外道者，希望在这法、律中出家；希望受具足戒，要满四个月别住。经四个月后获得比丘们同意，令他出家受具足戒成为比丘，我将四年别住，经四年后，获得比丘们同意，使我出家受具足戒成为比丘。”

裸体迦叶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受具足戒。

受具足戒后不久，当尊者迦叶住于独处、隐退、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不久，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他证知：

“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尊者迦叶成为众阿罗汉之一。

狮子吼大经第八终了。

9、玻得播达经

游行者玻得播达的事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游行者玻得播达与三百位游行者之多的大游行者众一起住在茉莉园的单一会堂，镇头迦树（旁）的教义论究所。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舍卫城。

那时，世尊这么想：

“这时在王舍城为了托钵而行还太早，让我到茉莉园的单一会堂，镇头迦树（旁）的教义论究所去见游行者玻得播达。”

当时，游行者玻得播达与大游行者众坐在一起，以吵杂、高声、大声谈论各种畜生论，即：国王论、盗贼论、大臣论、军队论、怖畏论、战争论、食物论、饮料论、衣服论、卧具论、花环论、气味论、亲里论、车乘论、村落论、城镇论、城市论、国土论、女人论、英雄论、街道论、水井论、祖灵论、种种论、世界起源论、海洋起源论、如是有无论等。

游行者玻得播达看见世尊远远地走来。看见后，使自己的群众静止：

“尊师们！小声！尊师们！不要出声！这位沙门乔达摩来了，那位尊者是小声的喜欢者、小声的称赞者，或许小声的群众被他发现后，他会想应该前往。”

当这么说时，那些游行者变得沉默了。

那时，世尊去见游行者玻得播达。

那时，游行者玻得播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请世尊来！大德！欢迎世尊，大德！世尊离上次来这里已很久了，大德！世尊请坐，这个座位已设置好了。”

世尊在已设置好的座位坐下。游行者玻得播达也取某个低矮坐具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游行者玻得播达这么说：

“玻得播达！现在，在这里共坐谈论的是什么呢？谈论中被中断的是什么呢？”

增上想灭的谈说

当这么说时，游行者玻得播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们现在共坐谈论的就停止，大德！那些谈论，世尊以后将不难听闻得到。大德！前几天，各派沙门、婆罗门在论议堂集会共坐，出现这样的谈论：‘先生！如何有增上想灭呢？’这里，某些这么说：‘无因、无缘，人的想生起、被灭，每当生起时，那时，他是有想者，每当被灭时，那时，他是无想者。’某些像这样安立增上想灭。

其他人这么说：‘先生！不会是这样，先生！想是人的真我，他来、

去，每当来时，那时，他是有想者，每当去时，那时，他是无想者。’某些像这样安立增上想灭。

其他人这么说：‘先生！不会是这样，先生！有大神通力、大威力的沙门、婆罗门，他们拉入、拉出这个人的想，每当他们拉入时，那时，他是有想者，每当他们拉出时，那时，他是无想者。’某些像这样安立增上想灭。

其他人这么说：‘先生！不会是这样，先生！有大神通力、大威力的天神，他们拉入、拉出这个人的想，每当他们拉入时，那时，他是有想者，每他们当拉出时，那时，他是无想者。’某些像这样安立增上想灭。

大德！我的心中关于世尊的忆念就生起：‘啊！那确实是世尊，啊！那确实是善逝，他是这些法的善熟练者。’大德！世尊是熟练者，世尊是增上想灭的专家，大德！如何有增上想灭呢？”

想生灭有因的谈说

“玻得播达！在那里，凡那些沙门、婆罗门这么说：‘无因、无缘，人的想生起、被灭’者，从开始就有他们的过失，那是什么缘因呢？因为，有因、有缘，人的想生起、被灭，某个想以训练生起，某个想以训练被灭，什么是训练呢？”

世尊说：

“玻得播达！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出现于世间，……（中略）（在简略中应该如同 190-212（译者按：此指

DN.2“更胜妙的沙门果”段落）使之详细）玻得播达！这样，比丘是戒具足者。……（中略）当他看见自己五盖已被舍断时，欣悦被生起；当欢悦时，则喜被生；当意喜时，则身宁静；身已宁静者，则感受乐；心乐者，则入定。他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他的那些先前欲想被灭了，那时，他有离而生喜、乐微细的真实想，那时，他就是离而生喜、乐微细的真实想者，这样，某个想以训练生起，某个想以训练被灭，这是训练。”

世尊说：

“再者，玻得播达！比丘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他的那些先前离而生喜、乐微细的真实想被灭了，那时，他有定而生喜、乐微细的真实想，那时，他就是定而生喜、乐微细的真实想者，这样，某个想以训练生起，某个想以训练被灭，这是训练。”

世尊说：

“再者，玻得播达！比丘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他的那些先前定而生喜、乐微细的真实想被灭了，那时，他有平静乐微细的真实想，那时，他就是平静乐微细的真实想者，这样，某个想以训练生起，某个想以训练被灭，这是训练。”

世尊说：

“再者，玻得播达！比丘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他

的那些先前平静乐微细的真实想被灭了，那时，他有不苦不乐微细的真实想，那时，他就是不苦不乐微细的真实想者，这样，某个想以训练生起，某个想以训练被灭，这是训练。”

世尊说：

“再者，玻得播达！比丘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对想的灭没，以不作意种种想（而知）：‘虚空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虚空无边处，他的那些先前色想被灭了，那时，他有虚空无边处微细的真实想，那时，他就是虚空无边处微细的真实想者，这样，某个想以训练生起，某个想以训练生起，这是训练。”

世尊说：

“再者，玻得播达！以一切虚空无边处的超越（而知）：‘识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识无边处，他的那些先前虚空无边处想被灭了，那时，他有识无边处微细的真实想，那时，他就是识无边处微细的真实想者，这样，某个想以训练生起，某个想以训练被灭，这是训练。”

世尊说：

“再者，玻得播达！以一切识无边处的超越（而知）：‘什么都没有’，进入后住于无所有处，他的那些先前识无边处想被灭了，那时，他有无所有处微细的真实想，那时，他就是无所有处微细的真实想者，这样，某个想以训练生起，某个想以训练被灭，这是训练。”

世尊说：

“玻得播达！这里，当比丘自己是有想者时，他从一处到另一处次第地触达想的顶点，当住于想的顶点时，他这么想：‘思惟对我是较

差的，不思惟对我是较好的，又，如果我思惟、为作，我的这个想会被灭，而其他粗的想会生起，让我既不思惟，也不为作。’他既不思惟，也不为作，当不思惟、不为作时，他的那个想被灭，而其他粗的想也没生起，他触达灭，玻得播达！这样，这是次第增上想灭正知的等至。

玻得播达！你怎么想：你以前是否曾听闻像这样从最先次第增上想灭正知的等至呢？”

“不，大德！大德！我这么了知世尊所说：‘玻得播达！这里，当比丘自己是有想者时，他从一处到另一处次第地触达想的顶点，当住于想的顶点时，他这么想：‘思惟对我是较差的，不思惟对我是较好的，又，如果我思惟、为作，我的这个想会被灭，而其他粗的想会生起，让我既不思惟，也不为作。’他既不思惟，也不为作，当不思惟、不为作时，他的那个想被灭，而其他粗的想也没生起，他触达灭，玻得播达！这样，这是次第增上想灭正知的等至。’”

“是的，玻得播达!”

“大德!世尊仅安立一个想的顶点，或者，安立多个想的顶点呢？”

“玻得播达！我安立一个想的顶点，也安立多个想的顶点。”

“大德！但，世尊如何安立一个想的顶点，也安立多个想的顶点呢？”

“玻得播达！依他触达灭（之想），像那样，我安立想的顶点，玻得播达！我这样安立一个想的顶点，也安立多个想的顶点。”

“大德！想先生起，而后智，或者，智先生起，而后想，或者，智与想同时生起呢？”

“玻得播达！想先生起，而后智，想的生起而有智的生起，他这么了知：‘确实，以这个缘，我的智生起。’玻得播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想先生起，而后智，想的生起而有智的生起。’”

想-真我的谈说

“大德！想是人的真我，或者，想是一，真我是另一呢？”

“玻得播达！但，什么是你体认的真我呢？”

“大德！我体认的真我是粗的、有色的、四大之物、以物质食物为食的。”

“玻得播达！如果你的真我是粗的、有色的、四大之物、以物质食物为食的，玻得播达！当存在这样时，你的想将是一，真我是另一，玻得播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想将是一，真我是另一，玻得播达！有这粗的、有色的、四大之物、以物质食物为食的真我住立，那时，这个人的一个想生起，而另一个想被灭，玻得播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想将是一，真我是另一。”

“大德！我体认的真我是意做的、有所有肢体与小肢，不缺诸根的。”

“玻得播达！如果你的真我是意做的、有所有肢体与小肢，不缺诸根的，玻得播达！当存在这样时，你的想将是一，真我是另一，玻得播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想将是一，真我是另一，玻得播达！有这意做的、有所有肢体与小肢，不缺诸根的真我住立，那时，这个人的一个想生起，而另一个想被灭，玻得播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想将是一，真我是另一。”

“大德！我体认的真我是无色的、想所生的。”

“玻得播达！如果你的真我是无色的、想所生的，玻得播达！当存在这样时，你的想将是一，真我是另一，玻得播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想将是一，真我是另一，玻得播达！有这无色的、想所生的真我住立，那时，这个人的一个想生起，而另一个想被灭，玻得播达！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想将是一，真我是另一。”

“大德！但，能让我知道：‘想是人的真我。’或‘想是一，人的真我是另一。’吗？”

“玻得播达！以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喜好、不同的修行、不同的师承的你，这是难知的：‘想是人的真我。’或‘想是一，人的真我是另一。’”

“大德！如果以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喜好、不同的修行、不同的师承的我，那是难知的：‘想是人的真我。’或‘想是一，人的真我是另一。’大德！‘世界是恒常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吗？”

“玻得播达！这不被我记说：‘世界是恒常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

“大德！又，‘世界是非恒常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吗？”

“玻得播达！这也不被我记说：‘世界是非恒常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

“大德！又，‘世界是有边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吗？”

“玻得播达！这也不被我记说：‘世界是有边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

“大德！又，‘世界是无边的，……（中略）命即是身体，……命是一、身体是另一，……死后如来存在，……死后如来不存在，……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吗？”

“玻得播达！这也不被我记说：‘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这才正确，其它都错。’”

“大德！但，为何这不被世尊记说呢？”

“玻得播达！因为，这不具利益、不具法，无关梵行的基础，不导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槃，因此，这不被我记说。”

“大德！但，什么被世尊记说呢？”

“玻得播达！‘这是苦’被我记说，‘这是苦集’被我记说，‘这是苦灭’被我记说，‘这是导向苦灭道迹’被我记说。”

“大德！但，为何这被世尊记说呢？”

“玻得播达！因为，这具利益、具法，有关梵行的基础，导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槃，因此，这被我记说。”

“正是这样，世尊！正是这样，善逝！大德，现在，世尊考量适当的时间。”

那时，世尊起作离开。

那时，在世尊离开不久，那些游行者全面地以尖锐的言语讽游行者刺玻得播达：

“凡沙门乔达摩说的，这位玻得播达尊师就这样大大地随喜：‘正是这样，世尊！正是这样，善逝！’但，我们不了知任何沙门乔达摩教

导的明确法：‘世间是恒常的。’或‘世间是非恒常的。’或‘世界是有边的。’或‘世界是无边的。’或‘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或‘死后如来存在。’或‘死后如来不存在。’或‘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或‘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当这么说时，游行者玻得播达对那些游行者们这么说：

“先生们！我也不了知任何沙门乔达摩教导的明确法：‘世间是恒常的。’或‘世间是非恒常的。’……（中略）或‘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但，沙门乔达摩安立真实的、真正的、如实的，法安住性、法决定性的行道，当安立真实的、真正的、如实的，法安住性、法决定性的行道时，像我这样的有智者，怎么能不大大地随喜沙门乔达摩已善说的善说呢！”

质多象舍利弗与玻得播达的事

那时，经过二、三天，质多象舍利弗与游行者玻得播达去见世尊。抵达后，质多象舍利弗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游行者玻得播达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游行者玻得播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在世尊离开不久，那些游行者全面地以尖锐的言语讽我：‘凡沙门乔达摩说的，这位玻得播达尊师就这样大大地随喜：“正是这样，世尊！正是这样，善逝！”但，我们不了知任何沙门乔达摩教导的明确法：‘世间是恒常的。’或‘世间是非恒常的。’或‘世界是有边的。’或‘世界是无边的。’或‘命即是身体。’或‘命是一、身体是另一。’或‘死后如来存在。’或‘死后如来不存在。’或‘死后如来存在且不

存在。’或‘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当这么说时，我对那些游行者们这么说：‘先生们！我也不了知任何沙门乔达摩教导的明确法：‘世间是恒常的。’或‘世间是非恒常的。’……（中略）或‘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但，沙门乔达摩安立真实的、真正的、如实的，法安住性、法决定性的行道，当安立真实的、真正的、如实的，法安住性、法决定性的行道时，像我这样的有智者，怎么能不大大地随喜沙门乔达摩已善说的善说呢！’”

“玻得播达！这些游行者全都是盲目的无眼者，你是他门（中）的单独有眼者。玻得播达！有明确法被我教导、安立，也有不明确法被我教导、安立。

玻得播达！哪些是那些不明确法被我教导、安立呢？玻得播达！‘世间是恒常的’是不明确法被我教导、安立；玻得播达！‘世间是非恒常的’是不明确法被我教导、安立；玻得播达！‘世界是有边的’……（中略）玻得播达！‘世界是无边的’……玻得播达！‘命即是身体’……玻得播达！‘命是一、身体是另一’……玻得播达！‘死后如来存在’……玻得播达！‘死后如来不存在’……玻得播达！‘死后如来存在且不存在’……玻得播达！‘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是不明确法被我教导、安立。

玻得播达！为何那些是不明确法被我教导、安立呢？玻得播达！因为，这些不具利益、不具法，无关梵行的基础，不导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槃，因此，那些是不明确法被我教导、安立。

明确法

玻得播达！哪些是那些明确法被我教导、安立呢？玻得播达！‘这是苦’是明确法被我教导、安立；玻得播达！‘这是苦集’是明确法被我教导、安立；玻得播达！‘这是苦灭’是明确法被我教导、安立；玻得播达！‘这是导向苦灭道迹’是明确法被我教导、安立。

玻得播达！为何那些是明确法被我教导、安立呢？玻得播达！因为，这些具利益、具法，有关梵行的基础，导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槃，因此，那些是明确法被我教导、安立。

玻得播达！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这么见者：‘真我是一向乐的，死后无病。’我去见他们后，这么说：‘是真的吗？尊者们！你们是这么说、这么见者：“真我是一向乐的，死后无病。”’当被我这么询问时，他们自称：‘是的。’我对他们这么说：‘尊者们！但，你们住于知道、看见一向乐的世界吗？’当被这么询问时，他们说：‘不。’

我对他们这么说：‘尊者们！但，你们觉知一向乐的真我一天或一夜或半天或半夜吗？’当被这么询问时，他们说：‘不。’我对他们这么说：‘尊者们！但，你们知道：“为了一向乐世界的作证，这是道、这是道迹。”吗？’当被这么询问时，他们说：‘不。’

我对他们这么说：‘尊者们！但，你们听闻往生一向乐世界的天神们说话的声音：“为了一向乐世界的作证，亲爱的先生！请你们善实行，亲爱的先生！请你们正直地实行，亲爱的先生！我们也这样实行而往生一向乐的世界。”吗？’当被这么询问时，他们说：‘不。’

玻得播达！你怎么想：当存在这样时，那些沙门、婆罗门们的所

说不就成为无意义的吗？”

“确实，大德！当存在这样时，那些沙门、婆罗门们的所说成为无意义的。”

“玻得播达！犹如男子如果这么说：‘我欲求、欲爱这地方上的美女。’他们会这么问他：‘喂！男子！你欲求、欲爱这地方上的美女，你知道那位地方上的美女是刹帝利或婆罗门或毗舍或首陀罗吗？’当被像这样问时，如果他说：‘不。’他们会这么问他：‘喂！男子！你欲求、欲爱这地方上的美女，你知道那位地方上的美女是这样的名字或这样的姓吗？高或矮或中等；黑或褐或金黄色皮肤在像那样的村落或城镇或城市吗？’当被像这样问时，如果他说：‘不。’他们会这么问他：‘喂！男子！你欲求、欲爱那你不知、不见者吗？’当被像这样问时，他会说：‘是那样。’

玻得播达！你怎么想：当存在这样时，那位男子的所说不就成为无意义的吗？”

“确实，大德！当存在这样时，那位男子的所说成为无意义的。”

“同样的，玻得播达！凡那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这么见者：‘真我是一向乐的，死后无病。’我去见他们后，这么说：‘是真的吗？尊者们！你们是这么说、这么见者：“真我是一向乐的，死后无病。”’被我这么询问，他们自称：‘是的。’我对他们这么说：‘尊者们！但，你们住于知道、看见一向乐的世界吗？’当被这么询问时，他们说：‘不。’

我对他们这么说：‘尊者们！但，你们觉知一向乐的真我一天或一

夜或半天或半夜吗？’当被这么询问时，他们说：‘不。’我对他们这么说：‘尊者们！但，你们知道：“为了一向乐世界的作证，这是道、这是道迹。”吗？’当被这么询问时，他们说：‘不。’

我对他们这么说：‘尊者们！但，你们听闻往生一向乐世界的天神们说话的声音：“为了一向乐世界的作证，亲爱的先生！请你们善实行，亲爱的先生！请你们正直地实行，亲爱的先生！我们也这样实行而往生一向乐的世界。”吗？’当被这么询问时，他们说：‘不。’

玻得播达！你怎么想：当存在这样时，那些沙门、婆罗门们的所说不就成为无意义的吗？”

“确实，大德！当存在这样时，那些沙门、婆罗门们的所说成为无意义的。”

“玻得播达！犹如男子如果在十字路口为了登上殿堂建造阶梯，如果有人对他这么说：‘喂！男子！你为了登上殿堂建造阶梯，你知道那殿堂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或上、下、中间吗？’像这样被问时，如果他说：‘不。’他们会这么问他：‘喂！男子！你为了登上那你不知道、没见过的殿堂建造阶梯吗？’当被像这样问时，他会说：‘是那样。’

玻得播达！你怎么想：当存在这样时，那位男子的所说不就成为无意义的吗？”

“确实，大德！当存在这样时，那位男子的所说成为无意义的。”

“同样的，玻得播达！凡那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这么见者：‘真我是一向乐的，死后无病。’我去见他们后，这么说：‘是真的吗？

尊者们！你们是这么说、这么见者：“真我是一向乐的，死后无病。”’被我这么询问，他们自称：‘是的。’我对他们这么说：‘尊者们！但，你们住于知道、看见一向乐的世界吗？’当被这么询问时，他们说：‘不。’

我对他们这么说：‘尊者们！但，你们觉知一向乐的真我一天或一夜或半天或半夜吗？’当被这么询问时，他们说：‘不。’我对他们这么说：‘尊者们！但，你们知道：“为了一向乐世界的作证，这是道、这是道迹。”吗？’当被这么询问时，他们说：‘不。’

我对他们这么说：‘尊者们！但，你们听闻往生一向乐世界的天神们说话的声音：“为了一向乐世界的作证，亲爱的先生！请你们善实行，亲爱的先生！请你们正直地实行，亲爱的先生！我们也这样实行而往生一向乐的世界。”吗？’当被这么询问时，他们说：‘不。’

玻得播达！你怎么想：当存在这样时，那些沙门、婆罗门们的所说不就成为无意义的吗？”

“确实，大德！当存在这样时，那些沙门、婆罗门们的所说成为无意义的。”

三种真我取得

“玻得播达！有这三种真我取得：粗的真我取得、意做的真我取得、无色的真我取得。玻得播达！什么是粗的真我取得呢？有色的、四大之物、以物质食物为食的，这是粗的真我取得。什么是意做的真我取得呢？有色的、意做的、有所有肢体与小肢，不缺诸根的，这是意做的真我取得。什么是无色的真我取得呢？无色的、想所生的，这

是无色的真我取得。

玻得播达！我为粗的真我取得的舍断而教导法，你们依之实行，污染的法将被舍断，能清净的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圆满慧的扩展状态。玻得播达！或许你会这么想：‘污染的法将被舍断，能清净的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圆满慧的扩展状态，是苦的住处。’但，玻得播达！不应该这样认为。污染的法将被舍断，能清净的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圆满慧的扩展状态，将是喜悦、喜、宁静、正念、正知的住处。

玻得播达！我也为意做的真我取得的舍断而教导法，你们依之实行，污染的法将被舍断，能清净的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圆满慧的扩展状态。玻得播达！或许你会这么想：‘污染的法将被舍断，能清净的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圆满慧的扩展状态，是苦的住处。’但，玻得播达！不应该这样认为。污染的法将被舍断，能清净的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圆满慧的扩展状态，将是喜悦、喜、宁静、正念、正知的住处。

玻得播达！我也为无色的真我取得的舍断而教导法，你们依之实行，污染的法将被舍断，能清净的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圆满慧的扩展状态。玻得播达！或许你会这么想：‘污染的法将被舍断，能清净的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圆满慧的扩展状态，是苦的住处。’但，玻得播达！

不应该这样认为。污染的法将被舍断，能清净的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圆满慧的扩展状态，将是喜悦、喜、宁静、正念、正知的住处。

玻得播达！如果其他人这么问我们：‘朋友！但，什么是你们为粗的真我取得的舍断而教导的法，我们依之实行，污染的法将被舍断，能清净的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我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圆满慧的扩展状态呢？’当被这么问时，我们会对他们这么解说：‘朋友！这是我们为那粗的真我取得的舍断而教导的法，你们依之实行，污染的法将被舍断，能清净的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圆满慧的扩展状态。’

玻得播达！如果其他人这么问我们：‘朋友！但，什么是你们为意做的真我取得的舍断而教导的法，我们依之实行，污染的法将被舍断，能清净的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我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圆满慧的扩展状态呢？’当被这么问时，我们会对他们这么解说：‘朋友！这是我们为那意做的真我取得的舍断而教导的法，你们依之实行，污染的法将被舍断，能清净的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圆满慧的扩展状态。’

玻得播达！如果其他人这么问我们：‘朋友！但，什么是你们为无色的真我取得的舍断而教导的法，我们依之实行，污染的法将被舍断，能清净的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我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圆满慧的扩展状态呢？’当被这么问时，我们会对他们这么解说：‘朋友！这是我们为那无色的真我取得的舍断而教导的法，你们依之实行，污

染的法将被舍断，能清净的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圆满慧的扩展状态。’

玻得播达！你怎么想：当存在这样时，所说是否成为有意义的呢？”

“确实，大德！当存在这样时，所说成为有意义的。”

“玻得播达！犹如男子如果就在那殿堂下面为了登上殿堂建造阶梯，如果有人对他这么说：‘喂！男子！你为了登上殿堂建造阶梯，你知道那殿堂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或上、下、中间吗？’如果他这么说：‘朋友！我就在这殿堂下面为了登上殿堂建造阶梯。’

玻得播达！你怎么想：当存在这样时，那位男子的所说是否成为有意义的呢？”

“确实，大德！当存在这样时，那位男子的所说成为有意义的。”

“同样的，玻得播达！如果其他人这么问我们：‘朋友！但，什么是你们为粗的真我取得……（中略）但，什么是你们为意做的真我取得……（中略）但，什么是你们为无色的真我取得的舍断而教导的法，我们依之实行，污染的法将被舍断，能清净的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我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圆满慧的扩展状态呢？’当被这么问时，我们会对他们这么解说：‘朋友！这是我们为那无色的真我取得的舍断而教导的法，你们依之实行，污染的法将被舍断，能清净的法将增长，以证智自作证后，你们将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圆满慧的扩展状态。’

玻得播达！你怎么想：当存在这样时，所说是否成为有意义的呢？”

“确实，大德！当存在这样时，所说成为有意义的。”

当这么说时，质多象舍利弗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每当有粗的真我取得时，那时，意做的真我取得是空虚的，无色的真我取得是空虚的，那时，粗的真我取得会是真实的吧？大德！每当有意做的真我取得时，那时，粗的真我取得是空虚的，无色的真我取得是空虚的，那时，意做的真我取得会是真实的吧？大德！每当有无色的真我取得时，那时，粗的真我取得是空虚的，意做的真我取得是空虚的，那时，无色的真我取得会是真实的吧？”

“质多！每当有粗的真我取得时，那时，既不名为意做的真我取得，也不名为无色的真我取得，那时，只名为粗的真我取得；质多！每当有意做的真我取得时，那时，既不名为粗的真我取得，也不名为无色的真我取，那时，只名为意做的真我取得；质多！每当有无色的真我取得时，那时，既不名为粗的真我取得，也不名为意做的真我取得，那时，只名为无色的真我取。

质多！如果这么问你：‘过去世你存在吗？你非不存在吗？未来世你将存在吗？你将非不存在吗？现在你存在吗？你非不存在吗？’质多！当被这样问，你怎么解答呢？”

“大德！如果这么问我：‘过去世你存在吗？你非不存在吗？未来世你将存在吗？你将非不存在吗？现在你存在吗？你非不存在吗？’大德！当被这样问，我会这么解答：‘过去世我存在，我非不存在；未来世我将存在，我将非不存在；现在我存在，我非不存在。’大德！当被这样问，我会这么解答。”

“质多！但，如果这么问你：‘有你过去的真我取得，那就是你真

实的真我取得，未来的是空虚的，现在的是空虚的吗？有你未来的真我取得，那就是你真实的真我取得，过去的是空虚的，现在的是空虚的吗？现在，有你现在的真我取得，那就是你真实的真我取得，过去的是空虚的，未来的是空虚的吗？’质多！当被这样问，你怎么解答呢？”

“大德！如果这么问我：‘有你过去的真我取得，那就是你真实的真我取得，未来的是空虚的，现在的是空虚的吗？有你未来的真我取得，那将就是你真实的真我取得，过去的是空虚的，现在的是空虚的吗？现在，有你现在的真我取得，那就是你真实的真我取得，过去的是空虚的，未来的是空虚的吗？’大德！当被这样问，我会这么解答：‘有我过去的真我取得，那时，那就是我真实的真我取得，未来的是空虚的，现在的是空虚的；有我未来的真我取得，那时，那将就是我真实的真我取得，过去的是空虚的，现在的是空虚的；现在，有我现在的真我取得，那就是我真实的真我取得，过去的是空虚的，未来的是空虚的。’大德！当被这样问，我会这么解答。”

“同样的，质多！每当有粗的真我取得时，那时，既不名为意做的真我取得，也不名为无色的真我取得，那时，只名为粗的真我取得；质多！每当有意做的真我取得时，……（中略）质多！每当有无色的真我取得时，那时，既不名为粗的真我取得，也不名为意做的真我取得，那时，只名为无色的真我取。

质多！犹如从牛有牛乳；从牛乳有奶酪；从奶酪有生酥；从生酥有熟酥；从熟酥有熟酥醍醐，每当有牛乳时，那时，既不名为‘奶酪’，

也不名为‘生酥’，也不名为‘熟酥’，也不名为‘熟酥醍醐’，那时，只名为牛乳；每当有奶酪时，……（中略）有生酥时，……（中略）有熟酥时，……（中略）质多！每当有熟酥醍醐时，那时，既不名为‘牛乳’，也不名为‘奶酪’，也不名为‘生酥’，也不名为‘熟酥’，那时，只名为熟酥醍醐。同样的，质多！每当有粗的真我取得时，……（中略）质多！每当有意做的真我取得时，……（中略）质多！每当有无色的真我取得时，那时，既不名为粗的真我取得，也不名为意做的真我取得，那时，只名为无色的真我取。”

当这么说时，游行者玻得播达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大德！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我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质多象舍利弗受具足戒

质多象舍利弗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大德！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我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大德！愿我得在世尊面前出家，愿我得受具足戒。”

质多象舍利弗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受具足戒。受具足戒后不久，当尊者质多象舍利弗住于独处、隐退、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不久，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

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他证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尊者质多象舍利弗成为众阿罗汉之一。

玻得播达经第九终了。

10、苏玻经

学生婆罗门苏玻的事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在世尊般涅槃不久，尊者阿难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以某些必须作的事住在舍卫城。

那时，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召唤某位学生婆罗门：

“来！学生婆罗门！你去见沙门阿难，抵达后，请你以我的名义向沙门阿难询问（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而说）：‘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向阿难尊师询问（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而且请你这么说：‘请阿难尊师出自怜悯，去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的住处，那就好了！’”

“是的，先生！”那位学生婆罗门回答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后，去见尊者阿难。抵达后，与尊者阿难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作好后，那位学生婆罗门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向阿难尊师询问（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而且这么说：‘请阿难尊师出自怜悯，去学生

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的住处，那就好了！’”

当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那位学生婆罗门这么说：

“学生婆罗门！这不是适当的时机，今天我喝了药，或许明天取适当的时候，我再去。”

“是的，先生！”那位学生婆罗门回答学尊者阿难后，起座去见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抵达后，那位学生婆罗门对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这么说：

“我以尊师的名义对那位阿难尊师这么说：‘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向阿难尊师询问（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而且这么说：“请阿难尊师出自怜悯，去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的住处，那就好了！”’先生！当这么说时，沙门阿难对我这么说：‘学生婆罗门！这不是适当的时机，今天我喝了药，或许明天取适当的时候，我再去。’先生！这就作到这里，因为那位阿难尊师明天已给了来访的机会。”

那时，那夜过后，尊者阿难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以介达葛比丘为随从沙门，去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的住处。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时，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去见尊者阿难。抵达后，与尊者阿难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作好后，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阿难尊师长时间是那乔达摩尊师的侍者、近侍者、近行者，阿难尊师会知道那乔达摩尊师是哪些法的称赞者，在那里，他劝导这民

众使之确立、建立，阿难先生！那乔达摩尊师是什么法的称赞者呢？他在哪里劝导这民众使之确立、建立呢？”

“学生婆罗门！那世尊是三蕴的称赞者，他在那里劝导这民众使之确立、建立，哪三个呢？圣戒蕴、圣定蕴、圣慧蕴，学生婆罗门！那世尊是这三蕴的称赞者，他在那里劝导这民众使之确立、建立。”

戒蕴

“阿难先生！但，什么是圣戒蕴，那世尊是那个的称赞者，他在那里劝导这民众使之确立、建立呢？”

“学生婆罗门！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出现于世间，他以证智自作证后，为这天、魔、梵的世界；沙门、婆罗门的世代；诸天、人宣说，他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他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屋主、屋主之子或在其它族姓中出生者听闻那个法；听闻那个法后，于如来处获得信；由于具备那获得的信，他像这样深虑：‘居家生活是障碍，是尘垢之路；出家是露地。住在家中，这是不容易行一向圆满、一向清净的磨亮海螺之梵行，让我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过些时候，他舍断少量的财富聚集或舍断大量的财富聚集后；舍断少量的亲属圈或舍断大量的亲属圈后，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当这样出家时，他住于被巴帝摩卡的自制所防护，具足正行和行境，在微罪中看见可怕，在学处上受持后学习，他具备善的身业、语业，清净的生活维持，戒具足，

守护根门，具备正念与正知，已知足。

学生婆罗门！比丘如何是戒具足者呢？学生婆罗门！这里，比丘舍断杀生后，他是离杀生者，他住于已舍离棍棒、已舍离刀剑、有羞耻的、同情的、对一切活的生物怜悯的。学生婆罗门！凡比丘舍断杀生后，他是离杀生者，他住于已舍离棍棒、已舍离刀剑、有羞耻的、同情的、对一切活的生物怜悯的者，这是关于戒。（在简略中应该如同194-210（译者按：此指 DN.2“小戒”段落）使之详细）

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透过神而使变得寂静的仪式、誓愿仪式、鬼神仪式、居地仪式、（使）元气旺盛仪式、（使）性无能仪式、房地仪式、房地准备仪式、洗净、（芳香）沐浴、献供、催吐剂、泻药、向上泻药、向下泻药、头的泻药、耳油药、眼药水、灌鼻、药膏、涂油、眼科、外科、儿科、根药、无生（药的解药）、药草、泻剂， 这样，他是离这样或那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学生婆罗门！凡如某些沙门、婆罗门吃了以信应该施与的食物后，这样，他们以畜生明邪命谋生，即：透过神而使变得寂静的仪式、誓愿仪式、……（中略）药草、泻剂，这样，他是离这样或那样以畜生明邪命谋生者，这也是关于戒。

学生婆罗门！那位这样戒具足的比丘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见戒已防护的恐怖，学生婆罗门！犹如敌人已被杀害的刹帝利灌顶王，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见敌人的恐怖，同样的，学生婆罗门！那位这样戒具足的比丘在任何地方都不看见戒已防护的恐怖。已具备这圣戒蕴，他自身内感受无过失的安乐，学生婆罗门！这样，比丘是戒具足者。

学生婆罗门！这是圣戒蕴，那世尊是这个的称赞者，他在那里劝导这民众使之确立、建立。但，在这里，还有更应该作的。”

“不可思议啊，阿难先生！未曾有啊，阿难先生！阿难先生！这圣戒蕴是圆满的，非不圆满，阿难先生！我没从此处之外，在其他沙门、婆罗门中看见这么圆满的圣戒蕴，阿难先生！从此处之外的其他沙门、婆罗门自己如果看见这么圆满的圣戒蕴，他们就会以那么些而悦意地说：‘这样足够了，所作的足够了，我们的沙门目标已达到，没有任何更应该作的。’但，阿难尊师却这么说：‘但，在这里，还有更应该作的。’

定蕴

阿难先生！但，什么是圣定蕴，那世尊是那个的称赞者，他在那里劝导这民众使之确立、建立呢？”

“学生婆罗门！比丘如何是守护根门者呢？学生婆罗门！这里，比丘以眼见色后，不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因为当住于眼根的不防护时，贪忧、恶不善法会流入，他依其自制而行动，保护眼根，在眼根上达到自制；以耳听声音后，……（中略）以鼻闻气味后，……以舌尝味道后，……以身触所触后，……以意识知法后，不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因为当住于意根的不防护时，贪忧、恶不善法会流入，他依其自制而行动，保护意根，在意根上达到自制，已具备这圣根自制，他自身内感受不受害的安乐，学生婆罗门！这样，比丘是守护根门者。

学生婆罗门！比丘如何具备正念与正知呢？比丘在前进、后退时

是正知于行为者；在前视、后视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肢体）曲伸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穿）衣、持钵与大衣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饮、食、嚼、尝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大小便动作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行、住、坐、卧、清醒、语、默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学生婆罗门！这样，比丘具备正念与正知。

学生婆罗门！比丘如何是已知足者呢？学生婆罗门！比丘是已知足者：以衣服保护身体、以施食保护肚子，不论出发到何处，他只拿（这些）出发，犹如鸟不论以翼飞到何处，只有翼的负荷而飞。同样的，学生婆罗门！比丘以衣服保护身体、以施食保护肚子为知足，不论出发到何处，他只拿（这些）出发，学生婆罗门！这样，比丘是已知足者。

已具备这圣戒蕴，已具备这圣根自制，已具备这圣正念与正知，已具备这圣知足，他亲近独居的住处：林野、树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他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坐下，盘腿后，挺直身体，建立起面前的正念后，他舍断对世间的贪婪，以离贪婪心而住，使心从贪婪中清净。舍断恶意与瞋后，住于无瞋恚心、对一切活的生物怜悯，使心从恶意与瞋怒中清净。舍断昏沉睡眠后，住于离昏沉睡眠、有光明想、正念、正知，使心从昏沉睡眠中清净。舍断掉举后悔后，住于不掉举、自身内心寂静，使心从掉举后悔中清净。舍断疑惑后，住于脱离疑惑、在善法上无疑，使心从疑惑中清净。

学生婆罗门！犹如男子如果拿了借款后从事事业，如果他的那些事业成功，他会终结那旧的借款本金，会有超出的余额扶养妻子，他

这么想：‘我以前拿了借款后会从事事业，我的那些事业成功，我终结了那旧的借款本金，有超出的余额扶养我的妻子。’他从此因缘而会得到欣悦，会到达喜悦。

学生婆罗门！犹如男子如果生病、痛苦、重病，他会不喜欢食物，身体会没力气，过些时候，如果他从那个病脱离，他会喜欢食物，他的身体会有力气，他这么想：‘我以前生病、痛苦、重病，我不喜欢食物，我的身体没力气，现在，我从那个病脱离，我喜欢食物，我的身体会有力气。’他从此因缘而会得到欣悦，会到达喜悦。

学生婆罗门！犹如男子如果被关在监狱里，过些时候，如果他从那个监狱被平安地、无恐怖地释放，没有任何财物损失，他这么想：‘以前，我被关在监狱里，现在，我从那个监狱被平安地、无恐怖地释放，没有任何财物损失。’他从此因缘而会得到欣悦，会到达喜悦。

学生婆罗门！犹如男子如果是奴隶、非依靠自己者、依靠他人者，不能去想去的地方，过些时候，如果他从那奴隶被释放，是依靠自己者、不依靠他人者、自由者，能去想去的地方，他这么想：‘以前，我是奴隶、非依靠自己者、依靠他人者，不能去想去的地方，现在，我从那奴隶被释放，是依靠自己者、不依靠他人者、自由者，能去想去的地方。’他从此因缘而会得到欣悦，会到达喜悦。

学生婆罗门！犹如有财富、有财物的男子如果走上旷野道路，饥馑的、有怖畏的，过些时候，如果他从那个旷野平安地度脱，到达村落边界，安稳的、无怖畏的，他这么想：‘以前，有财富、有财物的我走上旷野道路，饥馑的、有怖畏的，现在，我从那个旷野平安地度脱，

到达村落边界，安稳的、无怖畏的。’他从此因缘而会得到欣悦，会到达喜悦。

同样的，学生婆罗门！比丘看这些自己未舍断的五盖如借款、如疾病、如监狱、如奴隶、如旷野道路；同样的，学生婆罗门！比丘看这些自己已舍断的五盖犹如（如）无借款、如无疾病、如从监狱被释放、如脱离奴隶者、如安稳的终极之地。

当他看见自己五盖已被舍断时，欣悦被生起；当欢悦时，则喜被生；当意喜时，则身宁静；身已宁静者，则感受乐；心乐者，则入定。

他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他以离而生喜、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离而生喜、乐遍满。学生婆罗门！犹如熟练的澡堂师傅或澡堂师傅的徒弟在铜皿中撒布沐浴粉后，与水充分搅拌，沐浴粉团随之湿润、来到湿润、内外被渗透湿润而无遗漏。同样的，学生婆罗门！比丘以离而生喜、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离而生喜、乐遍满，学生婆罗门！凡比丘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他以离而生喜、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离而生喜、乐遍满者，这是关于定。

再者，学生婆罗门！比丘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他以定而生喜、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定而生喜、乐遍满。学生婆罗门！犹如有涌泉的深水池，其在东方无进水口，在南方无进

水口，在北方无进水口，在西方无进水口，天又不会经常（下雨）随给与完全的保持，而那水池的冷水保持涌出后，那水池会被冷水润泽、遍流、充满、遍满，全水池没有任何地方不会被冷水遍满。同样的，学生婆罗门！比丘……（中略）。学生婆罗门！凡比丘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他以定而生喜、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定而生喜、乐遍满者，这也是关于定。

再者，学生婆罗门！比丘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他以离喜之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离喜之乐遍满。学生婆罗门！犹如在青莲池、红莲池、白莲池中，一些青莲、红莲、白莲生在水中，长在水中，依止于水面下，沉在水下生长，从其顶点到根被冷水润泽、遍流、充满、遍满，全青莲、红莲、白莲没有任何地方不会被冷水遍满。同样的，学生婆罗门！比丘……（中略）学生婆罗门！凡比丘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他以离喜之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离喜之乐遍满者，这也是关于定。

再者，学生婆罗门！比丘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他以遍净、皎洁之心遍满此身后而坐，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遍净、皎洁之心遍满。学生婆罗门！犹如男子会以白衣包含头裹上后而坐，全

身没有任何地方不会被白衣遍满。同样的，学生婆罗门！比丘……（中略）学生婆罗门！凡比丘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他以遍净、皎洁之心遍满此身后而坐，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遍净、皎洁之心遍满者，这也是关于在定。

学生婆罗门！这是圣定蕴，那世尊是这个的称赞者，他在那里劝导这民众使之确立、建立。但，在这里，还有更应该作的。”

“不可思议啊，阿难先生！未曾有啊，阿难先生！阿难先生！这圣定蕴是圆满的，非不圆满，阿难先生！我没从此处之外，在其他沙门、婆罗门中看见这么圆满的圣定蕴，阿难先生！从此处之外的其他沙门、婆罗门自己如果看见这么圆满的圣定蕴，他们就会以那么些而悦意地说：‘这样足够了，所作的足够了，我们的沙门目标已达到，没有任何更应该作的。’但，阿难尊师却这么说：‘但，在这里，还有更应该作的。’

慧蕴

阿难先生！但，什么是圣慧蕴，那世尊是那个的称赞者，他在那里劝导这民众使之确立、建立呢？”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智与见，他这么了知：‘我的这身体是色与四大之物、父母所生、米粥所积聚、无常所削减、磨灭、破坏、分散之法，又，我的这个识在这里依存，在这里被结缚。’学生婆罗门！犹如美丽的、出色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

细致的、放光的、明净的、不浊的琉璃宝珠全部行相具足，在那里，被蓝或黄或红或白或淡黄线绑住，有眼男子拿它在手掌上后能观察：‘这美丽的、出色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放光的、明净的、不浊的琉璃宝珠具备全部行相，在那里，被蓝或黄或红或白或淡黄线绑住。’同样的，学生婆罗门！当比丘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于智与见，他这么了知：‘我的这身体是色与四大之物、父母所生、米粥所积聚、无常所削减、磨灭、破坏、分散之法，又，我的这个识在这里依存，在这里被结缚。’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智与见，他这么了知：‘我的这身体是色与四大之物、父母所生、米粥所积聚、无常所削减、磨灭、破坏、分散之法，又，我的这个识在这里依存，在这里被结缚。’学生婆罗们！凡当比丘心是这样入定的、……（中略）‘……在这里被结缚。’者，这是关于慧。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创造意生身：他从这个身体创造另一个有色、意做的、有所有肢体与小肢，不缺诸根之身体，学生婆罗门！犹如男子如果从芦苇拉出鞘，他这么想：‘这是芦苇，这是鞘；芦苇是一，鞘是另一个，鞘被从芦苇拉出。’或者，学生婆罗门！犹如男子如果从剑鞘拉出剑，他这么想：‘这是剑，这是剑鞘；剑是一，剑鞘是另一个，剑被从剑鞘拉出。’或者，学生婆罗门！

犹如男子如果从蛇蜕拉起蛇，他这么想：‘这是蛇，这是蛇蜕；蛇是一，蛇蜕是另一个，蛇被从蛇蜕拉起。’同样的，学生婆罗门！当比丘……（中略）。学生婆罗门！凡当比丘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创造意生身：他从这个身体创造另一个有色、意做的、有所有肢体与小肢，不缺诸根之身体，……（中略）者，这也是关于慧。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各种神通：他经验各种神通：有了一个后变成多个，有了多个后变成一个；现身、隐身；无阻碍地穿墙、穿垒、穿山而行犹如在虚空中；在地中作潜入、潜出犹如在水中；在水上行走不沉没犹如在地上；以盘腿而坐在空中前进犹如有翅膀的鸟；以手碰触、抚摸日月这样大神力、大威力；以身体自在行进直到梵天世界，学生婆罗门！犹如熟练的陶匠或陶匠的徒弟能从作工细致粘土制作并完成任何他希望的容器制品，或者，学生婆罗门！犹如熟练的象牙匠或象牙匠的徒弟能在作工细致象牙上制作并完成任何他希望的象牙制品，或者，学生婆罗门！犹如熟练的金匠或金匠的徒弟能在作工细致黄金上制作并完成任何他希望的黄金制品。同样的，学生婆罗门！当比丘……（中略）。学生婆罗门！凡当比丘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各种神通：他经验各种神通：有了一个后变成多个，……（中略）以身体自在行进直到梵天世界者，这也是关于慧。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中略）他使心转向天耳：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耳界听见天与人二者不论是远、是近的声音，学生婆罗门！犹如男子是旅途中的行者，他能听到大鼓声、小鼓声、螺、小腰鼓、鑵鼓声，他这么想：‘这是大鼓声。’‘这是小鼓声。’‘这是螺、小腰鼓、鑵鼓声。’同样的，学生婆罗门！当比丘……（中略）。学生婆罗门！凡当比丘心是这样入定的、……（中略）他使心转向天耳：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耳界听见天与人二者不论是远、是近的声音者，这也是关于慧。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他心智：他以心熟知心后，能了知其他众生、其他个人：有贪的心了知为‘有贪的心’，离贪的心了知为‘离贪的心’；有瞋的心了知为‘有瞋的心’，离瞋的心了知为‘离瞋的心’；有痴的心了知为‘有痴的心’，离痴的心了知为‘离痴的心’；简约的心了知为‘简约的心’，散乱的心了知为‘散乱的心’；广大的心了知为‘广大的心’，未广大的心了知为‘未广大的心’；更上的心了知为‘更上的心’，无更上的心了知为‘无更上的心’；得定的心了知为‘得定的心’，未得定的心了知为‘未得定的心’；已解脱的心了知为‘已解脱的心’，未解脱的心了知为‘未解脱的心’，学生婆罗门！犹如年轻、年少、喜好装饰的女子或男子，当在镜中，或在遍净、洁净、清澈的水钵中观察自己的面貌时，有黑痣能知道：‘有黑痣。’无黑痣能知道：‘无黑痣。’同样的，学生婆罗门！当比丘……（中略）。学生婆罗门！凡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

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他心智：他以心熟知心后，能了知其他众生、其他个人：有贪的心了知为‘有贪的心’，……（中略）未解脱的心了知为‘未解脱的心’者，这也是关于慧。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中略）他使心转向许多前世住处之回忆。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许多坏劫、许多成劫、许多坏成劫：‘在那里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学生婆罗门！犹如男子如果从自己的村落走到其它村落，再从那个村落走到其它村落，再从那个村落走回自己的村落，他这么想：‘我从自己的村落走到那个村落，在那里，我这么站，这么坐，这么说话，这么沉默，再从那个村落走到那个村落，在那里，我这么站，这么坐，这么说话，这么沉默，我再从那个村落走回自己的村落。’同样的，学生婆罗门！当比丘……（中略）。学生婆罗门！凡当比丘心是这样入定的、……（中略）他使心转向许多前世住处之回忆。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中略）像这样，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者，这也是关于慧。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中略）他使心转向众生死亡与往

生之智，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斥责圣者，邪见与持邪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被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或者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不斥责圣者，正见与持正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被往生到善趣、天界。’这样，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学生婆罗门！犹如在十字路中央的宫殿，有眼的男子们站在那里能看见进出家、在车道与街道来回走动、在十字路中央坐着的人们，他这么想：‘这些人进入家；这些出去；这些在车道与街道来回走动；这些坐在十字路中央。’同样的，学生婆罗门！当比丘……（中略）。学生婆罗门！凡当比丘心是这样入定的、……（中略）他使心转向众生死亡与往生之智，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者，这也是关于慧。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他使心转向烦恼之灭尽智。他如实了知：‘这是苦。’如实了知：‘这是苦集。’如实了知：‘这是苦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苦灭道迹。’如实了知：‘这些是烦恼。’如实了知：‘这是烦恼集。’如实了知：‘这是烦恼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烦恼灭之道。’当他这么知、这么见时，心从欲的烦恼解脱，心从有的烦恼解脱，心从无明的烦恼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

之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学生婆罗门！犹如峡谷中的水池清澈、清净、不浊，在那里，有眼的男子站在岸边能看见牡蛎、贝类、砂砾、小石、鱼群优游与停止，他这么想：‘这水池清澈、清净、不浊，在那里，有这些牡蛎、贝类、砂砾、小石、鱼群优游与停止。’同样的，学生婆罗门！当比丘……（中略）。学生婆罗门！凡当比丘心是这样入定的、……（中略）他使心转向烦恼之灭尽智。他如实了知：‘这是苦。’……（中略）如实了知：‘这是导向烦恼灭之道。’当他这么知、这么见时，心从欲的烦恼解脱，心从有的烦恼解脱，心从无明的烦恼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者，这也是关于慧。

学生婆罗门！这是圣慧蕴，那世尊是这个的称赞者，他在那里劝导这民众使之确立、建立。而，在这里，没有更应该作的了。”

“不可思议啊，阿难先生！未曾有啊，阿难先生！阿难先生！这圣慧蕴是圆满的，非不圆满，阿难先生！我没从此处之外，在其他沙门、婆罗门中看见这么圆满的圣慧蕴，而，在这里，没有更应该作的了。

太伟大了，阿难先生！太伟大了，阿难先生！阿难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阿难尊师以种种法门说明，我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请难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苏玻第十终了。

11、给哇得经

屋主之子给哇得的事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难陀卖衣者的芒果园中。

那时，屋主之子给哇得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屋主之子给哇得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那烂陀是成功的、繁荣的、人口众多的、人群拥挤的、对世尊有净信的，大德！请世尊令某位比丘作过人法的神通神变，那就好了！这样，那烂陀将更多量（的人）仰信世尊。”

当这么说时，世尊对屋主之子给哇得这么说：

“给哇得！我不教导比丘们这样的法：‘比丘们！来！请你们对白衣在家人作过人法的神通神变。’”

第二次，屋主之子给哇得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非攻击世尊，然而，我这么说：‘大德！这那烂陀是成功的、繁荣的、人口众多的、人群拥挤的、对世尊有净信的，大德！请世尊令某位比丘作过人法的神通神变，那就好了！这样，那烂陀将更多量（的人）仰信世尊。’”

第二次，世尊对屋主之子给哇得这么说：

“给哇得！我不教导比丘们这样的法：‘比丘们！来！请你们对白衣在家人作过人法的神通神变。’”

第三次，屋主之子给哇得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非攻击世尊，然而，我这么说：‘大德！这那烂陀是成功的、繁荣的、人口众多的、人群拥挤的、对世尊有净信的，大德！请世尊令某位比丘作过人法的神通神变，那就好了！这样，那烂陀将更多量（的人）仰信世尊。’”

神通神变

“给哇得！有这三种被我以证智自作证后教导的神变，哪三种呢？神通神变、记心神变、教诫神变。

给哇得！什么是神通神变呢？给哇得！这里，比丘经验各种神通：有了一个后变成多个，有了多个后变成一个；现身、隐身；无阻碍地穿墙、穿垒、穿山而行犹如在虚空中；在地中作潜入、潜出犹如在水中；在水上行走不沉没犹如在地上；以盘腿而坐在空中前进犹如有翅膀的鸟；以手碰触、抚摸日月这样大神力、大威力；以身体自在行进直到梵天世界。

某位对他有明净的信者看见那位比丘经验各种神通：有了一个后变成多个，有了多个后变成一个；现身、隐身；无阻碍地穿墙、穿垒、穿山而行犹如在虚空中；在地中作潜入、潜出犹如在水中；在水上行走不沉没犹如在地上；以盘腿而坐在空中前进犹如有翅膀的鸟；以手碰触、抚摸日月这样大神力、大威力；以身体自在行进直到梵天世界。

那位对他有明净的信者告诉某位没有明净的不信者：‘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沙门的大神通力状态、大威力状态，我看见那位比丘经验各种神通：有了一个后变成多个，有了多个

后变成一个；……（中略）以身体自在行进直到梵天世界。’

那位对他没有明净的不信者对那位有明净的信者这么说：‘先生！有名叫见达哩的明咒，以那个，那位比丘经验各种神通：有了一个后变成多个，有了多个后变成一个；……（中略）以身体自在行进直到梵天世界。’

给哇得！你怎么想：那位没有明净的不信者是否会对那位有明净的信者这么说呢？”

“大德！会（这么）说。”

“给哇得！当我看见关于神通神变的过患时，我因神通神变而羞愧、惭愧、厌恶。

记心神变

给哇得！什么是记心神变呢？给哇得！这里，比丘告知其他众生、其他个人的心，也告知心所有的，也告知被寻思的：‘你的意是这样，你的意是像这样，你的心是像这样（状态）。’

某位对他有明净的信者看见那位比丘告知其他众生、其他个人的心，也告知心所有的，也告知被寻思的：‘你的意是这样，你的意是像这样，你的心是像这样（状态）。’

那位对他有明净的信者告诉某位没有明净的不信者：‘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沙门的大神通力状态、大威力状态，我看见那位比丘告知其他众生、其他个人的心，也告知心所有的，也告知被寻思的：“你的意是这样，你的意是像这样，你的心是像这样（状态）。”’

那位对他没有明净的不信者对那位有明净的信者这么说：‘先生！有名叫摩尼葛的明咒，以那个，那位比丘知其他众生、其他个人的心，也告知心所有的，也告知被寻思的：“你的意是这样，你的意是像这样，你的心是像这样（状态）。”’

给哇得！你怎么想：那位没有明净的不信者是否会对那位有明净的信者这么说呢？”

“大德！会（这么）说。”

“给哇得！当我看见关于记心神变的过患时，我因记心神变而羞愧、惭愧、厌恶。

教诫神变

给哇得！什么是教诫神变呢？给哇得！这里，比丘这么教诫：‘你们应该这么寻思，你们不应该这么寻思；你们应该这么作意，你们不应该这么作意；你们应该舍断这个，你们应该进入并住于这个。’给哇得！这被称为教诫神变。

再者，给哇得！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出现于世间，……（中略）（在简略中应该如同 190-212（译者按：此指 DN.2“更胜妙的沙门果”段落）使之详细）给哇得！这样，比丘是戒具足者。……（中略）进入后住于初禅，给哇得！这被称为教诫神变。……（中略）第二禅……（中略）第三禅……（中略）进入后住于第四禅，给哇得！这被称为教诫神变。……（中略）他使心转向智与见，……（中略）给哇得！这被称为教诫神变。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

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给哇得！这被称为教诫神变。

给哇得！这是三种被我以证智自作证后教导的神变。

比丘寻求存在的灭的事

给哇得！从前，就在这个比丘僧团中，某位比丘的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

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入像这样的定，在定中心中出现通达天（界）的道路，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去见四大王的天神，抵达后，对四大王的天神这么说：‘朋友们！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

给哇得！当这么说时，四大王的天神对那位比丘这么说：‘比丘！我们也不知道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余灭之处，比丘！有四大王比我们四大王的天神更优越、更胜妙，他们应该知道这个：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余灭之处。’

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去见四大王，抵达后，对四大王这么说：‘朋友们！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

给哇得！当这么说时，四大王对那位比丘这么说：‘比丘！我们也不知道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余灭之处，比丘！有名叫三十三天的天神比我们四大王更优越、更胜妙，他们应该知道这个：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余灭之处。’

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去见三十三天的天神，抵达后，对三十三天的天神这么说：‘朋友们！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

在哪里无余灭呢？’

给哇得！当这么说时，三十三天的天神对那位比丘这么说：‘比丘！我们也不知道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余灭之处，比丘！有名叫天帝释比我们更优越、更胜妙，他应该知道这个：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余灭之处。’

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去见天帝释，抵达后，对天帝释这么说：‘朋友！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

给哇得！当这么说时，天帝释对那位比丘这么说：‘比丘！我也不知道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余灭之处，比丘！有名叫焰摩天的天神……（中略）名叫善焰摩的天子……名叫兜率天的天神……名叫满足的天子……名叫化乐天的天神……名叫善化作的天子……名叫他化自在天的天神……名叫自在的天子比我们更优越、更胜妙，他应该知道这个：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余灭之处。’

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去见自在天子，抵达后，对自在天子这么说：‘朋友！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

给哇得！当这么说时，自在天子对那位比丘这么说：‘比丘！我也不知道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余灭之处，比丘！有名叫梵众天的天神比我们更优越、更胜妙，他们应该知道这个：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余灭之处。’

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入像这样的定，在定中心中出现通达梵天（界）的道路，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去见梵众天的天神，抵达

后，对梵众天的天神这么说：‘朋友们！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

给哇得！当这么说时，梵众天的天神对那位比丘这么说：‘比丘！我也不知道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余灭之处，比丘！有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主宰者、制造者、化作者、最高的神、操纵者、已生者与未来生者之父比我们更优越、更胜妙，他应该知道这个：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余灭之处。’

‘朋友们！现在那位大梵天在哪里呢？’

‘比丘！我们不知道往梵天之处、梵天所在之处、梵天在哪里，比丘！但，如此之相被看见：光明生起，光明出现，梵天将出现，因为这是梵天出现的前相，即：光明生起，光明出现。’

给哇得！那时，那位大梵天出现。

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去见那位大梵天，抵达后，对那位大梵天这么说：‘朋友！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

给哇得！当这么说时，那位大梵天对那位比丘这么说：‘比丘！我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主宰者、制造者、化作者、最高的神、操纵者、已生者与未来生者之父。’

给哇得！第二次，那位比丘对那位大梵天这么说：‘朋友！我不问你：“你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主宰者、制造者、化作者、最高的神、操纵者、已生者与未来生者之父

吗？”我这么问你：“朋友！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

给哇得！第二次，那位大梵天对那位比丘这么说：‘比丘！我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主宰者、制造者、化作者、最高的神、操纵者、已生者与未来生者之父。’

给哇得！第三次，那位比丘对那位大梵天这么说：‘朋友！我不问你：“你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主宰者、制造者、化作者、最高的神、操纵者、已生者与未来生者之父吗？”我这么问你：“朋友！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

给哇得！那时，那位大梵天握着那位比丘的手腕后，带到一旁，然后对那位比丘这么说：‘比丘！这些梵众天的天神这么知道我：“没有任何梵天不了知的，没有任何梵天没见过的，没有任何梵天未知的，没有任何梵天未作证的。”因此，我在他们面前不回答，比丘！我也不知道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无余灭之处，比丘！因此，在这里，这就是你的恶作，这就是你的罪过：你越过那位世尊后，在外面来到遍求这个问题的解答，比丘！请你就去见那位世尊，抵达后，请你问这个问题，你应该如世尊为你解答那样忆持它。’

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弯曲伸直的手臂那样（快）地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现在我面前。给哇得！那时，那位比丘向我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给哇得！在一旁坐好后，那位比丘对我这么说：‘大德！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

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

寻岸鸟的譬喻

给哇得！当这么说时，我对那位比丘这么说：‘比丘！从前，航海的商人带了寻岸鸟后，乘船深入大海，当船还看不见岸时，他们放出寻岸鸟。它飞往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四方的中间方。如果它看见周围有海岸，就一直飞去，如果它看不见周围有海岸，就回船上。同样的，比丘！当你遍求这个问题的解答直到梵天世界为止未果时，那时，你回到我的面前，比丘！你不应该这么问这个问题：“大德！这四大，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哪里无余灭呢？”

比丘！你应该这么问这个问题：

“在哪里水与地，火与风无立足处？

在哪里长与短，细与粗、净与不净，

在哪里名与色，被破灭无余？”

在那里，回答是：

“识是不可见的，无边的、各方面都光辉的，

在这里水与地，火与风无立足处。

在这里长与短，细与粗、净与不净，

在这里名与色，被破灭无余，

以识的灭，在这里这（都）被破灭。”’”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屋主之子给哇得欢喜世尊所说。

给哇得经第十一终了。

12、罗希者经

罗希者婆罗门的事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与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在憍萨罗国进行游行，抵达沙勒哇低葛。

当时，罗希者婆罗门住在沙勒哇低葛，（该地）人口增盛繁荣，有草、薪木与水，有谷物，适合国王使用，是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施与他的、王室礼物的、净施的（地方）。

当时，沙勒哇低葛的婆罗门们有这样邪恶的恶见生起：

“这里，如果沙门或婆罗门证得善法，证得善法后，他不应该告知其他人，因为，其他人将（能）对（另外的）其他人作什么呢？犹如切断旧的系缚后，想要作另一个新的系缚，我说，这样是这邪恶贪法的成就，其他人将（能）对（另外的）其他人作什么呢？”

罗希者婆罗门们听闻：

“先生！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在憍萨罗国游行，已到达沙勒哇低葛，住在一奢能伽罗的一奢能伽罗丛林中，又，那位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他以证智自作证后，为这天、魔、梵的世界；沙门、婆罗门的世代；诸天、人宣说，他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他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见到像那样的阿罗汉，那

就好了!”

那时，罗希者婆罗门召唤澡堂师傅柔西葛：

“来！亲爱的柔西葛！你去见沙门乔达摩，抵达后，请你以我的名义向沙门乔达摩询问（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而说）：‘乔达摩先生！罗希者婆罗门向乔达摩尊师询问（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而且请你这么说：‘请乔达摩尊师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明天罗希者婆罗门的饮食（供养）。’”

“是的，先生!”澡堂师傅柔西葛回答罗希者婆罗门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澡堂师傅柔西葛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罗希者婆罗门向世尊询问（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而且这么说：‘大德！请世尊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明天罗希者婆罗门的饮食（供养）。’”

世尊以沉默同意了。

那时，澡堂师傅柔西葛知道世尊同意了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去见罗希者婆罗门，抵达后，对罗希者婆罗门这么说：

“我们以尊师的名义向那世尊说：‘大德！罗希者婆罗门向世尊询问（是否）无病、健康、轻快、有力、乐住，而且这么说：“大德！请世尊与比丘僧团一起同意明天罗希者婆罗门的饮食（供养）。”’世尊以沉默同意了。”

那时，那夜过后，罗希者婆罗门在自己的住处准备胜妙的硬食与软食后，召唤澡堂师傅柔西葛：

“来！亲爱的柔西葛！你去见沙门乔达摩，抵达后，请你通知沙门乔达摩时候已到：‘乔达摩先生！时候已到，饮食已（准备）完成。’”

“是的，先生!”澡堂师傅柔西葛回答罗希者婆罗门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澡堂师傅柔西葛时候到时通知世尊：

“大德！时候已到，饮食已（准备）完成。”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与比丘僧团一起去沙勒哇低葛。当时，澡堂师傅柔西葛紧随在世尊后。那时，澡堂师傅柔西葛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罗希者婆罗门有这样邪恶的恶见生起：‘这里，如果沙门或婆罗门证得善法，证得善法后，他不应该告知其他人，因为，其他人将（能）对（另外的）其他人作什么呢？犹如切断旧的系缚后，想要作另一个新的系缚，我说，这样是这邪恶贪法的成就，其他人将（能）对（另外的）其他人作什么呢？’请世尊使罗希者婆罗门远离这邪恶的恶见，那就好了!”

“柔西葛！或许会吧，柔西葛！或许会吧。”

那时，世尊去罗希者婆罗门的住处。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时，罗希者婆罗门亲手以胜妙的硬食与软食款待与满足以佛陀为上首的比丘僧团。

罗希者婆罗门的实行

那时，世尊食用完毕手离钵时，罗希者婆罗门取某个低矮坐具后，

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罗希者婆罗门这么说：

“是真的吗？罗希者！你有这样邪恶的恶见生起：‘这里，如果沙门或婆罗门证得善法，证得善法后，他不应该告知其他人，因为，其他人将（能）对（另外的）其他人作什么呢？犹如切断旧的系缚后，想要作另一个新的系缚，我说，这样是这邪恶贪法的成就，其他人将（能）对（另外的）其他人作什么呢？’”

“是的，大德!”

“罗希者！你怎么想：你是否住在沙勒哇低葛呢？”

“是的，大德!”

“罗希者！凡如果这么说：‘罗希者婆罗门住在沙勒哇低葛，凡沙勒哇低葛的生起生产，罗希者婆罗门应该单独受用，不应该给与其他人。’这么说者，凡那些依你生活者，那对他们有障碍，或者没有呢？”

“有障碍，乔达摩先生!”

“当有障碍时，对他们是怜悯者或不怜悯者呢？”

“是不怜悯者，乔达摩先生!”

“当是不怜悯者时，有关于他们的慈心或害（心）现起呢？”

“有害（心），乔达摩先生!”

“当害心现起时，有邪见或正见呢？”

“有邪见，乔达摩先生!”

“罗希者！对邪见者来说，我说，只有两趣之一趣：地狱或畜生。”

“罗希者！你怎么想：憍萨罗国波斯匿王是否住在迦尸与憍萨罗呢？”

“是的，大德!”

“罗希者！凡如果这么说：‘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住在迦尸与憍萨罗国，凡迦尸与憍萨罗国的生起生产，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应该单独受用，不应该给与其他人。’这么说者，凡依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生活的你们与其他人，那对他们有障碍，或者没有呢？”

“有障碍，乔达摩先生!”

“当有障碍时，对他们是怜悯者或不怜悯者呢？”

“是不怜悯者，乔达摩先生!”

“当是不怜悯者时，有关于他们的慈心或害（心）现起呢？”

“有害（心），乔达摩先生!”

“当害心现起时，有邪见或正见呢？”

“有邪见，乔达摩先生!”

“罗希者！对邪见者来说，我说，只有两趣之一趣：地狱或畜生。”

“罗希者！像这样，凡如果这么说：‘罗希者婆罗门住在沙勒哇低葛，凡沙勒哇低葛的生起生产，罗希者婆罗门应该单独受用，不应该给与其他人。’这么说者，凡那些依你生活者，那对他们有障碍，当有障碍时，对他们是不怜悯者，当是不怜悯者时，有关于他们的害心现起，当害心现起时，有邪见，同样的，罗希者！凡如果这么说：‘这里，如果沙门或婆罗门证得善法，证得善法后，他不应该告知其他人，因为，其他人将（能）对（另外的）其他人作什么呢？犹如切断旧的系缚后，想要作另一个新的系缚，我说，这样是这邪恶贪法的成就，其他人将（能）对（另外的）其他人作什么呢？’这么说者，凡那些善

男子们来如来教导的法、律，像这样他们证得上妙特质：作证入流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者，以及凡这些使天界胎遍熟而天界存在的能再生者，对他们有障碍，当有障碍时，对他们是不怜悯者，当是不怜悯者时，有关于他们的害心现起，当害心现起时，有邪见，罗希者！对邪见者来说，我说，只有两趣之一趣：地狱或畜生。”

“罗希者！像这样，凡如果这么说：‘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住在迦尸与憍萨罗国，凡迦尸与憍萨罗国的生起生产，憍萨罗国波斯匿王应该单独受用，不应该给与其他人。’这么说者，凡依憍萨罗国波斯匿王生活的你们与其他人，那对他们有障碍，当有障碍时，对他们是不怜悯者，当是不怜悯者时，有关于他们的害心现起，当害心现起时，有邪见，同样的，罗希者！凡如果这么说：‘这里，如果沙门或婆罗门证得善法，证得善法后，他不应该告知其他人，因为，其他人将（能）对（另外的）其他人作什么呢？犹如切断旧的系缚后，想要作另一个新的系缚，我说，这样是这邪恶贪法的成就，其他人将（能）对（另外的）其他人作什么呢？’这么说者，凡那些善男子们来如来教导的法、律，像这样他们证得上妙特质：作证入流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者，以及凡这些使天界胎遍熟而天界存在的能再生者，对他们有障碍，当有障碍时，对他们是不怜悯者，当是不怜悯者时，有关于他们的害心现起，当害心现起时，有邪见，罗希者！对邪见者来说，我说，只有两趣之一趣：地狱或畜生。”

三种适合呵责者

“罗希者！有这三种大师，在世间中是适合呵责的，凡呵责像这

样的大师者，他的呵责是真实的、如实的、如法的、无过失的，哪三种呢？罗希者！这里，某位大师是为了（沙门的）目标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者，他的那沙门目标没被达到，他没达到那沙门目标后，对弟子们教导法（而说）：‘这是为了你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安乐。’他的弟子对它不欲听闻、不倾耳、不备有了知心，脱离正轨后从大师的教说转离，他应该这么被呵责：‘尊者为了（沙门的）目标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者，你的那沙门目标没被达到，你没达到那沙门的目标后，对弟子们教导法（而说）：“这是为了你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安乐。”你的弟子们对它不欲听闻、不倾耳、不备有了知心，脱离正轨后从大师的教说转离，犹如追求倒退（的拒绝）者或抱拥脸转开（的拒绝）者，同样的，我说，这样是这邪恶贪法的成就，其他人将（能）对（另外的）其他人作什么呢？’罗希者！这是第一种大师，在世间中是适合呵责的，凡呵责像这样的大师者，他的呵责是真实的、如实的、如法的、无过失的。

再者，罗希者！这里，某位大师是为了（沙门的）目标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者，他的那沙门目标没被达到，他没达到那沙门目标后，对弟子们教导法（而说）：‘这是为了你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安乐。’他的弟子对它欲听闻、倾耳、备有了知心，且不脱离正轨后从大师的教说转离，他应该这么被呵责：‘尊者为了（沙门的）目标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者，你的那沙门目标没被达到，你没达到那沙门的目标后，对弟子们教导法（而说）：“这是为了你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安乐。”你的弟子们对它欲听闻、倾耳、备有了知心，

且不脱离正轨后从大师的教说转离，犹如舍去自己的田后，他想应该割他人田的草，同样的，我说，这样是这邪恶贪法的成就，其他人将（能）对（另外的）其他人作什么呢？’罗希者！这是第二种大师，在世间中是适合呵责的，凡呵责像这样的大师者，他的呵责是真实的、如实的、如法的、无过失的。

再者，罗希者！这里，某位大师是为了（沙门的）目标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者，他的那沙门目标被达到了，他达到那沙门目标后，对弟子们教导法（而说）：‘这是为了你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安乐。’他的弟子对它不欲听闻、不倾耳、不备有了知心，脱离正轨后从大师的教说转离，他应该这么被呵责：‘尊者为了（沙门的）目标而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者，你的那沙门目标被达到了，你达到那沙门的目标后，对弟子们教导法（而说）：“这是为了你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安乐。”你的弟子们对它不欲听闻、不倾耳、不备有了知心，脱离正轨后从大师的教说转离，犹如切断旧的系缚后，想要作另一个新的系缚，同样的，我说，这样是这邪恶贪法的成就，其他人将（能）对（另外的）其他人作什么呢？’罗希者！这是第三种大师，在世间中是适合呵责的，凡呵责像这样的大师者，他的呵责是真实的、如实的、如法的、无过失的

罗希者！这些是三种大师，在世间中是适合呵责的，凡呵责像这样的大师者，他的呵责是真实的、如实的、如法的、无过失的。

不适合呵责的大师

当这么说时，罗希者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但，有任何大师，在世间中是不适合呵责的吗？”

“罗希者！有大师，在世间中是不适合呵责的。”

“乔达摩先生！哪位大师，在世间中是不适合呵责的呢？”

“罗希者！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出现于世间，……（中略）（在简略中应该如同 190-212（译者按：此指 DN.2“更胜妙的沙门果”段落）使之详细）罗希者！这样，比丘是戒具足者。……（中略）进入后住于初禅……罗希者！凡在大师处，像这样弟子证得上妙特质，罗希者！这是位大师，在世间中是不适合呵责的，凡呵责像这样的大师者，他的呵责是非真实的、不如实的、不如法的、有过失的。……（中略）第二禅……（中略）第三禅……（中略）进入后住于第四禅……（中略）罗希者！凡在大师处，像这样弟子证得上妙特质，罗希者！这是位大师，在世间中是不适合呵责的，凡呵责像这样的大师者，他的呵责是非真实的、不如实的、不如法的、有过失的。……他使心转向智与见，罗希者！凡在大师处，像这样弟子证得上妙特质，罗希者！这是位大师，在世间中是不适合呵责的，凡呵责像这样的大师者，他的呵责是非真实的、不如实的、不如法的、有过失的。……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罗希者！这是位大师，在世间中是不适合呵责的，凡呵责像这样的大师者，他的呵责是非真实的、不如实的、不如法的、有过失的。”

当这么说时，罗希者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犹如男子抓住正掉落地狱断崖的（另一位）男子的头发后，拉起来到陆地而能住立，同样的，我正掉落地狱断崖，被乔达摩尊师拉起到陆地住立。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乔达摩先生以种种法门说明。我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罗希者经第十二终了。

13、三明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与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团一起在憍萨罗进行游行，抵达名叫玛那沙葛德的憍萨罗婆罗门村落，在那里，世尊住在玛那沙葛德北边玛那沙葛德的阿致罗筏底河畔芒果园中。

当时，众多有名的大财富婆罗门住在玛那沙葛德，即：郑计婆罗门、大鲁科婆罗门、玻科勒沙低婆罗门、若奴索尼婆罗门、杜铁亚婆罗门以及其他有名的大财富婆罗门。

那时，学生婆罗门袜谢德与婆罗堕若在徒步散步、徘徊时时，生起关于道、非道的谈论。那时，学生婆罗门袜谢德这么说：

“这正是正直之道，这是出离的不弯曲路径，引导其作者到与梵天共住，这被玻科勒沙低婆罗门说。”

学生婆罗门婆罗堕若这么说：

“这正是正直之道，这是出离的不弯曲路径，引导其作者到与梵天共住，这被大鲁科婆罗门说。”

学生婆罗门袜谢德不能说服学生婆罗门婆罗堕若，学生婆罗门婆罗堕若也不能说服学生婆罗门袜谢德。

那时，学生婆罗门袜谢德对学生婆罗门婆罗堕若这么说：

“婆罗堕若！这位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住在玛那沙葛德北边玛那沙葛德的阿致罗筏底河畔芒果园中，又，他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来！婆罗堕若先生！让我们去见沙门乔达摩，抵达后，我们问沙门乔达摩这个道理，我们将如沙门乔达摩为我们解答那样忆持它。”

“是的，先生!”学生婆罗门婆罗堕若回答学生婆罗门袜谢德。

道、非道的谈说

那时，学生婆罗门袜谢德与婆罗堕若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学生婆罗门袜谢德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这里，我们在徒步散步、徘徊时时生起关于道、非道的谈论。我这么说：‘这正是正直之道，这是出离的不弯曲路径，引导其作者到与梵天共住，这被玻科勒沙低婆罗门说。’学生婆罗门婆罗堕若这么说：‘这正是正直之道，这是出离的不弯曲路径，引导其作者到与梵天共住，这被大鲁科婆罗门说。’乔达摩先生！在这里就有诤

论，有争议，有异说。”

“袜谢德！像这样，你这么说：‘这正是正直之道，这是出离的不弯曲路径，引导其作者到与梵天共住，这被玻科勒沙低婆罗门说。’学生婆罗门婆罗堕若这么说：‘这正是正直之道，这是出离的不弯曲路径，引导其作者到与梵天共住，这被大鲁科婆罗门说。’而，袜谢德！你们的诤论在哪里？争议在哪里？异说在哪里？”

“乔达摩先生！是关于道、非道，乔达摩先生！婆罗门们安立种种道，阿达哩亚婆罗门、低低哩亚婆罗门、陈兜葛婆罗门、玻哈哩若婆罗门，那些全都是出离的而引导其作者到与梵天共住吗？乔达摩先生！犹如村落或城镇的不远处有许多的种种道（路），那些全都会合到村落（吗）？乔达摩先生！同样的，婆罗门们安立种种道，阿达哩亚婆罗门、低低哩亚婆罗门、陈兜葛婆罗门、玻哈哩若婆罗门，那些全都是出离的而引导其作者到与梵天共住吗？”

学生婆罗门袜谢德的实行

“袜谢德！你说‘他们引导’？”

“乔达摩先生！我说‘他们引导’。”

“袜谢德！你说‘他们引导’？”

“乔达摩先生！我说‘他们引导’。”

“袜谢德！你说‘他们引导’？”

“乔达摩先生！我说‘他们引导’。”

“袜谢德！但，有任何三明婆罗门的一位婆罗门依此而是当面见到梵天者吗？”

“不，乔达摩先生!”

“袜谢德！但，有任何三明婆罗门的一位老师依此而是当面见到梵天者吗？”

“不，乔达摩先生!”

“袜谢德！但，有任何三明婆罗门的一位老师与老师的老师依此而是当面见到梵天者吗？”

“不，乔达摩先生!”

“袜谢德！但，有任何三明婆罗门直到老师七代依此而是当面见到梵天者吗？”

“不，乔达摩先生!”

“袜谢德！凡从前的三明婆罗门仙人们：圣典创造者、圣典转起者，他们往昔唱诵、教说、合集的圣句，仍被今天的三明婆罗门们传唱、跟随着说、随说所说的、复诵令诵的者，即：阿桃葛、袜码葛、袜码跌挖、威沙咪跌、亚玛得其、安其勒色、婆罗堕若、袜谢德、迦叶、玻古，他们这么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看见这个：梵天往该处或梵天所在之处或梵天在哪里。’吗？”

“不，乔达摩先生!”

“袜谢德！像这样，没有任何三明婆罗门的一位婆罗门依此而是当面见到梵天者；没有任何三明婆罗门的一位老师依此而是当面见到梵天者；没有任何三明婆罗门的一位老师与老师的老师依此而是当面见到梵天者；没有任何三明婆罗门直到老师七代依此而是当面见到梵天者；凡从前的三明婆罗门仙人们：圣典创造者、圣典转起者，他们

往昔唱诵、教说、合集的圣句，仍被今天的三明婆罗门们传唱、跟随着说、随说所说的、复诵令诵的者，即：阿桃葛、袜码葛、袜码跌挖、威沙咪跌、亚玛得其、安其勒色、婆罗堕若、袜谢德、迦叶、玻古，他们也没这么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看见这个：梵天往该处或梵天所在之处或梵天在哪里。’那些三明婆罗门就这么说：‘我们教导我们不知道、我们没看见的那个共住之道：这正是正直之道，这是出离的不弯曲路径，引导其作者到与梵天共住。’

袜谢德！你怎么想：当存在这样时，三明婆罗门们的所说不就成为无意义的吗？”

“确实，乔达摩先生！当存在这样时，三明婆罗门们的所说成为无意义的。”

“好！袜谢德！袜谢德！确实，那些三明婆罗门教导他们不知道、他们没看见的那个共住之道：‘这正是正直之道，这是出离的不弯曲路径，引导其作者到与梵天共住。’这是不可能的。

袜谢德！犹如一队失明者一个抓着一个，最前面的看不见，中间的也看不见、最后面的也看不见。同样的，袜谢德！三明婆罗门们的所说确实变成像一队失明者一样，最前面的看不见，中间的也看不见、最后面的也看不见。这里，那些三明婆罗门所说变成滑稽好笑的、无意义的、空无的、空虚的。

袜谢德！你怎么想：三明婆罗门们看见日月，也与其他人们（一样），当日月上升时，与在沉下处，他们祈愿、颂扬，从事合掌礼拜吗？”

“是的，乔达摩先生！三明婆罗门们看见日月，也与其他人们（一

样），当日月上升时，与在沉下处，他们祈愿、颂扬，从事合掌礼拜。”

“袜谢德！你怎么想：凡三明婆罗门们看见日月，也与其他人们（一样），当日月上升时，与在沉下处，他们祈愿、颂扬，从事合掌礼拜者，三明婆罗门们能够教导日月的共住之道：‘这正是正直之道，这是出离的不弯曲路径，引导其作者到与日月共住。’吗？”

“不，乔达摩先生！”

“袜谢德！像这样，凡三明婆罗门们看见日月，也与其他人们（一样），当日月上升时，与在沉下处，他们祈愿、颂扬，从事合掌礼拜者，三明婆罗门们不能够教导日月的共住之道：‘这正是正直之道，这是出离的不弯曲路径，引导其作者到与日月共住。’

袜谢德！像这样，梵天没被三明婆罗门们当面看见，梵天也没被三明婆罗门们的老师当面看见，梵天也没被三明婆罗门们的老师与老师的老师当面看见，梵天也没被三明婆罗门们直到老师七代当面看见，凡从前的三明婆罗门仙人们：圣典创造者、圣典转起者，他们往昔唱诵、教说、合集的圣句，仍被今天的三明婆罗门们传唱、跟随着说、随说所说的、复诵令诵的者，即：阿桃葛、袜码葛、袜码跌挖、威沙咪跌、亚玛得其、安其勒色、婆罗堕若、袜谢德、迦叶、玻古，他们也没这么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看见这个：梵天往该处或梵天所在之处或梵天在哪里。’那些三明婆罗门就这么说：‘我们教导我们不知道、我们没看见的那个共住之道：这正是正直之道，这是出离的不弯曲路径，引导其作者到与梵天共住。’

袜谢德！你怎么想：当存在这样时，三明婆罗门们的所说不就成

为无意义的吗？”

“确实，乔达摩先生！当存在这样时，三明婆罗门们的所说成为无意义的。”

“好！袜谢德！袜谢德！确实，那些三明婆罗门教导他们不知道、他们没看见的那个共住之道：‘这正是正直之道，这是出离的不弯曲路径，引导其作者到与梵天共住。’这是不可能的。

地方上美女的譬喻

袜谢德！犹如男子如果这么说：‘我欲求、欲爱这地方上的美女。’他们会这么问他：‘喂！男子！你欲求、欲爱这地方上的美女，你知道那位地方上的美女是刹帝利或婆罗门或毗舍或首陀罗吗？’当被像这样问时，如果他说：‘不。’他们会这么问他：‘喂！男子！你欲求、欲爱这地方上的美女，你知道那位地方上的美女是这样的名字或这样的姓吗？……（中略）高或矮或中等；黑或褐或金黄色皮肤……（中略）在像那样的村落或城镇或城市吗？’当被像这样问时，如果他说：‘不。’他们会这么问他：‘喂！男子！你欲求、欲爱那你不知、不见者吗？’当被像这样问时，他会说：‘是那样。’

袜谢德！你怎么想：当存在这样时，那位男子的所说不就成为无意义的吗？”

“确实，乔达摩先生！当存在这样时，那位男子的所说成为无意义的。”

“同样的，袜谢德！梵天没被三明婆罗门们当面看见，梵天也没被三明婆罗门们的老师当面看见，梵天也没被三明婆罗门们的老师与

老师的老师当面看见，梵天也没被三明婆罗门们直到老师七代当面看见，凡从前的三明婆罗门仙人们：圣典创造者、圣典转起者，他们往昔唱诵、教说、合集的圣句，仍被今天的三明婆罗门们传唱、跟随着说、随说所说的、复诵令诵的者，即：阿桃葛、袜码葛、袜码跌挖、威沙咪跌、亚玛得其、安其勒色、婆罗堕若、袜谢德、迦叶、玻古，他们也没这么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看见这个：梵天往该处或梵天所在之处或梵天在哪里。’那些三明婆罗门就这么说：‘我们教导我们不知道、我们没看见的那个共住之道：这正是正直之道，这是出离的不弯曲路径，引导其作者到与梵天共住。’

袜谢德！你怎么想：当存在这样时，三明婆罗门们的所说不就成为无意义的吗？”

“确实，乔达摩先生！当存在这样时，三明婆罗门们的所说成为无意义的。”

“好！袜谢德！袜谢德！确实，那些三明婆罗门教导他们不知道、他们没看见的那个共住之道：‘这正是正直之道，这是出离的不弯曲路径，引导其作者到与梵天共住。’这是不可能的。

阶梯的譬喻

袜谢德！犹如男子如果在十字路口为了登上殿堂建造阶梯，如果有人对他这么说：‘喂！男子！你为了登上殿堂建造阶梯，你知道那殿堂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或上、下、中间吗？’像这样被问时，如果他说：‘不。’他们会这么问他：‘喂！男子！你为了登上那你不知道、没见过的殿堂建造阶梯吗？’当被像这样问时，他会说：

‘是那样。’

袜谢德！你怎么想：当存在这样时，那位男子的所说不就成为无意义的吗？”

“确实，乔达摩先生！当存在这样时，那位男子的所说成为无意义的。”

“同样的，袜谢德！梵天没被三明婆罗门们当面看见，梵天也没被三明婆罗门们的老师当面看见，梵天也没被三明婆罗门们的老师与老师的老师当面看见，梵天也没被三明婆罗门们直到老师七代当面看见，凡从前的三明婆罗门仙人们：圣典创造者、圣典转起者，他们往昔唱诵、教说、合集的圣句，仍被今天的三明婆罗门们传唱、跟随着说、随说所说的、复诵令诵的者，即：阿桃葛、袜码葛、袜码跌挖、威沙咪跌、亚玛得其、安其勒色、婆罗堕若、袜谢德、迦叶、玻古，他们也没这么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看见这个：梵天往该处或梵天所在之处或梵天在哪里。’那些三明婆罗门就这么说：‘我们教导我们不知道、我们没看见的那个共住之道：这正是正直之道，这是出离的不弯曲路径，引导其作者到与梵天共住。’

袜谢德！你怎么想：当存在这样时，三明婆罗门们的所说不就成为无意义的吗？”

“确实，乔达摩先生！当存在这样时，三明婆罗门们的所说成为无意义的。”

“好！袜谢德！袜谢德！确实，那些三明婆罗门教导他们不知道、他们没看见的那个共住之道：‘这正是正直之道，这是出离的不弯曲路

径，引导其作者到与梵天共住。’这是不可能的。

阿致罗筏底河的譬喻

袜谢德！犹如这阿致罗筏底河充满水，满到河边乌鸦能喝到的，那时，如果欲求对岸、寻求对岸、去对岸、想越过（到）对岸的男子走来，他站在此岸，如果向对岸呼叫：‘来！对岸，来！对岸。’

袜谢德！你怎么想：那位男子是否因为呼叫、祈愿、希求、欢喜而阿致罗筏底河的彼岸会来到此岸吗？”

“不，乔达摩先生!”

“同样的，袜谢德！三明婆罗门们舍断那些婆罗门所作的法后，受持那些非婆罗门所作的法，然后这么说：‘我们呼叫因陀罗，我们呼叫苏摩，我们呼叫伐卢那，我们呼叫伊舍那，我们呼叫生主神，我们呼叫梵天，我们呼叫大神通，我们呼叫夜摩。’

袜谢德！那些三明婆罗门们舍断那些婆罗门所作的法后，受持那些非婆罗门所作的法，因为呼叫、祈愿、希求、欢喜而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将成为梵天的同住者。’这是不可能的。

袜谢德！犹如这阿致罗筏底河充满水，满到河边乌鸦能喝到的，那时，如果欲求对岸、寻求对岸、去对岸、想越过对岸的男子走来，他在此岸双手在背后被坚固手链强固捆绑束缚，袜谢德！你怎么想：那位男子是否能从阿致罗筏底河的此岸来到彼岸吗？”

“不，乔达摩先生!”

“同样的，袜谢德！这五种欲在圣者之律中被称为‘手链’、‘系缚’，哪五个呢？能被眼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

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色，能被耳识知，……（中略）的声音，能被鼻识知，……（中略）的气味，能被舌识知，……（中略）的味道，能被身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所触，袜谢德！这五种欲在圣者之律中被称为‘手链’、‘系缚’。袜谢德！三明婆罗门们在这五欲中受用而被系结、迷恋、落入执着，不见过患、无出离慧，袜谢德！确实，那些三明婆罗门们舍断那些婆罗门所作的法后，在这五欲中受用而被系结、迷恋、落入执着，不见过患、无出离慧，被欲的恶系缚所束缚，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将成为梵天的同住者。’这是不可能的。”

袜谢德！犹如这阿致罗筏底河充满水，满到河边乌鸦能喝到的，那时，如果欲求对岸、寻求对岸、去对岸、想越过对岸的男子走来，如果他在此岸盖住头后躺下，袜谢德！你怎么想：那位男子是否能从阿致罗筏底河的此岸来到彼岸吗？”

“不，乔达摩先生！”

“同样的，袜谢德！这五盖在圣者之律中被称为‘障碍’、‘盖’、‘覆蔽’、‘障盖’，哪五个呢？欲的意欲盖、恶意盖、昏沉睡眠盖、掉举后悔盖、疑惑盖，袜谢德！这五盖在圣者之律中被称为‘障碍’、‘盖’、‘覆蔽’、‘障盖’。袜谢德！三明婆罗门们被这五盖覆盖、包住、覆蔽、障盖，袜谢德！确实，那些三明婆罗门们舍断那些婆罗门所作的法后，被这五盖覆盖、包住、覆蔽、障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将成为梵天的同住者。’这是不可能的。

合流的谈说

袜谢德！你怎么想：你听闻已衰老、已年老、老师与老师的老师的婆罗门们说：梵天有财产妻子，或无财产妻子呢？”

“乔达摩先生！无财产妻子。”

“有怨恨心或无怨恨心呢？”

“乔达摩先生！无怨恨心。”

“有恼害心或无恼害心呢？”

“乔达摩先生！无恼害心。”

“有污染心或无污染心呢？”

“乔达摩先生！无污染心。”

“不自在的或自在的呢？”

“乔达摩先生！自在的。”

“袜谢德！你怎么想：三明婆罗门们有怨恨心或无怨恨心呢？”

“乔达摩先生！有怨恨心。”

“有恼害心或无恼害心呢？”

“乔达摩先生！有恼害心。”

“有污染心或无污染心呢？”

“乔达摩先生！有污染心。”

“不自在的或自在的呢？”

“乔达摩先生！不自在的。”

“袜谢德！像这样，三明婆罗门们有财产妻子，梵天无财产妻子，有财产妻子的三明婆罗门们与无财产妻子的梵天是否合流、集合在一起呢？”

“不，乔达摩先生!”

“好！袜谢德！确实，那些有财产妻子的三明婆罗门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将成为梵天的同住者。’这是不可能的。

“袜谢德！像这样，三明婆罗门们有怨恨心，梵天无怨恨心，有怨恨心的三明婆罗门们与无怨恨心的梵天……（中略）三明婆罗门们有恼害心，梵天无恼害心……三明婆罗门们有污染心，梵天无污染心……三明婆罗门们是不自在的，梵天是自在的，不自在的三明婆罗门们与自在的梵天是否合流、集合在一起呢？”

“不，乔达摩先生!”

“好！袜谢德！确实，那些不自在的三明婆罗门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将成为梵天的同住者。’这是不可能的。

又，袜谢德！这里，那些三明婆罗门们近坐（于此岸）后沉没，沉没后到达散逸，而想（以）干横越（的方式）横渡，因此，对三明婆罗门们来说，这被称为‘沙漠三明’、‘荒地三明’、‘灾厄三明’。”

当这么说时，学生婆罗门袜谢德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这被我听闻：‘沙门乔达摩知道与梵天共住之道。’”

“袜谢德！你怎么想：玛那沙葛德离这里近，玛那沙葛德离这里不远吗？”

“是的，乔达摩先生！玛那沙葛德离这里近，玛那沙葛德离这里不远。”

“袜谢德！你怎么想：这里，如果在玛那沙葛德出生、长大的男子，那时，他从玛那沙葛德离开，如果他们寻问他玛那沙葛德的道路，

袜谢德！当在玛那沙葛德出生、长大的那位男子被寻问时，会迟钝、犹豫吗？”

“不，乔达摩先生！那是什么原因呢？乔达摩先生！因为，那位男子在玛那沙葛德出生、长大，对他来说，全部玛那沙葛德的道路都已善知。”

“袜谢德！当在玛那沙葛德出生、长大的那位男子被询问玛那沙葛德道路时，可能会迟钝、犹豫，但，当如来被询问梵天世界或导向梵天世界道迹时，不迟钝、犹豫，袜谢德！我了知梵天、梵天世界、导向梵天世界道迹，往生梵天世界那样的行者，我也了知他。”

当这么说时，学生婆罗门袜谢德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这被我听闻：‘沙门乔达摩教导与梵天共住之道。’请乔达摩尊师教导我们与梵天共住之道，请世尊救济婆罗门的人们，那就好了！”

“那样的话，袜谢德！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先生！”学生婆罗门袜谢德回答世尊。

梵天世界之道的教导

世尊这么说：

“袜谢德！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出现于世间，……（中略）（在简略中应该如同 190-212（译者按：此指 DN.2“更胜妙的沙门果”段落）使之详细）袜谢德！这样，比丘是戒具足者。……（中略）当他看见自己五盖已被舍断时，欣悦被生起；当欢

悦时，则喜被生；当意喜时，则身宁静；身已宁静者，则感受乐；心乐者，则入定。

他以与慈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与舍俱行之心，以广大、出众、无量、无怨恨、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

袜谢德！犹如强壮的吹海螺者能容易地使四方知道。同样的，袜谢德！当慈心解脱已这么修习时，凡已作的有量业，它在那里无残余，它在那里不住立。袜谢德！这是与梵天共住之道。

再者，袜谢德！比丘以与悲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喜悦俱行之心……（中略）以与舍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舍俱行之心，以广大、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恨、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

袜谢德！犹如强壮的吹海螺者能容易地使四方知道。同样的，袜谢德！当慈心解脱已这么修习时，凡已作的有量业，它在那里无残余，它在那里不住立。袜谢德！这是与梵天共住之道。

“袜谢德！你怎么想：这么住的比丘有财产妻子，或无财产妻子呢？”

“乔达摩先生！无财产妻子。”

“有怨恨心或无怨恨心呢？”

“乔达摩先生！无怨恨心。”

“有恼害心或无恼害心呢？”

“乔达摩先生！无恼害心。”

“有污染心或无污染心呢？”

“乔达摩先生！无污染心。”

“不自在的或自在的呢？”

“乔达摩先生！自在的。”

“袜谢德！像这样，比丘无财产妻子，梵天无财产妻子，无财产妻子的比丘与无财产妻子的梵天是否合流、集合在一起呢？”

“是的，乔达摩先生!”

“好！袜谢德！确实，那位无财产妻子的比丘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将成为梵天的同住者。’这是可能的。

“袜谢德！像这样，比丘无怨恨心，梵天无怨恨心，……（中略）比丘无恼害心，梵天无恼害心……比丘无污染心，梵天与无污染心……比丘是自在的，梵天是自在的，自在的比丘与自在的梵天是否合流、集合在一起呢？”

“是的，乔达摩先生!”

“好！袜谢德！确实，那为自在的比丘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将成为梵天的同住者。’这是可能的。

当这么说时，学生婆罗门袜谢德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乔达摩尊师以种种法

门说明。我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三明经第十三终了。

戒蕴品终了，其摄颂：

“梵（网）、沙门（果）、安玻德，犬（杖）、古得旦得、摩诃里、若里（亚）

狮子、玻得播达、苏玻、给哇得，罗希者、三明十三则。”

戒蕴品篇终了。